

新中國文藝叢書

將軍底頭

施蛰存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將軍底頭

施 登 存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將軍底頭▼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施 鰲 存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廿七號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工業印刷所
上海東虬江路普益里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自序

自從鳩摩羅什在新文藝月刊上發表以來，朋友們都鼓勵我多寫些這一類的小說，而我自己也努力着想在這一方面開闢一條創作的新蹊徑。但是草草三年，所成者却一共祇有這樣四篇，其能力之薄弱，真可自愧！

在本集中，這四篇小說完全是依照了作成的先後而排列的。賢明的讀者，一定會看得出雖然牠們同樣是以古事爲題材的作品，但在描寫的方法和目的上，這四篇却並不完全相同了。鳩摩羅什是寫道和愛的衝突，將軍底頭却寫種族和愛的衝突了。至於石秀一篇，我是祇用力在描寫一種性慾心理，而最後的阿璽公主，則目的祇簡單地在乎把一個美麗的故事復活在我們眼前。

從來沒有一個作者，在序文中說明自己底作品的主旨的。但我是因爲自從這裏的

幾篇小說以前在雜誌上發表之後，曾經得到過許多不能使我滿意的批評，有人在我這幾篇小說中檢討普羅意識，又有人說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義，我覺得這樣下去，說不定連我自己也要懷疑起牠們底方法和目的來了。因此，我以爲索性趁此機會說明一下，好讓人家不再在這些沒干係的小說上架起擴大鏡來。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蛰存記。

目錄

鳩摩羅什	一
將軍底頭	四九
石秀	一〇五
阿藍公主	一七二

鳩摩羅什

帶領着一大羣扈從和他的美麗的妻子，走在空曠的山谷裏的時候，高坐在駱駝背上的大智鳩摩羅什給侵曉的沙漠風吹拂着，寬大的襟袖和腰帶飄揚在金色的太陽光裏。他底妻子也坐在一匹同樣高的駱駝上，太陽光照着她明媚的臉，閃動着莊嚴的儀態。她還一直保留着一個龜茲國王女底風度。她在羅什稍後一些，相差祇半個駱駝，羅什微微的回過頭去，便看見她底深滿的眼睛正凝視在遠方，好像從前路的山瘴中看見了蜃樓底幻景。再回過頭去一些，在一行人衆底身後，穿過飛揚起的塵土，便看見一帶高山峻嶺包裹着的那座烏鴉形的涼州城。那是在一個大山谷中，太陽光還未完全照到，但已有一部分最高的雉堞、堡壘、塔樓、和浮屠上面給鑲了一道金色的邊緣。有幾所給那直到前幾天停止的猛烈的戰爭燬了的堡壘底廢墟上，還縷縷地升起白色和黑色的餘燼，轟起

在半天裏的烽火台上，還湧上餘剩的黃色的狼煙，但這是始終不會有效，沒有一個救援到來，連那個管烽火的小卒也早已死在台下，但無理智的殘煙還未曾消隱。

在駱駝背上回看着那個戰傷了的古邊城的大智鳩摩羅什不覺得喟嘆起來。三河王底事業顯見得永遠地失敗了，想想呂氏十餘年來的苦心經營，想想這一場惡戰底生命底殘害，想想呂氏底末裔少年呂弼底慷慨的死狀，慈悲的大智鳩摩羅什雖然很輕視呂氏，也不免有些替他惋惜了。但一想到「十餘年來在涼州所能得到的是什麼」這個不時盤旋在心中的疑問，便又覺得如這樣瀆佛的武夫是死有餘辜的。在這十餘年中，豈但不會使自己底道行精進一些，並且爲了呂光底對於佛教底輕蔑，甚至還被破壞了自底金剛身，自從七歲時候跟了母親出家以來，走遍西域諸國，幾曾看見過一個出家人有妻呢？但自己現今卻明明是帶着妻子到秦國去了。說起秦國，也頗有些不能了解牠，到了那裏是不是將如在涼州一樣地被那些官吏和那最高的統治人所尊敬而同時又輕蔑呢？不聽說秦王比呂氏父子高明得多，他是尊崇佛法之人，所以此番命姚頌德統兵來

伐呂氏的時候，曾經囑咐他要把自己好好地帶回長安去，並且還把自己封做國師，從這些扈從們的口中聽來，恐怕姚王還會親自出城來迎接，當到達京都城下的時候。從這方面看來，大約此去或許會有些好處。

一陣風吹響着一行駱駝底鈴從山谷裏一直飄揚到山頂上，沿路草積中的兔兒和松鼠都驚竄了，沉思着的羅什忽然也醒悟轉來，回眼一看明媚的他底表妹，他底妻此時正在瀏覽着四圍的山色，應合着駱駝底款段的步式，做出娉婷的姿態。他忽然覺得又像在家人一樣地胸中升起了愛戀。這是十幾年來時常苦悶着的，羅什底心裏蓄着兩種相反的企念，一種是如從前剃度的時候一樣嚴肅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種是想如凡人似地愛他底妻子。他相信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一切經典的妙諦他已經都參透了，但同時感覺到未能放懷的是對於妻的愛心。他嘗自己相信這一定是一重孽緣，因為他對於他底終於娶這個爲龜茲王女的表妹爲妻的這回事，覺得無論如何不是偶然的。想想小時候和她曾在一塊兒玩，童心裏對於這個明媚的姑娘似乎確曾天真地愛戀過。

但自從隨着母親到沙勒國去出家學道之後，十三年間，竟完全將她忘了。勤敏好學的少年的心中，祇是充滿了釋迦牟尼底遺教，女人，即使是表妹，已完全被禁制着不敢去想了。回到龜茲國來，已是儼然傳授了佛祖底衣鉢的大師，母舅龜茲國王替他造起了講壇，每天翻檢着貝葉經文對着四方來的學者說法，所以雖然在講壇下也間或有時看見表妹底妙莊嚴的容儀，雖然她底深黑的眼波不時地在凝注着他，但他是不能不壓伏住那在他心中蠢動的熱情了。屢次地，每當幽涼的月夜，在葡萄與貝多樹叢中，當他散步着靜參禪法的時候，他底表妹總偷偷掩掩地走過來在他背後悄悄地跟隨着。她並不招呼他，但是這樣地窺伺着他底動靜，或竊聽着他偶然的虔誠的教理的獨白，但她這種跟蹤是有好幾次曾因池水邊孔雀底驚叫或林葉間夜鴉的啼聲而促起了他底返身回顧的。

他每次發覺了她跟蹤着在背後，心中常覺得有些窘澀。他自己是很自信爲一個有定性的僧人，他十餘年來的潛修已經很能夠保證他底德行。看見了別個女人，即使是很美麗的，他絕不會動過一點雜念，但這樣地每次在月夜的園林中看見了他底天女似的美麗的，他絕不會動過一點雜念，但這樣地每次在月夜的園林中看見了他底天女似的

表妹，真不覺得有些心中不自持了。所以，他曉得，這是菩薩降給他底誘惑，最大的、最後的誘惑，勘破了這一重孽緣，便是到達了正果底路。他便合掌着跪下來，祈禱着：

「佛祖釋迦牟尼，憑着你的光榮，我皈依着你底聖潔的教訓，我恪守着清規，我每日每時在遠避着罪過，你底一切經文中的每一個字都在我心裏回響着，我將承受了你底恩寵，向地上衆生去光大你底教義我知道，憑着你底神聖的功德，使我能夠避免了一切魔鬼的引誘，但還要祈求你，憑着你底神聖的法力，叱責那些魔鬼的引誘使他們永遠地離開了我。讓我好平安地在每天的講壇上讚美你，因為我怕我底定力現在還不夠抵抗那最大的引誘。」

當他這樣祈禱着的時候，那個龜茲國王底愛女，總是揮動着手中的白孔雀羽扇和月光一同微笑着。她尊敬着她底有崇高的功德的表兄，她也聽得懂他每次在壇上講說的教義是何等光明的大道。她並未想惡意地破壞他底潛修，但她確已不自禁地愛了他，她要佔有他，這是在她以爲是唯一的光輝。她微笑着，凝看着在虔誠地禱告的她底表

兄。

『表兄鳩摩羅什大智的僧人在這樣的月夜也要做着嚴厲的功課嗎？難道釋迦牟尼佛連一點夜裏的樹葉的香氣也不許他底弟子享受嗎？』

『樹葉底香氣也是一樣能夠引亂寂定的道心的。表妹，善女人，在這裏，我是如同在沙漠裏一樣地沒有看見什麼，我相信我已經能夠生活在這個華麗的大城裏如在沙漠裏一樣的不經意，不被身外的魔鬼引誘了去，以致敗壞了道行。但是，你，我勸你立刻就離開此地，否則，請讓我立刻離開了你，因為，我怕，只有你會得破壞了我。』

『大智的僧人，聽了你底話，我讚美你！我怕我真的會破壞了你，因為我的確覺得有一股邪道的大力附着在身上。但是，表兄鳩摩羅什，你可以用你底崇高的教義，照耀在我心裏，讓我得到了一個純正的解脫，並且使你自己也避免了一重磨難。真的，在我們之間，我真覺得有一重不容易勘破的磨難。來罷，讓我們去坐在那清冽的泉邊，你再宣揚一回那個慈悲的太子底教訓。』

「不啊，表妹，善女人那是在講經的壇上，我可以替你宣揚佛祖底妙諦，但不是在這裏啊！我害怕我快要失掉我底定力了。善女人，讓我回進去罷。你看，月光已經給黑雲遮着了，我知道這裏有着最可怕的魔鬼。」

這樣說着，他覺得心猿動了，他急急地將枯瘦的手掌掩了臉，剩下了她獨自在黑暗的貝多樹叢裏，管自己走進了他底禪室，在佛像前虔誠地跪下來，整夜地懺悔着。

在到長安去的路上行進着的高據在駱駝上的大智鳩摩羅什冥想著十餘年前從沙勒國回到龜茲國的時候，覺得自己真的曾經是一個德行很高的僧人，在最難於自己克制潛修的青年時代，畢竟完全做到了五蘊皆空的境地，這也不算是難能的了。但這十幾年時，是彷彿已經完全從那功德底最高點跌了下來，雖然熟習着經文，但已經有了室家之累了；雖然還可能掩飾着人，但自己覺得好像已經在一重幽闇的氛圍氣裏，對人說話也低了聲音，神色之間也短了不少的光輝，似乎已無異於在家人了。想着了這些，便不禁又抱怨起那廣聖的武夫呂光來了。自己是後悔着當龜茲國被呂氏攻破的

時候，不該忽然起了一點留戀之心，遂被呂氏所羈縻。到後來呂光將他和她都灌醉了酒，赤裸了身子幽閉在同一間陳設得異常奢侈的密室裏，以致自己褻瀆了苦行，把不住了定力，終於與她犯下了奸淫，這些回想起來是一半怨着自己一半恨着呂光的。因此，雖然是一個有學問的方外人，也不禁對於呂氏今番的敗滅有點快意了。

但是鳩摩羅什還並未忘記了從前母親離開龜茲國回到天竺去的時候對他說的和他對她說的那些話。她是早已先知着他定命着把不可思議的教義宣傳到東土去的唯一的僧人，但這事業却於他本身是有害無利的，他對於她底預告，曾應允着不避自身底苦難去流傳佛家底教化。由這樁事情上思量起來，在涼州十幾年來所受各種大大小小的災難或者都是定命的，甚至要這個明媚的表妹爲妻的這一重孽緣也是母親所早已先知着的。鳩摩羅什忽然又在駱駝背上想起了他底母親，他即便勒住了駱駝，下來在道傍向着遼遠的雲天對天竺合掌祈禱着，求他母親底聖潔的榮光幫助他抵抗前途的種種磨難。因爲他曉得，在到達秦國底京都之前，一定是還會有許多可以毀滅他底

僅剩的一些功德的災難的

重又跨上駱駝之際，又看見他底妻底天女一般莊嚴的臉相正憂愁地在給沙漠的風吹着，頭巾獵獵，在風中颯舞。她好像負擔着什麼淒苦。當他在那被封閉的密室裏和她第一次有肉體的關係的時候，他曾深深地感覺到她有着一種沉重的苦悶。爲了愛戀的緣故，將灼熱的肉身獻呈給他是她心中的一種愉快，但明知因此他將被毀滅了法身和戒行，在她是也頗感受着自己底罪過，她心中同時又有了對於或者會得降臨給她的天刑的恐怖。十幾年來，被這兩重心緒相互地嚙蝕着她底靈魂，人也變得憂鬱又憔悴了。在鳩摩羅什，他是很懂得她底心會怎樣想，他所自己以爲不幸的是對於因她之故而被毀壞了戒行這回事雖然自己很忿恨着，但對於她底熱情，却竟會得如一個在家人似地接受着，享用着，這是他自己也意料不到的。照他這樣的戒行看來，一切的色、聲、香、味、觸，都可以堅定地受得住，正不必遠遠地避居到沙漠的團瓢裏去，刻意地離絕官感的誘惑。但他底大危險是對於妻的愛戀。即使有了肉體的關係，只要並不愛着就好了。他曾經對人說

她底終於納了表妹爲妻這回事，在他底功德這方面，是並沒有什麼影響的，這是正如從臭泥中會得產生出高潔的蓮花來，取蓮花的人不會得介意到臭泥的。爲了要充分地證實他底比喻，他便開始飲酒葷食，過着絕對與在家人一樣的生活。但這個比喻雖然騙得滿涼州的人都更加信仰他底德行不凡，而他自己底心裏却埋藏着不可告人的苦楚，他覺得無論如何他與這個龜茲國王女是互相依戀着，決不真是如蓮花與臭泥一樣的不相干的。

駱駝踏着沉重的脚步，曳着清越的鈴聲，漸漸地離涼州城愈遠了。他看着妻的愁顏，又前前後後的思想着，覺得自己已經完全不能了解自己了，由這樣壯盛的扈從和儀仗衛送着到京都去的，是爲西番的出名的僧人的鳩摩羅什呢？還是爲一個平常的通悟經文的在家人的鳩摩羅什呢？這是在第一日的旅程中的他自己雖然也思索着，但不能解決的疑問。

第三日的旅程是從一個小市集上出發的。翻過了一個山岡，走下一條修長的坂道來的時候，太陽剛從東方諸山底背後升起來。四周圍看看廣漠的景色，鳩摩羅什忽然心中覺得也空曠起來，前兩天的煩惱全都消隱下去了。他並不覺得有如前兩天的思維的必要。並且，甚至覺得前兩天的種種煩惱全是浪費了的。這個照耀在大野上的光明的太陽，好像給予他一重暗示，愛慾和功德是並沒有什麼衝突的。這是個奇怪的概念，他自己也不很明白何以會這樣地想，何以會看了這個第三個旅行日的朝陽而想到這個從來沒有一個僧人敢於辯解的思緒。他默數着天竺諸國的高行的僧人娶妻葷食的也並非絕對沒有，於是自己又堅信了一些自己底功德或者不會得全毀滅了。但隨即又想，不知以前的有妻室的僧人，對於妻是否也這樣地癡戀着。這個恐怕未必……於是覺得自己底情形又兩樣了，怕仍舊難免要不能修成正果。

爲希望着成正果而禁慾，而苦修的僧人不是有大智慧的釋子，這個是與爲要做官而讀書，爲要受報應而行善的人同樣的低微羅什心中一轉，這樣想着了。他忽然感到一陣寒顫，自覺這好像又叛逆了爲什麼一個正宗的佛弟子會這樣的不遵守着清規呢？爲什麼娶了妻，染了愛慾，不自己設法懺悔，而又勉強造作出這種驚人的理解來替自己辯護呢？從這方面想來，他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叛逆者了。這時候，他剛在穿過一個白樺樹林，聽見了大羣的駱駝的踐踏，林裏忽然驚起了一個狐狸，用着狡猾的眼對羅什凝望了一次，曳着毛茸茸的尾巴逃走了。太陽在這片刻間，好像失去了光亮，羅什眼前覺到一陣的昏黑。他知道這是魔鬼的示兆，當一個虔誠的僧人想入邪道的時候，魔鬼是就會得這樣地出現的。他覺得靈魂很難受着，他正想下了駱駝，收束起一切的邪念來祈禱，但其時一縷強烈的陽光從樹葉隙縫裏瀉了下來，恰恰射在他臉上，他閉了一次眼，恍惚中聽見後面駱駝上的妻在發着悠長的嘆息。

他回顧她的時候，她正在垂着頭發着第二次的嘆息。於是他好像忽然被另一種力

勒住了，廢去了剛才的要想祈禱的心緒，蹙着眉頭，勒停了駱駝，看着他底妻，等她上前來。他們兩頭駱駝並行着了。

『善良的妻，不是有什麼不舒快麼？為什麼天女的容顏顯得這樣地憔悴而眼睛裏含着悲怨呢？莫不是兩日的征行使得疲乏了麼？或者是在憎厭前着路茫茫，還不到東土的古都麼？安心些罷，你看，泥土是一步一步的在鬆軟起來，花草樹木是在漸漸地美麗起來，下面一大片平原之外，與天相接的一條黃色的是什麼呀，哦，我知道了，那就是東土的大江，名字叫做黃河的是也。渡過那條神聖的大江，我們便到了繁華的天國。美麗的王女呀，你將受到東方的不相識的衆人底歡迎。』

『啊！我底表兄，我底光榮，我底丈夫，我可曾夢見過到那遼遠的輝煌的東土去嗎？不啊！我從來沒有，我也不會敢這樣想。我並沒覺得疲乏，但我是坐不住在這駱駝上了；我並沒覺得前途茫茫，我反而覺得好像今天我可以走完了我該當走的路。我看見前面有着我底歸宿，我將儘着今天一日的功夫去走到那兒安息。我並沒有什麼不舒快，我底心地

是這樣的和靜，你看，我並不心跳。在你底後面，我聞到你底宗教底芬芳，我看見你底大智慧底光。你是到東土去宣揚教義的唯一的人，但我是你底災難，我跟着你到秦國去，我會得阻梗了你底事業，我會得損害了你底令聞。啊，我底大智鳩摩羅什，我是好像已經得到了前知，我們是該當分開了。你看，我底生命已經在自行消隱下去，正如乾了油的長明燈裏的光燄，在今天夕暮的時候，牠是要熄滅了。』

說着，她又嘆息了一聲，這正像一匹杜鵑的悲啼。羅什凝看着她，又聽着她底顫抖的聲音，她看見在她底臉上已浮起了死底幻影，憑着他底睿智，他知道她確是要在夕暮的時候死了。忽然他感覺到一陣急劇的悲憤，他全然不類一個四大皆空的僧人似地迸流着眼淚，十多年來的夫婦的恩愛全都湧上在他底心頭，一樣一樣地回憶着，他想挽救這個厄運，搜索着替她緩免的方法，但結果是不可能。他哽咽着，垂倒了頭，甚至一眼也不敢回看她。

那些屬從的官吏，他們是不懂得龜茲話的，當他和她說話的時候，他們雖然聽着，但

一點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但他們是看得出他現在在流着眼淚，這一定是在這個國師底心裏有了很大的悲傷，於是一個涼州的小吏問他：

『我們底高僧，我們底國師，可感覺到了什麼悲傷，流着這樣的眼淚？如果我們這些庸俗的凡人能夠做得到，請讓我們替國師效力來解除了這種悲哀罷。否則，也請你不要藏匿着不願意我們替你分一些煩惱。』

他用學會了的涼州方言回答着：

『好心的官兒們，不必替我分心。爲了我底根基淺薄的功德，我今天將遭逢到一個很大的災難。以後的事都會得因此而不能逆料，我自己也參不透我以後會得怎樣，我怕到達你們長安的時候，我已經變成一個平凡的俗人，沒有什麼好處可以配得上享受你們底尊敬了。這就是我現在爲什麼哭泣的緣故。』

於是另外一個小官說：

『智慧的國師，你說今天將遭逢到一個很大的災難，憑着你底聖潔和崇高，我們相

信你是不會錯的。但是，如我們這樣的凡人，不知在這個災難還未曾顯現之前，能不能先聽到牠一點？」

『爲什麼不能夠呢，尊敬的太陽的國度裏的官兒們。你們看，看着我底妻，龜茲國的尊榮的王女，她將爲了她不幸的丈夫的緣故，在今天夕暮的時候，死在這孤寂的旅途上。她將不能再看見一個她底親族，她將沒有福氣受到你們底歡迎與讚美，她將永遠地長眠在這一大大荒原上。尊敬的官兒們，請你們告訴我，今晚我們將歇宿在那一個城裏？』

『國師啊，真的有這樣悲慘的運命要降給你嗎？一個官吏看着她說啊，龜茲國王底愛女，我們底國師的慈惠的妻子，佛國裏來的香花，難道天吝惜着不教我們東方的人瞻仰她一回嗎？在這個可怕的夕暮啊，我們是還走不到任何一個大城，我們要去歇宿在那條從天上來的黃河底岸邊，聽一夜的濺濺水聲，明天早晨渡過那條大江之後，我們才會得遠遠地看見一個大城底灰色的影子。』

於是那個在駱駝背上閃着憂鬱的、空虛的眼色的女人說了：

「啊，我看見了，那遠遠的一片黃色的東西不就是那出名的天國的大河嗎？偉大的聖靈啊！我讚美你。我將去休息在牠底身旁，而牠將永遠地分隔了我和你，我底親愛的丈夫，虔誠的尊者，我的頭已昏了，我恐怕不能夠在駱駝背上支持着走到那個定命的地方。」

說着，那個美艷的王女忽然昏倒在駱駝背上。

他扶着她，同乘在一頭駱駝上，前後圍擁着秦國的官吏，全都屏息着靜靜地走，他們在接連的山谷間行進，他們每個人都望着茫茫的前路。蘇醒了的地間歇地發了一聲悠長的嘆息，這聲音，哀怨得好像震顛了山壁起了驚心的回響。她身體煩熱着，使他幾乎抱持不住。她是害了急劇的熱病。同行的人羣中有着大夫，他自薦來替她診視，但結果是緊蹙着眉額。他姑且拿出一兩顆藥丸來送進她緊閉着的嘴唇中，但並不減輕她底熱度。三小時的旅程繼續着，雖然道旁有草木，却始終找不到一處泉水。

可怕的热度增高着，她在他怀抱裏，不停地喘着嘴脣，紅潤的美人底脣已經變成黑色了。鼻子下已經發出了許多水泡說着可怕的囁語。他手臂裏抱着這個危殆的妻，閉着眼，任憑那童子牽着駱駝一高一低地走，虔誠地默誦着經文。

『哎！何處有泉水響着？煩你們想法去找一找罷，讓他喝一口活水。』

在太陽已把這一行人底影子長長地投在前面的時候，他耳朵中忽然聽見泉水的流聲，他這樣說着。於是有幾個小差役分頭去跟蹤着水聲去尋找了。

繞過一個土丘，走進了一叢樹林，他們在一條伏流於密菁中的清溪旁邊歇下了。他把她平臥在草地上，自己便坐下在她身旁。有人用革囊舀滿了溪水來灌給她，漸漸地她又清醒轉來。

這時光，已經是垂暮了。傍晚的風吹動着木葉，簌簌地響個不停。烏鴉都在樹頭上打着圍，嘈嘈地亂噪着，一縷陽光從樹葉縫中照下在她底殘花的臉上。

『現在時光到了，她用微細的聲音說，我剛才已看見了秦國的京都，那個大城，你將

在那裏受到讚頌與供養而我這裏是我底息壤了那怒吼着的是什麼？那是黃河！牠將永遠地把我隔絕了你。你底孽緣是完盡了。過了黃河，你將依舊是一個高行的僧人，一個完全的智者，你已經勘破了一切的魔障。而我，景仰你的人，終於死在你底懷抱裏，在最最適宜的時候，這樣的平安，這樣的沒有苦楚，也是很滿足了。我底表兄，大智的尊者，我底尊崇的丈夫，你再和我接個吻……』

他跪着，兩手抵着草地，俯下頭去和他接最後的吻。她含住他底舌頭，她兩眼閉攏來了。樹枝間忽然一頭烏鴉急促地啼了幾聲，他抬起頭來，一陣風吹落葉片大的木葉蓋上了她底安息的臉。他覺得身上很冷。

他癡呆地蹲踞在她底屍身邊，默想着，從行的人都靜靜地站着，他們都垂倒着頭，閉了眼。這樣好久。

他覺醒轉來。他虔敬地向她底屍體膜拜了一次，他吩咐護衛的兵士給她埋葬了，不用什麼封識。

走出樹林，向黃河邊的小村集投宿去的時候，天色已經完全黑暗了。這天夜裏，他睡得很酣熟。

次日，渡過黃河之後，他對從人說他現在已是功德快要完滿的僧人，一切的人世間的牽引，一切的魔難，一切的誘惑，全都勘破了。現在是真的做到了一塵不染，五蘊皆空的境地。他自信他將在秦國受着盛大的尊敬和歡迎而沒有一些內疚。

三

將軍底頭

是的，他一些不覺得內疚，他受着秦王姚興底款待，官吏、宮女、王妃、中土的僧人和百姓們底膜拜，整整的一個月，都城裏轟動着。爲了旅途疲倦的緣故，他在西明閣裏休養，每天祇出來一個時辰接受大衆的頂禮，其餘的時候，他不看經典，不因為對於東土的風物的好奇而出來。他闔上眼在蒲團上打坐，人家會得以為他是在入室參禪了。他並不在參禪，在一個新的環境裏，他覺得無論如何有些不安。殿上的盛大的宴飲，古鼎裏高燒的香，

東方的人情風俗，這些都祇引起了他的底旅愁，本來出家人如行雲流水，隨遇而安，這是很明顯地知道的，當他從沙勒國回到龜茲，從龜茲到涼州的時候，他並不會有這樣的不安定。他好像淹留在這異域很有空虛之感。他起先是莫明其妙地閉着眼睛默坐着。

簡直不像一個方外人呢，他想。憑着他這樣深的戒行，他知道是不應當會有這種感覺的了。但終於拋撇不開地這樣煩慮着，那是一定又被什麼魔難誘引着了。他於是立刻屏絕了華腆的飲食，撤去了一切的款待，一個國師的富麗的陳設，並且吩咐伺候的人不要讓他在他的禪房裏聽見外面的人聲，無論男的和女的。他完全恢復了從前在沙勒國的大沙漠裏從師學道的時候所過的虔誠的禁慾的苦修生活。他祈禱着：

「慈悲的佛祖啊，難道我從前那樣的苦修還不夠使我生活在這個東土的京城裏嗎？我曾經大膽地自己相信我底戒行已經能夠抵抗了一切的誘引，我吃葷，我聽音樂，我睜着眼睛在繁華的大街上遊行，我并且娶了妻，但在涼州的十餘年間，我並不會有過一天如像在這裏似的不安，我以爲我可以接觸一切而彼此沒有什麼牽涉。但現在不知怎

的，我還是一樣地鎮定着心，但牠却會得自然而然地游移起來。這難道是我底戒行還不夠麼？現在我是驚惶着，怕我會得在這裏沉淪了，我小心地仍舊過着一個開始修行的人底生活，願慈悲的佛祖保佑我，讓我好安靜下來，替你在這裏傳揚你底光榮的聖道。否則，我和你全都要失望了。』

雖然這樣虔敬地祈禱着，但他也有時理智的地覺得對於曾經娶妻這事却未能絕然地無所容心。樹林裏，溪流旁邊，臨終的龜茲王女的容顏，常常浮現在他眼前，使他戰慄着。同時他又感覺到自己又應當負擔一重對佛祖說了謊話的罪過。

他開始懊悔小時候不該受了剃度的。他真的想走下蒲團來，脫去了袈裟，重又穿凡人的衣服，生活在凡人中間。這雖然從此拋撇了成正果的光榮的路，但或者會熄滅了這一樣燃燒在心中的煩躁的火。但是，啊！現在妻也死了，便是重又還俗，也是如同嚼乾矢橛一樣，的無味了。我還是應當抵抗了這些誘引，道高一丈，魔高一丈，現在是掙扎的時候了，可怕呀。

他繼續着他底絕對禁慾的、刻苦的生活，道和魔在他迷惑的心裏動亂着，爭鬪着。

*

*

*

*

受了國王底禮請，對着東土的善男子，善女人，比丘僧，比丘尼，公開講經的日子到了。草堂寺裏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大殿上焚起了濃薰的香，聽衆一直擁擠到大殿的階石下，還大家爭搶着椅子站起來。有些人因為來得遲了，便高高地爬起在院子裏的古柏上，肩背上被遺着烏矢和雀羽。鳩摩什還沒有升上講座，好奇的人喧噪着紛紛議論。

「大哥，你也來聽聽佛法了嗎？我看你是只要少宰殺幾隻豬就夠延壽一紀了。」
一個商人擠了進來對一個坐在前排的屠戶說。

「我嗎，我是高興來看看的。」

「究竟今天來講經的是怎麼樣一個人呀？」旁邊一個女人疑惑地問。

「你沒有看見過嗎？」

「沒有。」

「是個得道的西番和尚，姚碩德將軍從涼州去請來的。」

「啐，得道的吃葷娶妻子的賊禿呢。」一個士人憤怒地說。旁邊一個瘦削的和尙聽了，望了他一眼，嘴裏開始喃喃地念起經來了。

那個士人的話是很有些魅力，聽見的人全部露着驚詫的神色。有伴侶的都在互相探問着：

「真的嗎？」

在前排坐着一個宮女，她是好奇地來聽聽鳩摩羅什底講義的。她回答一個同伴：

「真的，那些送他來的官兒們都說那個西番和尚吃葷的，他是像在家人一樣的，有一個美麗的妻子，聽說還是一個什麼國王底公主呢。可惜在路上死了，沒有來才來的頭幾天，那個和尚還吃葷喝酒，我都親眼看見，可是這幾天都斷絕了，聽說是因為生病呢。」

聽見了她底話，於是大家又對於這個少見的情形議論着。這時候，從外面擠進一個明艷的女人來，她向坐着的人家週流了一個媚眼，男子們都喝起采來歡迎她。當她走過

一個市井閒浪人身邊的時候，他伸起手來，她把臀部一推，高聲地說：

『你們看，孟家大嬢也來了，她是來候補活佛太太的。』

大家都轟笑了。

『啐！你的老娘做了活佛太太，你就來替老娘剝鷄眼兒。』那個女人噴着笑聲說。

『真的嗎？你有本領，勾搭上了活佛，我準來給你剝鷄眼兒。』那個浪人拍着大腿說。

『好約會！我來做中證。』旁邊一個好管閒事的人嚷着。大眾又轟堂大笑着，望着那

個放浪的女人。她有些害羞了，搭趣着到前排去，挨在那個宮女身邊坐下。

*

*

*

*

這時候，鳩摩羅什乘着輿來了，鐘磬響動頃刻間，這擠滿了人的大殿上，靜得鴉雀無聲。大眾都回頭望着外面，用着好奇的眼色，看這個西域的胡僧，緩步地支着錫杖走進來。連接着許多日的禁慾生活，大智羅什底面龐瘦削了許多，但他底兩眼還是炯炯地發着奇異的光彩，好像能看透到人底心之深處去似的。他還是繼續着一重煩悶，二重人

格底衝突的苦楚深深地感受着，要不是不願意第一次地失信於大眾，他是不會來草堂寺作這一次的講演的。

他從人叢中的狹路上走進去，凝視着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心裏吃了一驚，好像一切的隱事被他發現了似的。他走進去經過那個放浪的女人身旁。他也照例地看她一眼，出於不意的是這個大膽的女人並不覺得吃驚，她受得住他底透心的凝視，她也對他笑了一笑，她底全部的媚態，她底最好的容色，在一瞬間都展露給他。他心中忽然吃驚着，全身顫抖了。

他知道這第一日來聽講經的人是好奇的居多，講得時間久了，有人會得不耐煩，所以他並不預備什麼深長的講辭。但即使在他是以爲很簡短了，而因好奇而來的聽衆，在既已看見了他之後。聽着他用那不很能懂得的涼州話講着不可解的佛義，也覺得有些沉悶了，於是在後面的人一個一個地悄悄地溜走了。大殿上祇贖了數百個虔誠恭敬的

僧人，在垂倒了頭如同睡熟了似的傾聽着，而此外，使他心中煩亂的是那個放肆的女人，却還平靜地坐在那些宮女旁邊，她們都好像很懂得他所講演的奧義似的，並不有一些煩躁。他流動着他底光亮的眼，穿過迷漫的香煙，看着旁邊寶座上的國王，看看宮女們，又不禁看到這蕩女的臉上。至於她，老是凝視着他，她好像懂得他心中在怎麼樣，對他微笑着；并且當他眼光注射着她的時候，又微微地點着頭，髮髻旁邊斜插着的一支玉蟬便顫動起來。這時候，一個小飛蟲從講座旁邊的黃綾幔上飛下來，嚶嚶地在羅什臉前繞圈兒，最後牠停住在羅什嘴唇上爲了要維持他底莊嚴之故，他不得不稍微伸出了舌頭去驅逐那個小蟲。牠飛了開去，向講壇下飛，一逕停住在那個蕩女底光澤的黑髮上。羅什覺得身上又劇烈地震顫了一陣，他急閉了眼，忽忽地將他底講辭收束了。他心裏悲傷着自己底功德是越發低降了。即使想睜開了眼睛對大衆講經也支持不住。這不是比平凡的人並不高明一些麼。

在回歸到逍遙園去的輿中，他閉着眼，合着掌，如同一個普通的僧人，懺悔着又祈禱

着。

四

晚上，天氣很悶熱，羅什在樹林間散步。他放棄了一切嚴肅的教義，專心於探求自己近幾日來心緒異樣的真源。如果那個已死的妻在這裏呢，那是至少會得如像在涼州一樣平靜。但他的對於愛並不執着的，他明知愛是一個空虛，然則又何以會這樣地留戀着妻呢？如果另外有一個女人，譬如像日間所看見的那個放肆的長安女人，來代替了他底妻底地位，他將怎樣呢？他不敢再想下去。

將軍底頭

說是被那個放肆的女人所誘惑而他在講經的時候感覺到煩躁的嗎？那也未必就這樣簡單。放肆的，甚至淫蕩的女人也不是沒有見過，從前却並不會有一點留戀，只如過眼浮華那樣地略一瞬視，而何以此番却這樣地縈心經意起來。至於別的理由，倒也搜索不出。難道真的心裏已不自主地愛了這個東土的女人嗎？

他覺得異常蒸熱。他在一個石鼓上坐下，脫去了袈裟，覺得胸前輕快了許多。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晴和的春夜的樹林中散發着的新鮮的草葉的氣息，從鼻子裏沁透進心底，給與他一陣新生的活力。漸漸聽到有個人底脚步聲在從林外的小徑上走近來，他問：

「誰呀？」

「我，是國師嗎？」

走近身來，他認得出這是侍衛中的一個。是個年紀又輕，容貌又俊偉的禁軍。他彷彿記起日間當他講經完畢，出了草堂寺底山門登輿的時候，曾看見一個侍衛趁着紛亂之際擠着一個女人，而她会撒着嬌痛罵着，那個侍衛可不是他嗎？至於那個被擠的女人，是誰呢？彷彿也是熟識的似地，他沉思着，他忽然害怕起來，那個女人好像是自己底亡妻！沒有的事！噢，想起來了，好像是那些在前排坐着的宮女中的一個呢。但爲什麼會想着了亡妻，這却不可解。

「國師在打坐嗎？」那個年青的禁軍問。

『不打坐。』

『那麼是在玩玩？』

『在玩玩，是的。』

他好像對於這個年青的禁衛軍有些不快，但他並不會與他有過什麼仇隙，他又沒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同時又覺得在這個禁衛軍身上可以得到一些什麼，一些什麼！他不很明白。終於他說：

『噲，官兒，你姓什麼，叫什麼？』

『我嗎，姓姚，名字叫業裕，我是隴西王底第八個兒子。』

『所以你敢調戲宮女嗎？』羅什笑起來了。

那禁衛軍愕然了，他不明白羅什在說什麼。羅什笑着看他，覺得心裏很舒服似地。

『忘記了嗎？你日間不是曾經在草堂寺底山門外擠得一個宮女罵了起來嗎？你這樣地做了褻瀆菩薩的事，還假裝着嗎？阿彌陀佛。』

「擠一個宮女……不，國師，你看錯了，我曾經擠一個妓女，是的，一個妓女。」

「一個妓女？」

「你說的是不是那個髮髻邊戴着玉蟬的放浪的女人呢？國師！」

羅什好像從夢中醒來似地忽然慢悟着這個年青美貌的禁衛軍日間所會推擠的女人，並不是那些宮女中的一個，而的確是那個放肆的女人。但她是個妓女嗎？

「是的，她是個妓女嗎？」

「只除了你國師沒認識她，誰不知道她是這裏長安的名妓孟嬌娘。」

「哦！」

羅什底兩眼閉上了。他有着一個要見一見這個妓女的企望，很熱心的企望。但不知爲了那一種動機，他沉思了一會：

「那是個苦難的女人呢。」

「不是個歡樂的，幸福的女人。」那年青的禁衛軍說。

『但靈魂是苦難着的。』

『她沒有靈魂，況且名爲靈魂的那件東西，她是不必要有的。』

『她要老了呢，那時候靈魂將使她感受到苦難。雖然現在是青春，是歡樂，是幸福。』

『不，國師，在她是有沒有老，只有死。她永遠是青春，永遠是歡樂的，你沒有看見她常是

對着人笑嗎？』

『官兒，你罪過了。』

羅什合着手掌，又閉了兩眼，裝着虔敬的懺悔，但心裏忽然升上了一陣煩亂。那禁衛軍却失笑了，他說：

『聽說國師是有妻房的，可真的嗎？』

『真的，曾經娶一個妻，已經死了呢。』

『僧人可以娶妻房嗎？』

『什麼都可以，只要把得住心，一樣可修成正果的。只有戒力不深的人不敢這樣

做。」

「那麼讓我帶國師去看看孟嬌娘，怎樣？」

「此刻嗎？」

「此刻。」

「這幾天恐怕會中了魔難……」羅什沉吟着這樣說，但旋即改口了：「不過，去看也可以，我該當去感化她。」

那禁衛軍笑起來道：

「恐怕就是連國師那樣的人也要反給她感化了去呢。」

或許真是這樣，羅什心中自想着。

「這樣的深夜了，不會給巡街的官兒抓住嗎？他問。」

「巡街的官兒是我底哥哥。」

從一個閃閃的牆門進去，穿過兩重院落，他們由一個侍女領導着走進一排燈光輝煌的上房。披掛着的錦繡與爐中氤氳着的香料，最初使羅什底心搖盪了。

「大嬪在家嗎？這位國師要見見呢。」那禁衛軍問着那個侍女。

「在家，那個侍女向西上房勞了努嘴，在那邊陪着獨孤大爺呢。既是國師要見，待我去通報一聲就來。」說着，她走了出去。

羅什聽見西上房有女人笑語的聲音，正是日間在草堂寺門前所聽到的罵聲。他想從這淫猥的笑語聲裏幻想出她底容貌來。但很奇怪，在這個著名的妓女底華麗的房間中，除了自己底妻的容顏之外，却再也想不起另外一個美麗的女人底臉來。他吃驚着，他曾竭力忘却了他底妻，他怕她底幻想會得永遠地跟隨着他，這是爲了修道之故很危險的。他想用孟嬌嬈底幻想來破滅他底妻底幻想，然後再使孟嬌嬈底幻想破滅掉，這樣的自己能解是比較容易些，因爲對於一個妓女，他想至少總容易幻滅一些，同時他又想真的超度超度這個出名的可憐的妓女。但他却不意即使到了這裏也還是想起了妻。這是

爲了什麼緣故呢？雖然曾經有過一時捨棄不了，但自從重新又過着刻苦的禁慾生活以來，確不會再浮上她底幻影，而何以今天又這樣地不安了呢？很注意着這個妓女，而何以始終想不起她底容貌來？這個妓女與自己底妻可有什麼關係沒有？不，決不會有一些。

羅什正在這樣閉着眼睛沉思着，西上房裏的孟嬌孃底笑聲已在移出來向這邊來了，笑聲悠然地停止了，在房門外，聽到她說着：

「好不榮耀呀，連活佛都到這裏來了。」

羅什依然寂定着，那麼着手，做着打坐的姿態。閉着的眼睛在下看着心，心跳動得可以聽得到聲音。羅什聽她走進房間來，聽她翦去了每一支燭上的煙煤，聽她在走近來。

「哈哈！哈哈！國師到這裏來打坐嗎？我這裏只參歡喜禪，請問國師，你在參什麼禪？」

羅什睜開眼來，裝着莊嚴的儀態，看着她。他完全不認識她，她是誰？他楞住了，難道這就是孟嬌孃嗎？難道日間的那個放肆的女人就是她嗎？不——明明記得不是這樣一個女人，但看她髮髻上插着的顛颯颯的玉蟬，却又明明是日間看見過的。是的，曾經有一個

小飛蟲給這支搖動的首飾驚走了。但何以在記憶中却想不起她底容貌呢？他迷惑着。

那年青的禁衛軍看在一旁，看見羅什這樣地惶亂，他笑起來對那個妓女說：

「大嬢，你今晚若留得國師在這裏歇宿，我另外有賞。」

「那很容易，我只怕國師要一連地歇宿下去，連草堂寺講經，也不肯去，那時我倒脫不出干系呢。」她說着，又高聲地笑起來。

羅什忽然感到一陣嫌厭，看着這可憐的靈魂完全給這樣富麗輝煌的生活欺騙了，他已經完全沒有了來時的心境。便是想超度她也懶得做了。他對於她已完全不像剛才未見面的時候那樣的含有一種莫名的企望，他看出她是完全一個沉淪了的妖媚的女人，所有的祇是肉慾。

他那摩着手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地宣着佛號。他離了坐對那個禁衛軍看了一眼，表示要走的樣子。但那個年青人却被攝住了，他不再願意領羅什回去他猶豫着：

「國師，回去的路你還認得嗎？」

羅什懂得他底話，他讓他留着，獨自走出了上房，穿出了院子，一路上耳朵裏聽見他和他底笑聲漸漸地在低下去。

五

次晨，羅什並沒有做早課，也沒有譯經，他對着在東方升起來的朱紅的太陽祈禱着，他希望光明的菩薩指示他該怎樣做。因為他疑惑自己在昨夜，他是以為被那個妓女誘惑了，心裏升起了一種衝動，所以和那個禁衛軍同去的。但既見了那個妓女之後，他覺得他並不會被她所挑誘，而他底定力也並不會被她所破壞。他仍然保守了他底莊嚴回到逍遙園裏。祇是到如今彷彿還有什麼事沒有做了似地牽望着，他一刻也不能安靜下來。因而害怕着自己底功德的毀滅，所以祈禱着。

39

午刻既過，又到了講經的時候。侍衛們已經預備了，並且着人通報進來請他預備登輿。他覺得很疲倦。他沒有講經的興味，但這是不能停止的，有許多虔誠的聽衆已經在大

殿上等候着了。他們是都想由他底講演上得到一點啓示去修成正果的。

登上講壇，下面黑黢黢的全是人，弘治王陛下也恭敬地坐在一旁，羅什頓然心神收束，儼然又如從前在龜茲國講經的時候那樣地嚴肅起來。他略略地閉目思索了一番，拈得了講題，開始起講。

講了一半，下面寂然無聲，連咳嗽的人都沒有。他心中疑怪着何以昨日是那樣地人聲嘈雜而今日是這樣地肅靜呢？難道今天來聽講的人都是虔誠地皈依佛教的麼？他試睜開眼睛來留心觀察一下壇下的聽衆。

第一眼他看見的是如昨日一樣地在前排坐着的幾個宮女，而在那個妓女所曾坐過的座位上，他所看見的是什麼？這是使他立刻又閉上了兩眼的。……他底妻底幻像又浮了上來，在他眼前動着，對他笑着，頭上的玉蟬在風中顫動，她漸漸地從壇下走近來，走上了講壇，坐在他懷裏，做着放浪的姿態。并且還摟抱了他，將他底舌頭吮在嘴裏，如同臨終的時候一樣。

大智鳩摩羅什完全不能支持了。他突然停止了講經，閉着眼睛在講壇上發着顫抖，臉色全灰白了。底下聽講的人衆全覺得他有了異樣，大家嘩噪起來，說他一定是急病了。引治王自己走上講壇，在他耳邊問看：

「怎麼了？怎麼了？」

羅什還是閉着眼睛，指着那個宮女坐着的地方，喘息着說：

「孽障，我底妻，兩個小孩子，這是孽障。」

* * *

次日，滿城都沸揚着國師鳩摩羅什在講經的時候忽然中意了一個宮女，當夜國王就把那個宮女賜給他做妻子。有些人還因此而議論着，對於他底功德也懷疑起來。

是的，鳩摩羅什他自己也對於自己懷疑起來，當他和那個貌似亡妻的宮女在禪房中覺醒轉來的時候從前是什麼事情都能夠憑着自己底智慧推測出來，而近來却完全地蒙昧。昨天的事，也是一些不先知着的，不知怎的，一陣強烈的誘惑竟會得破壞了他，使

他那樣地昏迷。難道妻底靈魂故意來這樣地敗亂他嗎？不，雖然是妻底幻影，但姿態却是那個妓女底。要是戒行堅定的僧人。昨天不會那樣地胡亂的。啊，這可悲的東土！

他懺悔地離去了淫亂的床榻，走出到澄玄堂上，佛龕前的長明燈裏雖然滿着油，但燈芯却熄滅了。他顫抖着，知道佛祖已經離開了他。這回的罪過是比娶妻的時候重大呢。

他知道因了昨夜の淫亂，都城裏的人會得怎樣評論着。現在是在他，第一要緊定人。民和僧人對於他底信仰，否則他，一個西番的僧人，不知將受到什麼危險，而自己內心底二重人格倒是祇得忍耐着慢慢地想法子解決的了。所以，在這第三日講經的時候，草堂寺裏又擠滿了好奇的人，他竭盡他底辯才，伸說禁慾者並不是最高的僧人，而葷食娶妻的僧人並不是難成正果的。況且，一個僧人要先能經歷過一切慾念，一切魔難，能夠不信心，然後他底功德是金剛一般的永不磨涅了的，所以在沙漠裏的高僧，到了華麗的都城，會得立刻喪失了他底戒行的。但是雖然這樣說，沒有對於自己底功德有相當的信任的僧人，還是應當去過一種刻苦的禁慾生活，否則他是很容易沉淪了的。

聽着這樣的辯解，大家對於他的謠言和誹話立刻消滅了，便是弘治王自己也反而增加了對於他底虔敬。就在這天晚晌，勅旨下來，給他遷居到永貴里廡舍，并賜妓女十餘人，據說是讓他廣弘法嗣的。

從此以後，日間講譯經典，夜間與宮女妓女睡覺的智者鳩摩羅什自己心裏深深地苦悶着。對於這些女人，是的，他並不有所留戀，她們並不會損害了他底功德，但他是爲了想起了妻而與這些宮女妓女生出關係來的，這裏他覺得對於妻始終未曾忘掉，這却不適宜做一個高僧，但爲了要使自己做一個高僧而這樣地刻意要把妻從情愛的記憶中驅逐出去，現在他也覺得是不近人情了。是的，他現在是有了人情的觀念，他知道自己已經祇不過是一個有學問的通曉經典的凡人，而不是一個真有戒行的僧人了。再自己想，如說是留戀着妻，那個美麗的龜茲公主，但現在却又和別的女人有了關係，似乎又不是對於情愛的專一。鳩摩羅什從這三重人格底紛亂中，認出自己非但已經不是一個僧人，竟是一個最最卑下的凡人了。現在是爲了衣食之故，假裝着是個大德僧人，在弘治王底

陰覆之下，愚弄那些無知的善男子，善女人，和東土的比丘僧，比丘尼當初在母親面前的誓言和企圖，是完全談不到了。他悲悼着自己。

一日的早上，羅什忽聽得外面街路上人聲鼎沸，好像有了什麼大事一般，正在疑慮傾聽之間，有侍者通報進來說，因為有兩個僧人昨夜宿妓，給街坊捉住了，要捆送衙門，於是城裏的僧人動起公憤來，說國師還要宮女妓女睡覺，僧人偶爾玩玩，算什麼回事，堅執不許送官。因此兩方面爭噪起來，一直驚動了上頭，有聖旨下來，命將兩個僧人發交國師處置，所以現在外面人聲嘈雜，要等國師出去發落。

羅什聽了報告，知道這是弘治王給他的難題，但自己這樣的每夜宿着妓女，雖則明知是很難修成正果了，但於別人却不會有什麼影響。而這兩個僧人却顯然地因為他前幾天在草堂寺自辯的話而敢於這樣大膽地去狎妓的。要是真的長安所有的僧人都這樣起來，那是罪過更深重了。他這樣躊躇着，他想現在不得不借助於小時候曾經從術士處學會了的魔法了，那是自從剃度修行以後不曾試用過，現在爲了要解決這些糾紛，同

時又要維持自己底尊嚴，免不得又祇好暫時地做了左道了。他自己悲悼着，但以爲惟有這個方法，想來長安的僧人是一定會被哄騙過了的。

於是他走了出去。在大廳上，他召進了那兩個宿妓的僧人和其他的僧人；看熱鬧的百姓都擁了進來。他對那兩個僧人說：

『宿妓的是你們嗎？』

『是的。』

『爲什麼出家人這樣地不守清規呢？』

那兩個僧人都諷刺地發着鼻音笑起來了。一個說：

『國師，其實你是不該處置這事情的。我們是奉承了你國師底教訓，你忘記了嗎？你在草堂寺說過的那些話，僧人是可以不必禁慾的。』

『哦，是的，你沒有聽見我說那一等僧人祇能過刻苦的禁慾生活。你們宿着妓，不錯，可以的，但你們有什麼功德，你們該證明給大衆看。有功德的僧人是有戒行的，有戒行的

僧人是得了解脫的，即使每夜宿妓，他還是五蘊皆空，一塵不染的，你們知道嗎？」

「那麼國師有什麼功德會證明給大眾看呢？」一個狡猾的僧人說：

「我嗎？我可以就證明給大眾的。」

羅什說着叫侍者到佛龕裏去取出一個鉢來，他開了蓋，遞給一個僧人。

「你看，這裏是什麼？」

「針」

羅什取回針鉢來，抓起一把針，吞下腹去。再抓了一把，又吞下腹去。看的人全都驚嚇了，一時堂前肅靜，大家屏着氣息。羅什剛吞到最後一把中間的最後一支針的時候，他一眼見旁邊正立着那個孟嬌孃，看見了她立刻又浮上了妻底幻像，於是覺得一陣慾念升了上來，那支針便刺着在舌頭上再也吞不下去。他身上滿着冷汗，趁人不見的當兒，將這一支針吐了出來，夾在手指縫中他笑着問這兩個僧人。

「你們能不能這樣做？」

「饒恕了罷，國師，以後不這樣的犯規了。」

在紛亂的讚嘆聲裏，鳩摩羅什心裏慚愧着回了進去，但舌頭依然痛楚着。

*

*

*

*

以後，也便永遠是這樣地，他底舌頭刺痛着，常常提起他對於妻底記憶，而他自己也隱然以一個凡人自居，雖然對外儼然地喬裝着是一個西域來的大德僧人。所以在他寂滅之後，弘治王替他依照外國方法舉行火葬的時候，他底尸體是和凡人一樣地枯爛了，只留着那個舌頭沒有焦朽，替代了舍利子留給他底信仰者。

將軍底頭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杜甫

這是在唐朝是在廣德元年呢，還是廣德二年？那可記不起了。但總之是在代宗皇帝治下，西方的強國吐蕃屢次地侵犯進來的時候。

秋季的一日，下着沉重的雨。在通達到國境上去的被稱爲蠶叢鳥道的巴蜀的亂山中的路上，一枝驍勇的騎兵隊，人數並不多，但不知怎的好像擁有着萬馬千軍的勢力，寂靜地沿着山路底高低曲折進行着。率領着這隊騎兵的那個騎着神駿的大宛馬，披着犀革，提着長矛，腰間掛着寶刀，荷着銅盾的英武的將軍是誰呢？他並不是像別的將軍一樣的生着黑而且大的臉，長滿了剛硬的鬍鬚，使人家看過去好像是一團刺蝟，或是一堆小小的樹林。他底臉是白皙的。鬍鬚是美麗的。眼睛很深，眸子帶着一點棕色，這是有點和人家不同的，但是人家一看見了他這樣的眼光，就會得不自禁地要注意到他。並不覺得他底眼睛有什麼不好，反而，心裏不得不承認他這樣的眼睛是有魅惑人的勢力的。但是這

個將軍，並不因為他這樣嫵媚的容儀而損失了他底威嚴，是的，做將軍的人是不宜有一個美好的臉的，北齊時候的蘭陵王不是因為容貌美麗而不得不在上陣的時候戴一個猙獰的木假面嗎？這樣說來，這裏所講起的將軍，在他底美好的容貌之一，外定總還有什麼使人害怕的地方嗎？不錯，他還有着一股勇猛英銳的神情，鎮日地如像夏雲中的閃電似的從眉宇中間放射出來。因此，人家對於這將軍也就不敢狎近了。

但是，究竟這將軍是誰呢？對於這樣的詢問，我們這樣地講着，是誰也不會猜想得到的，因為時代已經把對於他的我們底記憶洗盪掉了。如果在當時，巴蜀之間——哎！豈止巴蜀之間呢！自從討平了段子璋以後，簡直是遍天下了！我這樣地一提起，誰不會肯定地說：『噯，這不是花驚定將軍嗎？』

花將軍帶着他底部下到那裏去呢，在這樣使人愁悶的秋雨中，在這樣跋涉艱辛的山堆裏，這花將軍自己也沒有知道。他所知道的就是他和他底部下正在被遣調出去，到那有吐蕃兵的地方。但如果再要請問一句，將軍和他底部下被遣調到有吐蕃兵的地方

去做甚麼呢？對於這樣的探詢，如果是在三日之前——這就是說在從成都出發的那一天——如果要將軍自己來回答，他是一定肯勇武地說明他是奉命去征伐吐蕃的。可是，爲什麼三日之後的這一天，他不能這樣地回答這個探詢呢？這當然是因爲他底思想有點改變了。

將軍是善於練兵的。他底部下就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精銳。但這裏所謂練兵，其實祇單單地指示了戰術的訓導這方面。所以將軍底部下，打起仗來是無往不勝的，而勝了之後，總略微有些奸淫擄掠的不檢行動，那也是像他們底無往不勝的名譽一樣地被人們確信着的。說起花將軍的時候，在一切的崇拜與贊美之中，人們都當作白璧之玷似地將這種事情作爲對於將軍的遺憾。但是，這究竟是不是將軍所應該負擔的責任呢？苛刻的人，或是不明瞭事實底真相的人，會得說：『是的，』而在將軍自己，卻內心地否認着。

原來將軍並不是純粹的漢族人。一百多年以前，正在太宗皇帝那時候，吐蕃國的贊

普英武的棄宗弄讚派了使者跟隨了大唐使馮德遐回朝來請娶大唐公主的時候，有許多吐蕃國的商人隨從着到大唐境域裏來做買賣這些人中間，有一道姓花的武士，只因爲在本國裏流落得沒有了依靠，所以便趁此機會到大唐來觀光一番。他到了成都就住下了，替一家軍裝鋪子裏幫做着些弓矢戈矛諸般武器——當然，這是他祖國的絕技呢。他娶了一個漢族女子，就此成家立業起來。這裏所講到的花驚定將軍，就是他底孫兒了。將軍雖然是由一個漢族的祖母和漢族的母親所傳下來的，但照父系血統上講起來，他總仍然是一個吐蕃人，雖然他已三世住在漢族的國境裏，雖然他父親已經入了大唐的國籍。將軍從小就聽慣了矍鑠的祖父所對吐蕃國底一切風俗、宗教和習慣，經過了這老武士底妙舌的渲染，這些祖國底光榮都隨着將軍的年齡之增長而在他心中照着着。

但是將軍終於做了大唐的武官

將軍的驍勇，是在征伐反叛的梓州刺史段子璋的時候纔開始膾炙於人口的。那時

他是隸屬在劍南節度使崔光遠底麾下。將軍帶了他底騎兵隊把段子璋一直追趕到綿州，斬下了逆賊底首級，親自提着去送呈給崔節度使，那時候的受成都市民的歡迎的光榮景象，實在是將軍畢生都忘不了的。但是將軍底過失，也就在那時候開始膾炙於人口了。原來將軍底騎兵隊，都是漢族的武士，雖然在將軍底訓練之下，成就了絕世的戰鬥士，但是漢族底貪瀆，無義的根性，卻不是將軍底軍事智識所能夠訓練得好的。所以，當將軍得志地奏着凱歌回軍的時候，從綿州起，沿路地他底部下開始騷擾民間了。

將軍怎樣去禁約他底武士呢？

過了幾度的嘗試之後，將軍覺得這是他底能力所不能允許他的工作了。要訓練到他底武士不怕死，是可以的；要訓練到他底武士盡忠於大唐皇帝，也是可以的；獨於要訓練他底武士不愛財貨，那是絕對地不可能的。將軍覺出了漢族武士底劣根性，便開始感到束手無策了。怎樣結束他們呢？凡是要趁着戰勝的時候搜刮人民財寶者，一律都處斬麼？那是，真的也不必隱諱，然全軍都被刑的。這種軍令可能發施得下去嗎？用告誡的方法

麼？對於戰略的告誡是人人都效命的，但要他們不搜括財貨，這是即使將軍誠懇地勸導出眼淚來，也是沒有人悔悟的。看了這種情形，又聽了民衆們對於他的不解的怨謗的話，將軍底勝利的歡喜不久就消散了。在他底失望的幻念中，湧現起來的是祖父嘴裏的正直的，驍勇的，除了戰死之外一點都不要的吐蕃國的武士。

爲了他部下底不檢行動，累得主將崔光遠受了朝廷底處分，甚至憂怒死了。將軍自己，也因了這個緣故，祇得將功贖罪，依舊守着原來的官職。這是將軍在平定東川之後朝夕煩惱着的事情。

而現在，將軍是又奉命統率着他底部下到險峻的大雪山邊去征勦那屢次來寇邊的吐蕃黨項諸國底軍隊了。

從成都出發的那一天，是晴朗高爽的秋日。帶着整肅的騎兵隊，號兵在馬上吹着尖銳的笳，大纛旗在山風裏飄颻着，迴憶着市民歡送的熱烈，將軍底雄心頓然突躍起來。是建立絕大的功勳的好機會啊！讓我把這些草寇滅絕了罷，回到朝廷裏，我將笑對着郭

子儀將軍說：『好了，不必有勞將軍了。』

第一天在行軍的路上的將軍底思想是這樣的。

而第二天卻降着陰慘的西陲的山雨了。亂山裏瘴氣如濃霧似的圍合攏來，給雨水潮潤着，沾在將軍及其部下底面上和裹着毛刷的身上。鼻孔裏不住地聞到這種瘴氣的硫磺般的臭味，馬蹄踐踏在滑膩的石塊上，時時要顛厥。將軍及其部下雖然驍勇，行程也不免遲緩了。

這時候，衝着昏冥的征途，聽着山間的悲哀的猿啼松嘯，將軍底心也隨景色而陰鬱起來了。兵士們一點沒有聲息，沿路祇聽得馬蹄鐵踐踏着的聲音，或是偶爾有一支長矛碰着樹枝或山崖的聲音，將軍也一點沒有聲音，祇有腰間的寶刀底鐔和帶上的銅環擦響的聲音。但是，將軍和兵士們底心裏都在思想着。

兵士們底思想是這樣的：

這一次是去打西南的蠻夷了。聽說蠻夷兵的打仗是很凶猛的，他們有着鋒利的刀，

他們有着能夠洞穿了一個人的身體而又飛出去射在大樹幹上的弩矢，他們有着能夠從三百步之外飛來的標槍，他們有着堅密的藤牌，能夠使射上去的箭和劈上去的刀全部反彈回來啊，不是可怕的勁敵嗎？……但是，想想看，跟着威名遠震的花將軍，不就是有了勝利的保障了嗎？誰不知我們這枝軍隊是到處打勝仗的，從前段子璋反東川的時候，他底軍隊不是號稱有十萬嗎？崔將軍吃了敗仗，跑了；李將軍帶了兵去，打不下幾仗，也敗了。不是我們跟了花將軍去，纔打得他一敗塗地，連頭顱都不保了的嗎？這樣想來，番兵雖然利害，但也似乎可以無慮的，花將軍一定會有從前諸葛元帥的擒猛獲那樣的妙計，況且，聽說吐蕃是一個西方的大寶國，那裏有天下聞名的綠玉和紅寶石，有火齊珠，有滿坑滿谷的牛羊和千里馬，有好的地氈，有麝香，在贊普的大拂廬裏，有着數千個裸體的美女，整天彈着箏篋，敲着銅鼓，跳着舞。啊啊，如果打了勝仗，這些是都要給我們享受的了。從前在討平了段子璋之後，只因爲我們略略地向民家取索了一些酬勞，弄得朝廷裏大驚小怪，連花將軍也升不成官，我們到今天還依然做得一名小兵卒。現在是去征討番兵，打

了勝仗之後，擄掠些番邦寶物和女人，想必是皇帝所許可的吧。我們是去替他開疆拓土，難道還會有罪嗎？這樣看來，要是此番去打了勝仗，不但升了官，還可以穩穩地發一注財呢，好不快樂呀……

兵士們差不多全是這樣地想着，內中有一個在花將軍背後進行着的武士，正當幻想到他帶了從吐蕃國得來的寶珠凱旋回來呈獻給他底久別了的妻子的時候，不覺得在鐵的頭盔底下露出了禁約不住的笑顏了。

但是在前面勇猛地進行着的將軍卻沒有想到他底背後的武士會得在這個時候現出笑容來的，因為他——心境突然隨着氣候陰鬱了的花將軍，正在嚴重地懷想着他底心事。

這一次是奉命去征伐吐蕃和黨項諸國的，但是，我希望不要遇到了祖國的兵罷事情不是有點很為難麼，前幾天匆匆地奉到上峯的劄子，說是邊疆有寇警，着調花驚定統率所部騎兵星夜前往剿伐於是昨天就浩浩蕩蕩的出發了。而自己何以竟會忘記了自

己底出身呢？我不是吐蕃人嗎？上頭節度使究竟知道我原來是吐蕃國人嗎？他爲什麼派遣我去征討吐蕃呢？如果曉得我是吐蕃人的話，那麼，他們不是故意派遣我去，要我自己去殺我底鄉人嗎？假如真的是這樣，我又該當怎樣呢？再說，不管上頭派遣我去有沒有什麼故意的理由，現在我這樣地去，是不是真的應該替大唐盡忠而努力殺退祖國底鄉人呢？……不啊，不啊，這豈是一個吐蕃族的武士所肯做的事情呢。然則，如果不奉命呢，也未免有虧了自己底職守……

將軍這樣地心中籌劃着，卻再也籌劃不出適當的主意來。因此，開始懊悔着前天的奉命出發了。

在第二日的大軍的行程上，衝破了沉滯的山雨而在大宛馬上思索着的花將軍底思想，便這樣地與上一日的思想有些不同了。

第三日，花將軍及其騎兵隊行進在最深的山谷裏。雨仍舊下降着。將軍沉默着，繼續着昨日的思想，他底武士也沉默着，追慕着勝利之後的幸福。將軍背後的那個武士，不時

地從瘴雨中看見了他底愛妻底容顏而微笑了。

將軍偶爾回過頭來，一眼瞥見了他底武士，代替英雄的莊嚴，臉上滿浮着輕眠的微笑。將軍底心裏，對於這一樣的部下，不覺得感到些憎厭了。出軍是嚴肅的事情，是要拿自己底生命去獻給祖國的，而漢族的武士卻在這樣嚴肅的時候微笑着，是表白着他底勇敢呢？是證實着他底無知呢？將軍是已經很明白地看透了他底部下底心，不僅是微笑着的那一個，就連得貌上裝做得很端莊的武士們這時候所蘊藏着在肚腹裏的說話，也全都瞭然了。

將軍擡起頭來，空濛的灰色的天上，一羽疾飛着的鶻鳥，衝着雨雲向西方投奔去了。將軍不覺得長嘆一聲。

『叛叛之神啊，我豈肯帶領着這樣一羣不成材的漢族的奴才來反叛我底祖國呢。我已厭倦了流蕩的生涯，想要奉着祖父底靈魂，來歸還到祖國底大野底懷抱裏啊。崇高的大贊普啊，還能夠容許我這樣的人作為祖國底子民嗎？我雖然祇有着半個吐蕃底

肉身，但是我卻承受全個吐蕃人底靈魂和力量。祇要大贊普底金箭肯爲我留着一枝，我是很願意奉受徵調的啊。在我，在卑賤的漢族裏做一個將軍，還是在英雄祖國底行伍裏做一個吹號兵爲更有光榮些。噯！你們，貪賈的蠢人呀，當你們開始想實現你們底夢幻的時光，那已是你們底最後了。」

將軍底思緒有了這樣的突變，所以，在這第三日的行程上，如果要問將軍統率着他底騎兵隊到有吐蕃兵的地方去做什麼，這是將軍所不敢決然地回答的了。

*

*

*

*

將軍及其騎兵隊終於到達了國境。

國境是在大瀘河的邊上，渡了大瀘河，便是連綿着幾百里長的有着峭壁危峯的，草木不生的大雪山了。在這大山的平谷中，人們可以偶爾窺見那飄拂着的蜈蚣形的蠻旗。吐蕃兵底胡笳聲也會得趁着順風被飛舞的黃沙所裹着從這些山谷中傳揚出來，使大瀘河邊上的漢族居民會得警惶得紛紛跑上山崗，遠遠地瞭望，疑心吐蕃底兵又來襲擊

了。

這是一個小鎮市。是在一個鷺形的高峯底下的平陽上。從山裏曲折地流出一注青碧的溪水，便在這個鎮市前面和平地經過，再向西轉一個彎，繞過一個小山，流入大瀘河裏去了。鎮上的人家，並不很多，如果要說一個數目呢，那麼我們就說是有一百數十戶罷。每一家的屋子都面對着那條溪水，溪邊長着很好看的柳樹，檉樹，或槐樹。這樣，這個小鎮就構成了在西陲的扼着大唐與西南蠻的交通要道中的美景了。

自從貞觀年間，大唐與吐蕃交通以後，在深山幽谷之中，彼來來往往的人馬自然地踏成了這條大道。腦經靈敏一點的蜀人，便在這片平原上建築起竹屋茅舍，預備了些醃漿麵食，給過往客商，作打尖之所。這樣地人口蕃衍起來，房屋也漸漸有改建為磚瓦的了，到如今，這裏的成爲並不很冷靜的鎮市，倒也有百年的歷史了。但是，近來因爲吐蕃國的大贊普，彼薰項東女白狗諸小國的使者底游說，引起了對於有親屬關係的大唐皇帝底疆域的侵略的野心。於是，最先是大唐底邊境上陸續受着了吐蕃兵底挑戰性的騷擾了。

這個鎮市，爲了地勢的關係，也就成了被忽進忽退的吐蕃兵大肆剽掠的目的物了。

因爲邊境不靖，而大唐底大軍又集駐在成都，所以這個鎮上的居民，凡是壯健的男子，也便都是能夠抵抗一下敵人的武士了。他們也像番兵一樣地學就了一手好飛矛和種種刀法，因爲他都知道這是番兵所用以取勝的絕技，而要破敗那些像旋風一般捲過來的番兵，也惟有用這兩種武術纔行。有時，有小隊的吐蕃兵或別的蠻族和羌族的野心者，馳驟着快馬，直立着尖端上飄着白羽的長矛，從對面山崗上直衝過來的時候，鎮上所有的武士全都嚴列着陣勢，高坐在馬背上，在溪流所繞過的那個小山上靜候着。這些吐蕃兵是早已聞名過這鎮上的武士底威名的，於是，當自己忖度了一回之後，如果自己覺得力量不能抵抗的話，他們即使已經衝到了小山下，也會得立刻勒轉馬頭，退兵回去的。未經戰鬥而就獲得了勝利的鎮上的武士便全體大笑着，回到鎮市上的酒店裏轟飲着。但他們很知道羌蠻之流是不肯服輸的，他們退去了，一定會邀集了更多的人馬，來作二度的襲擊，所以，武士們當適度的酣飲之後，便會仍舊嚴重地武裝着四散到各處去埋伏

着樹枝上，山谷裏，石罅裏，草叢裏，或磚瓦堆的後面。往往在月明的夜裏，有個人會得首先看見遠處有一騎直奔過來，接着二騎，三騎，四騎，蠻勇的番兵會得有三三百騎的襲來。於是，打着呼哨互相警告了，便在隱蔽的地方悄悄的一騎一騎地射擊着。而那些祇恃着勇力的番兵卻再也找不出發射這種竹箭或飛矛的人來，便發着盛怒死命地衝過來，而結果卻往往祇贖了七八騎狠狠地跑回去。所以，番兵對於這個鎮市便有點懷恨着了。直到最近，吐蕃底贊普有了正式的命令叫部下儘量地去攻進大唐國境，千萬人大隊的吐蕃兵便整天地被瞭望見在大平原上操練了。鎮上雖有七八十個朝廷派來在國境上擔任防務的戍兵，在鷲形的高峯上雖然築着一座很大的狼煙臺；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戍兵是簡直聽了戰爭要逃跑了的，不中用；狼煙臺即使舉着很大的烽火，但因爲蜀中高山太多了，所以甚至在十里之外，恐怕已經看不見一縷烽火了。於是本鎮的居民略微有些自危了。他們覺得如果他們不能抵抗了這一次的番兵，那是全個鎮市底生命就都得完結，而且番兵既得到了這樣路徑的最重要的關隘，他們是很容易長驅直入，攻進成都的了。

爲了挽救本鎮市和全蜀，甚至說全個大唐土地底運命起見，鎮上的人民不得不派了急足到成都來請增加軍隊駐紮，以便隨時保護了。

花將軍便是奉了這樣的使命，而來到這個鎮市上的。

將軍底騎兵隊到達的時候，恰當鎮上的武士敗退了一隊一二百騎的吐蕃和薰項的混雜軍之後。鎮上正在舉行着歡喜的祝賀會。當將軍從一個不很高的山崖旁邊首先轉出來，向着鎮尾前進着，隨後便是雙人行列的騎兵隊逐一地出現了的時候，鎮上的那些沸着勝利的熱血的人，他們大多數是轟集在一家酒店門前的散列在大樹蔭下的桌子上的，立刻被其中的一眼光銳敏的人警告着，都含着懷疑的神色，立起來瞭望了。

大唐的軍機底明顯安定了虛驚着的鎮民。最先迎着將軍的，是按照着他們的禮儀，那些形式主義的戍兵。他們立刻從轟飲着的酒桌邊，拋棄了適纔的疑心是吐蕃兵又來攻襲的驚慌，齊集了隊伍，裝着威武又整肅的軍容，由吹着歡迎的號角的兵率領着，向將軍及其騎兵隊迎上來了。

戍兵的頭目戰慄地在將軍面前，下了馬，行着軍禮。

「我們是從五六年前就駐紮在這裏的邊戍兵，因為望見了將軍底旗幟，知道是得到了這裏的警報由朝廷裏派的大軍，故而特地趕來迎接的。」

花將軍看了他一眼，說：

「你是頭目嗎？」

「是的，因為從前的頭目這回給番兵打死了，弟兄們推舉着升做頭目的。」

「好，有勞你們了。在前面走，領我們前進到鎮上去罷。」

將軍及其部下進行到鎮上，找好相當的營舍，散隊休息的時候，正是在申牌光景。這天氣候很晴朗。將軍獨自流覽着風景，信步走到那家酒店門前，揀一個桌子坐下了。他凝看着溪水，樹木，和遠處的山峯。前前後後圍合了許多因為震驚了他底威名而來瞻仰一番顏色的鎮上的武士們和婦女們，他也好像沒有知道。陪着小心的酒保，承着笑臉來問：

「將軍，可要用一點酒食嗎？」

將軍依舊沉默着，眼色注着在遠處。

將軍的眼光好像很空濛，雖則似乎遠望着，但當那些圍看着將軍中間的一個人——任何一個人，祇要一個人就夠了——仔細地注意到將軍底視線，就可以很容易地發覺將軍其實是並不在看什麼。這是因為這些人中間終於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於是大眾愕視着被窘了的酒保，心中震懾着將軍底嚴肅了。

好久好久，將軍如像從幻夢中覺來似地，一回頭看見了手持着食巾的酒保和四圍的觀眾都呆立着，便笑着說：

「給我酒罷，有什麼下酒的也給我揀兩色來。」

將軍底微笑，再加上他底美麗的男性的眼光底流眄，是有着大大的魅力的。當酒保替將軍抹好了桌子得意地回進店舖裏去的時候，圍看着的大眾頓然間如像感受了一陣什麼愛力似地覺得將軍是很和藹可親的人了。「爲什麼剛剛纔覺得這將軍是很兇猛

的呢，不是錯估了他嗎？」「這個不像是能夠殺掉勇悍的叛賊段子璋底頭顱的人呀，爲什麼他這樣地和善呢？」各人心中同時這樣搜索着。

將軍獨自飲酒，在幾日的行程上所未曾寧靜過的思緒，到了這邊境的小鎮上愈爲紛亂了。現在是已經接近了番寇底疆域，究竟應該怎樣地決定呢？如果今夜番兵得知了大唐派遣了騎兵隊來征伐他們，因而連夜就來進攻，這也未使不是可能的事呀，那麼應取着何等的態度呢？奮勇地抵抗着甚至撲滅他們嗎？還是，依照着前兩天的不穩的思想，索性歡迎着自己祖國底武士，反戈殺戮這些跟隨着來的貪鄙的部下，長驅直入地侵略了大唐底土地呢？關於這兩極端的態度，將軍在一想到自己從前平東川以後的功高而不受賞，甚至連漢族的詩人杜甫也看得替他代爲不平了，於是做着一首花鄉歌，想起了那對於朝廷很有些譏嘲口氣的結句：

「人道我鄉絕世無，

既稱絕世無，

「天子胡不喚取守京都？」

將軍也很容易毅然地決定他底新生命的。但是將軍之所以到了這裏，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取一個果斷的解決者，是爲了將軍對於第二故鄉的成都實在也很有些留戀。將軍雖則未曾娶妻，而且父母雙亡，並沒有什麼室家之累，但自己本身就是在成都生長的，至今也有三十四年了，就溫柔的將軍底思想來講，對於祖國吐蕃的感情倒似乎不如對於成都的感情熱烈；但另一方面，將軍底英雄的思想，卻專力地要把將軍曳回他底祖國去。將軍同時有着這樣的兩個心，所以覺得煩亂了。將軍是企慕着從祖父嘴裏聽到的武勇正直的吐蕃國的鄉人，而一面又不願意放棄了大唐的如在成都一般的繁華的生活，同時又不忍率領着鄉人，攻擊進成都，代替了漢族人而生活着。將軍不時地擎了空酒杯癡想。

「無論如何，對於這樣貪鄙的漢族人是厭恨的了。雖然漢族中也有着許多正直不苟的，但我是，如果沒有新的出路，將永遠被埋混在這些貪鄙者的人羣中了。就祇爲了這一點，實在也已經使我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反叛起來的啊！我是要反叛了啊！」

酒酣了的將軍底思想是有所側重了。

將軍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想回進自己底營舍了。可是不成，將軍把烈性的酒喝過度了，纔站起來，只覺得眼前一圈的紅色滾旋着，兩腳一軟，終於又坐了下來。

將軍眼睛朦朧地望四圍看了一下，看見那麼許多人，老是定着眼看他一個，好像從他底身上能夠獲得什麼永恆的樂趣似的。將軍又酡顏微笑了。

中了酒的將軍底二次的笑，完全怯退了他底隱現在眉宇間的勇猛精銳的神色，在每個武士和婦人底眼裏，此時的將軍，着實是一個又風流又溫柔的醉顏可掬的人物了。將軍這樣地笑着，衆人也跟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地微笑了。

一個開着糕餅店的鬍子，他是鎮上最好事的人，擠緊了眼皮嘻笑着，帶着一點諂媚的神氣，向將軍說：

「將軍喝醉了。」

「沒醉。」將軍微笑着回答。但並沒有回過頭來，認一認問話的是誰。

「將軍幾時去打吐蕃兵呢？」

鬍子因爲將軍沒有回過頭來看見他，便從人叢中擠進一些，面對着將軍率然地發着這樣的問話。

將軍心中忽然一驚，幾時去打吐蕃兵呢？難道這些圍着的人都在這樣詰問着嗎？好像被洞燭了心事似的，將軍有些煩亂了。回過頭來，有意無意地看了一眼這個發着這樣鹵莽的問話的人，看了他這樣一副諂媚得可厭的蠢相，將軍深深地把兩道眉毛皺緊來。

討了沒趣的那個開糕餅店的鬍子漲紅着臉堵起着退縮了。他旁邊的人，都努着嘴，遞着嘲笑的眼色送着他。但同時，所有的圍合着的觀衆都擔憂着，因爲看見將軍一聽得有人問他幾時去打吐蕃兵就立刻皺起了眉頭，大衆認爲將軍雖則武勇，而對於那些善使飛矛的羌蠻一定也免不了有些警惕。照這樣形勢看來，此番的征伐吐蕃和黨項羌，也未必就一定會勝利的。推想到這裏，大家都現着危懼和猜測的神色了。

將軍懂了羣衆底恐慌的神色，倒有點不忍了。雖則心中暗想着自己如果歸順了祖

國之後，那時免不得要帶了正直武勇的鄉人直衝進大唐的境域來，把那些平素知道是貪佞無賴的漢人殺個乾淨，但現在看着這些蒙昧的，純良的，要想依靠着他求得和平底保障的鎮民底可憐的神情，倒覺得另外生了一種感想。

「總之，戰爭，尤其是兩個不同的種族對抗着的，是要受詛咒的！」
將軍這樣想着了。

一個佩着刀的武士走上前來，正當將軍喝盡了樽裏的酒，把酒樽放下的時候：

「將軍，適纔看着將軍底樣子，好像將軍雖則是奉命來援助我們征討吐蕃的，但是將軍對於這征討吐蕃的責任還有着游移的態度，這是教我們失望的。現在大家都因爲看了將軍底樣子就起心事來，他們此刻不是在互相紛紛地討論着嗎？他們現在已經好像感覺到將軍這一次未見得能夠給一個確切的擔保，成都來的一向負着威名的將軍，尙且如此，我們和那些薄弱的邊戍兵還那裏敢抵抗着強悍的吐蕃和西羌諸國的兵馬呢。從前他們是都由河源取道侵略進西去的，所以我們這裏一向並沒有什麼騷亂過。」

但是，近來的吐蕃兵，很有些侵略劍南的野心，所以不時地有大大小小的隊伍衝來試驗我們邊防底兵力，虧得大家合力起來，屢次地把他們打敗了，但是當他們要集合了大軍來襲擊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抵抗的可能的。因為看了這樣的危險，所以派了急足使者到成都來請兵。剛纔我們看見將軍底旗幟從山崖後面展出來的時候，我們是怎樣地得了安慰呢？而現在，將軍卻有着這樣的表示，大家都頓然間失掉了希望，你看，將軍，他們不是在商量着怎樣搬家了嗎……」

愈說愈湧着豪氣的武士指着那些正在紛紛地議論着的鎮民，睜着嚴肅的眼凝看着將軍。將軍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厲色的詰責，雖明知這個魯莽的、熱血的武士是代表了全體的鎮民誤解了他底心理，但在這樣的時刻，究竟應當怎樣表白呢。將軍依舊和藹地微笑着。這在將軍是一方面裝着緩和的態度，一方面心中籌劃着，而在那些停止了說話，圍着靜等將軍底回答的人們，卻愈覺得疑慮了。

天色垂垂晚了。那個率直的武士不免焦急起來。

「如果將軍覺得討伐吐蕃兵是……很……」

將軍刷的站了起來，左手一擺：

「住嘴！」

接着將軍大笑了。

「你說我討伐不下吐蕃兵嗎？」

將軍秉着他固有的英雄的驕氣這樣問着。但沒有等到那個武士底回答，左邊的人叢裏突然紛亂起來，一個鎮上的武士着地拖着一個將軍部下的騎兵分開了衆人一直向將軍走來。將軍吃驚着，喝道：

「放手！怎麼一回事？」

武士後面跟着許多人，一直擠上前來，把將軍圍在中心。武士走到將軍面前，手一鬆。把那個騎兵摔倒了。武士怒氣冲冲地指着那騎兵，對將軍說：

「問他！」

將軍向這個倒在地上的似乎會經過劇烈的決鬪的騎兵一看，他認得出這便是在五天的行程中時常癡想得獨自微笑着的一個將軍厲聲地問：

『說做了什麼事？』

但倒在地上的騎兵終於祇掩着臉沒有回話。

『你說！』將軍擡起頭來問那個武士。

武士沉默了片刻。用腰裏佩的劍鞘指着那騎兵，對將軍說：

『問他！跟着人家的姑娘拿着刀闖進屋子裏去想幹什麼？』

四圍的鎮民爆響了一陣怒吼，所有的武士都拔出了刀劍：

『殺死他！』

將軍覺得眼前一陣昏眩，守了許久的寂靜。圍着的人們以為將軍在想一個處置這個越軌的騎兵的方法，但是，實在，將軍是眼前又空濛地浮起了祖國底大野之幻景，剛纔被鎮民所激起了的心境，忽又沉沒下去，眼看着這樣的故態復萌的卑賤的部下，真想全

部殺卻了之後，單獨去歸還到英雄的祖國裏。這樣一想，將軍反叛的意志又擡起頭來了。

但當前的問題總是應該解決的。將軍便喝問着那個騎兵：

「有這樣的事麼？還有什麼辯解呢？」

騎兵匍伏着向將軍哀求着，但很狡猾似地：

「事情是有這樣的事實的，將軍，但是並不會有某種的惡意。我是因爲刀鏽了，在鎮上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家鐵舖可以刮鏽，所以想借一個砥石來自己磨一下。剛纔看見一個小姐走進屋子去。所以跟着進去了。誰想那個小姐立刻就驚惶起來，在院子裏叫喊着。於是這個武勇的先生就從邊屋裏竄出來，不問情由地拔着劍直刺過來了。爲了防禦自己底生命，所以抵抗了幾合，但終於敗在他手裏，便這樣地被抓來受誣了……」

「受誣嗎？好個油嘴的東西。我就先殺卻了你，再自己去受罪！」

武士鼓着怒氣，重又拔出佩劍來，這樣喝着，真的要劈下去了。阻止了他這樣舉動的，不用說，當然是將軍，他說：

「慢，這樣是不成的。你得把事情底前前後後講來。他底說話可不錯嗎？」

「都是謊！」

「那麼就得由你說了。」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當我正在邊屋裏擦着我底劍的時候，突然聽到我底妹妹在院子裏叫着『救命！』於是我提着這劍跑出去，就看見這混蛋的東西持着刀在威脅她。將軍，你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難道不應該劈了這廝嗎？」

將軍向兩造各望了一眼道：

「看來這是要那個小姐，你底妹妹，親自來把這事情說明了的。她在這裏嗎？」

武士從後列的人叢中拖曳出一個姑娘來，呈現在將軍面前。將軍驟然感覺了一次細胞底震動，再看一眼匍伏在地上的騎兵，嘴唇略微抽搐了一會。將軍閉了閉眼，嚴肅地對那個姑娘說：

「是怎樣的事情呢？這是你底最大的責任，要忠實地告訴出來的。把前前後後都說

出來罷，小姐。」

「事情是這樣的：剛纔在這裏看了將軍喝酒，看看天色要晚了，想起新近經過一次重戰的哥哥在家中休養着，必定已經肚子餓了，於是我急急地回家了。走不到幾步，對面走來了將軍底這個部下。他就站住了，看着我，當我走過了他身邊，他竟反身走着跟蹤我了。并且嘴裏還問着：「姑娘住在那裏，」可以讓我去玩嗎？」這等的無賴話，我沒有理睬他，但他竟跟進了我們底屋子，拔出了腰間的刀，好像要用強了似的。於是我喊起哥哥來，底下的事，便是如哥哥所說的那樣了。」

這姑娘底聲音非常的清脆，將軍心中想着蜀中自古就稱爲是有豔女的地方，但自己已在蜀中生長，於今三十餘年，卻一個美人也沒有看見過。所有的女人，出來總乘坐在一個兜籠裏，頭上還得包一塊黑色布的，遮蔽得大半個臉都看不出來，而如今站在眼前的，卻竟彷彿是妖婦似的，這樣地英銳，這樣地美麗，也難怪部下的騎兵要有着不正的行動了。

但將軍卻萬萬不能這樣地說出來，他祇疑視着地上的騎兵：

「不是這樣嗎？還要怎樣替你自己辯解呢？」

騎兵默然了。

「我們是來給鎮上的人民保護的，現在吐蕃兵來過的時候，倒並沒有這種的不名譽的行爲，而你卻竟敢冒着這個危險而首先做下了，要你這種東西什麼用處呢？打破了番兵，到那些野蠻的國度裏去，倒或者說不妨讓弟兄們快樂一下，但是現在，在自己底土地內，你卻竟這樣地大膽做着這種不名譽的事件嗎？好，你愛這樣，讓我來給你一個永恆的罷。」

將軍說了這樣的話，四圍的觀衆全部感到了一陣寒噤。將軍回過頭去，後面站着他底衛兵嚴厲地，將軍發着號令：

「把這廝砍了，首級掛在那樹上。」

觀衆一齊發了聲喊，婦女們掩着臉，退避到後面去了。犯了法的騎兵底首級由一個

衛兵獻呈了一下，便去掛在將軍指定的樹枝上了。正當這時候，將軍心裏微微地震動了一次，他看見那個騎兵底首級正在發着嘲諷似的猶笑，這樣的笑，將軍是從來沒有看見過，而且是永遠不會忘記了的。將軍拂拭着額上的汗，稍微鎮定了一下，對着那些困了這事件而齊集攏來的騎兵訓告着：

「弟兄們都得自己留心着。我們是奉了上頭底命令來保護這裏的百姓們的，我們那裏可以隨便的擾亂他們呢。如像這個不成材的東西似的，惹了法給人家抓了來，要是沒有處分的話，豈不是變了我們沒有軍法了嗎？這些圍着看的鎮上的百姓們會得心服嗎？我現在也並不是一定要苛待着弟兄們，只是弟兄們也該替這裏的百姓們想一想，他們爲什麼歡迎我們到這裏來的呢？現在，對着這個混蛋東西底首級，弟兄們都各自留心着罷。要顧全我們軍隊底名譽呀！況且，等到打败了吐蕃兵，我們不是可以大大的快活一會嗎？如果打到了吐蕃底京城裏，不是比這裏更好得多嗎？」

將軍說着這樣的含着十分的暗示性的話，部下的騎兵居然一聲也不響地退去了。

將軍很懂得他底部下，如果要用名譽和法律等話來禁約他們底越規的行動，真是不會有一點效力的，即使看見了樹上的同伴底首級，也不會有一點感動的。惟有暗示着打敗了吐蕃，可以任憑他們去奸淫擄掠，於是，想起了眼前就要到手的大幸福，對於這樣的小鎮自然沒有一個願意染指了。

部下的騎兵散盡之後，觀衆也逐漸地退去了。夜色已經來統治着鎮市。將軍空虛地手扶着刀柄，踏着遲緩的脚步，正想走向自己底營舍去，忽然擡起眼來看見了那個鎮上的武士和他底妹妹，在距離十幾步以外的街上步着。將軍忽然動了一種急突的意欲，不經思考地喊着：

「喂，慢走！」

武士和他底妹妹回轉頭來了。停止着脚步，帶着出於不意似的神情等候着將軍。當將軍走近去的時候，武士服從地詢問道：

「有什麼命令嗎，將軍？」

將軍倒有點窘促了。有什麼命令嗎？將軍便是再三的思索也不會對於這兩個人有什麼命令的。但將軍是一向有着很機警的待人接物的態度的，在從樹林背後升上來的秋夜之月底慘白的光亮中，將軍又和藹地微笑了。

「命令嗎？倒不是。我是要問一問剛纔的事件，可處置得適當嗎？」

武士看着將軍底臉，沉靜地說：

「是的，這是要感謝將軍底紀律的。」

將軍底臉轉向着那個黑衣服的姑娘：

「你呢？」

「我嗎？我想是太嚴酷了，因為他畢竟沒有損傷了我。」

姑娘仰臉看着將軍這樣說。將軍沉靜着，依舊顯着可愛的微笑。眼色好像出了神似地看着姑娘。終於有意無意地說：

「真的嗎？」

這時候，爲了將軍所特有的眼睛底魅力——那是在月光中不絕地對於這個姑娘進攻似地閃爍着的，同時又聽着將軍這樣的頗帶一些狎褻的調侃。不禁臉紅着俯下頭去了。但將軍也就立刻覺到了自己的應答底不妥了。在將軍的意思，是想回答着姑娘底上半句話的；而姑娘要是誤會了這是因她的下半句話而發問的呢，那就糟了。將軍覺到了這個，便搭越着接下他的話：

「姑娘真的以爲太嚴酷了嗎？但是……但是軍法裏是不包含着人情的。」
 旁邊的武士纔放下了心。

「將軍可屈尊到舍下去用晚餐嗎？」

將軍心裏猶豫着，但嘴裏卻已替他決定了：

「唔，不打擾了你們嗎？」

在深夜的月光下走回營舍去的將軍，當走過那掛着一個首級的樹下的時候，不覺得通身打了個寒噤，在將軍自己底手中，被殺了的人也不算得少，將軍從來沒有一天能

從記憶中想起他們底面貌來的。而這一回，將軍覺得有些異樣了。自從在橙黃的燈光下，與那好客的武士及其妹妹一同坐下來用着清靜的晚餐的一時間起，將軍就恍惚眼前繼續地在浮動着那個被刑的騎兵底猶笑的臉。在與武士和那個姑娘的友誼的談話暫時寂靜的時候，將軍總有一些瑟縮，這是將軍即使竭力地要擺脫都擺脫不開的。現在，當夜的山風吹動着月光照得很清楚的掛着首級的樹枝的時候，一向膽大的將軍也祇得掩着面，忍着寒噤忽忽地走過了。

對着門衛說是在踏勘地勢而走進了營舍的花將軍，深長地噓了一口氣，坐下在椅子上。將軍覺得無論如何是睡不着了，一半是因為酒飲得太多，一半是因為將軍還有許多紛亂的思緒要搜索一下。

說是紛亂的思緒，其實也並沒有什麼難解決的問題。倘若要將軍自己仔細地分析出他底思緒何以忽然感覺到紛亂的原故來，將軍是當然可能辦得到的。將軍自己何嘗不明白地知道這是無疑地爲了那個可愛的少女呢？祇是將軍生長到現在已經三十四

歲了，自己也會大大小小地經過了好幾百次的戰爭，巴蜀的人誰都曉得將軍是個嚴正的英雄，而將軍自己也每天都自負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剛正的男子，像戀愛這種事情，一向被將軍認為是一個人和平靜的生活中自棄地去追尋着的煩惱。將軍常常說酒與戰爭就是他底定命，其他的事情，是一點也無心顧問的。對於自己部下的好色行爲，將軍是要不寬容地加以嚴重的叱責或刑法的。卽如像剛纔的騎兵底被殺，也是將軍承襲着素來的氣質而執行的處分。爲了上述的將軍對於戀愛——不管是靈魂的或是肉體的——的觀念，所以將軍的部下對於民間的擄掠的罪案，是被將軍認為比奸淫罪（不管是已遂犯或是未遂犯）輕得多的。

而現在，自以爲永遠不要懂得戀愛的花驚定將軍，卻分明感覺到那個偶然邂逅的少女的可愛，而且已經進一步深深地愛着她了，這是將軍所感覺到的第一重煩惱。將軍坐在充滿了秋夜的涼氣的房間裏，燈光已因油乾了而熄滅，月光從木柵的小窗眼裏流進來，粗拙的松木製的器具隨着輕風底激盪發散着松脂底香味，追想着同餐的少女底

天真的容顏；她底深而大的眼，純黑的頭髮，整齊的牙齒，凝白的肌膚，和使將軍每一眼都不禁心跳的動作。蜀中的少女，在當時是很有豔名的，而將軍在成都生長了三十四年，心目中並不曾覺得看見過一個真的美人。即使說是看見過一個美人的，將軍也永沒有感覺到心裏有所戀慕。而對於在這樣冷僻的西陲所遇見的少女，卻從頭就把全身浸入似地被魅惑着了。這是何故呢？將軍底剛毅的意志，對於愛慾的固執的觀念，這時候都消逝到那裏去了？

況且，將軍又自己奇怪起來，這不是命運故意替他佈置下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嗎？將軍底戀愛不遲不早地偏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將軍不是對於祖國忽然感覺到了熱烈的戀慕嗎？而現在，正當要想投奔到祖國去的時候，卻愛戀了一個大唐的少女，這是不是可能的事呢？將軍在月下躊躇着這個麻煩的問題。這兩種意慾是不是可以並行不悖地都實現了的呢？帶了大唐的少女回到吐蕃祖國去嗎？不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則，索性不去想着她罷，毅然決然地割裂了這初戀的心。等天光一亮就出發向吐蕃去罷……

這樣籌劃，將軍也確曾閉着眼，橫了心幾次三番地試想要決定過的。無如將軍一閉了眼，就彷彿看見了吐蕃的少女們，雖則美麗，但總給將軍所心戀着的那個武士底妹妹底崇高的美麗的神光所照映得好像沒有容色了。將軍到如今纔第一次感到戀愛底苦痛和美味。經過了這樣的輾轉思維，將軍纔懂得戀愛原來是這樣凶猛的東西。將軍長嘆一聲，在無可解決之中，他不敢與未來的運命角逐了。看事情怎樣的展開，便怎樣的去做罷。將軍終於採取了這樣的解決法。

一方面苦思着那個黑衣裳的少女，同時將軍又不禁要想起那個砍了首級的兵士。將軍實在是有些內疚了。這個騎兵是不是真有殺頭的罪狀呢？是的，他有意圖奸淫的罪。在軍法上講起來，是應該處死刑的。但是，自己呢，將軍想到這裏，就自己戰抖了。自己現在不也是同樣地對於那個美貌的少女有着某種不敢明說的意慾嗎？在那騎兵，不過是因爲抑制不住這種意慾，所以有了強暴的越規舉動了，而這樣就得受死刑；在將軍呢，祇不過爲了身分的關係，沒有把這種意慾用強暴的行爲表現出來罷了，而這樣難道就算懸

無非的嗎？况且，如果將軍做了那個卑微的騎兵，一定不會得像那個不幸的騎兵一樣地做出這種要受死刑的行爲來嗎？將軍設身處地想了一想，項頸上覺得一陣痛楚，直通到心裏，眼前又浮起了那騎兵底癡笑着的首級。將軍受不起這樣嚴酷的嘲諷，鬩了跟，連月光也不敢看了。

然而將軍即使閉了眼也躲避不掉那個可怕的幻影。他看見那個騎兵跟着那美麗的少女，從她家的矮棗木柵門裏進去，少女是驚惶得失措了似地在院子裏東躲西跑，把院子裏的錦葵花，剪秋羅都撞得零落了滿地。但因為騎兵拿着刀恐嚇着，所以少女終於被抱在騎兵底堅強的手臂裏了。騎兵怎樣地吻着那個少女，她怎樣徒然地抗拒着，怎樣被騎兵抱到一株大栗樹底下去，怎樣被騎兵寬下了衣裳，怎樣被破壞了貞操……這些，將軍都驚心動魄地看見了。將軍看了那少女底哭泣着的慘白的臉，不禁咬牙切齒地痛恨着那個騎兵，嘴裏幾乎要向衛隊發出命令：「把這廝綁去砍了。」而正在這時光，將軍又恍惚覺得所看見的那個施行強暴的人並不是他底部下，是的，決不是那個猶笑着的

騎兵了。那麼，這樣殘暴地對於一個無抵抗的美麗少女正在肆意侮辱着的人究竟是誰呢？將軍通身感覺到一陣熱氣，完全自己忘卻了自己。原來將軍驟然覺到侮辱那少女的人竟絕對不是別個人了，是的，決不是別人了……而是將軍自己。自己底手正在撫摩着那少女底肌膚，自己底嘴唇正壓在少女底臉上，而自己所突然感到的熱氣也就是從這個少女底裸着的肉體上傳過來的……

將軍如像被斃了似的竭力的呼出了一口氣，雖然是坐在充滿了秋夜的涼氣的房間裏，也身上感覺到炙心的蒸熱。將軍手扶着沉重的頭部，站起身來，不知那一個茅舍裏，警醒的鷄已經在首先啼了。

將軍在早餐的時光，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吩咐衛兵立刻去把示衆着的樹枝上掛着的首級取下來掩埋了。

早餐終了，一個隊長來問：

「請將軍的示，今天出軍去打番兵麼？」

看了這樣粗蠢而簡單的漢族武士，將軍不禁忿恨起來，楞着眼痛罵了：

「好蠢的東西！你曉得番兵有多少，你打得過嗎？我們是奉命來抵抗番兵的，他們要是打過來，我們就得竭力抵抗一陣。他們不過來，我們就守着在這裏，這就盡了守衛邊疆的分兒。你難道還想替皇帝打出天下去嗎？你帶了多少兵馬來？還是你一個兒敵得過千軍萬馬？」

隊長不敢回話，祇一疊連聲地應諾着：

「是，是，是。」

「去把本隊的騎兵點了名，原來的戍兵也點了名，鎮上的武士也點了名。不准走開。在鎮西三里路外面放幾個步哨，小山上去派了一個瞭望，看見番兵來就吹號角，立刻在本街上集隊出發。懂了沒有？」

隊長奉着命出去了。將軍也就武裝着踱了出來。隊長是到各營舍，各兵棚裏去傳達。

將軍底嚴酷的命，而將軍是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在將軍走出營舍底大門的時候，確實自己也還沒有知道。但當他走到了那矮矮的棗木柵門邊的時候，他也不能不承認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將軍在柵門外徘徊着，窺望着被照在朝陽底下的小園，錦葵花，剪秋羅，鳳仙，牽牛，各種的花都開得很爛漫，菩提樹和栗樹，都在曉風中扇動着秋天的涼意，這些景色使將軍迴想起昨夜的幻境，將軍苦痛地嘆息了。

將軍第七次從小溪邊折回到柵門外的時候，看見那個美麗的少女已經在園裏提着水壺灌花了。她披散着頭髮，衣裳沒有全扣上，斜敞着衣襟，露出了一角肩膀，顯然是剛纔起身的樣子。將軍便立在柵門外看着了。

將軍穿着的犀革上的金飾，給朝陽照耀着，恰巧反射了一道刺目的光線，在那美麗的少女底眼前晃動着。吃驚着的她便擡頭看見將軍了：

「早呀，將軍！」

說着，她提了水壺走過來給將軍開了柵門。

「你早……」

將軍對她笑着，好像有話要說下去似的，但隔了許久還沒有說出來。她暫時有點窘了：

「哥還沒有起身哩……將軍要叫他麼？」

現在是輪到將軍有點窘了，將軍搖着手：

「不，並不，雖則他是應該起來去點名了，但我並不是來叫他的。我，我麼？我是隨便走着，恰巧走過了這裏的，我並不是特地到這裏來的……」

也不知是因為將軍把這些話說得太急遽呢，還是因為將軍底燃燒着熱情的眼睛又在起着魅惑人的作用？這少女注視着將軍微笑了。

「將軍全身披掛着，我只當是來叫哥哥去打仗的，倒真有點吃驚哩。現在，既然沒有什麼事情，何不進舍下去坐坐呢？」

聽着這樣的話，將軍疑心着這一定不是一個劍南的女子底聲音，那有這樣嬌軟的

呢？將軍像失了神似的只管凝看着她。

「真的嗎？到府上去坐坐不妨事嗎……哦，記起來了……我應該告訴你嗎……讓

我想一想……」

「什麼事呢？」

「哦，我該得告訴你的，就是那個頭，記得嗎？已經掩埋掉了。這是我今天吩咐他們做的……」

「就爲了這件事嗎……這也不一定，要告訴我的，掩埋了不就完事了嗎……」

「是的……但是，我要問你，如果有人來纏擾，你便怎麼樣呢？」

「是說將軍底部下嗎？」

「譬如也是我底部下呢？」

「將軍一定也會殺了他的。」

「不是我底部下呢？」

「我哥哥會得把他殺了的。」

將軍心中一懷，但仍舊微笑着問：

「但如果是……不是別人呢？」

將軍終於說着這樣的話，兩條英雄的臂膊執着她底肩膀。凝看着她，等候着回答。而這時，那少女卻意外地窘急了。她靜默地看着將軍。她好像能夠感覺到將軍底跳躍着的心。她好像懂得將軍是怎樣地抑制不住了他底熱情而說出這樣的話來。一切的將軍底心事，她好像都已經從將軍底特異的眼色中讀出來了。她鎮靜地說：

「按照將軍自己底軍法，可以有例外麼？」

將軍心中又感了一驚，何以這樣的天真的少女，嘴裏會說出這樣凶猛的話來呢？這究竟是不是這個少女心中所要說的話呢？還是別個人——對於將軍處於嘲諷的地位的人，譬如像那個被砍了首級的騎兵——借了這少女底嘴說出來的？「按照將軍自己底軍法，可以有例外麼？」將軍反覆着這句問話。將軍好像感覺到這是一重可怕的預兆。

但迷惘於愛戀的將軍是什麼都管不到了。他對這少女注視了好久，用了嘆喟的口吻說：

「按照我自己底軍法，你可是這樣問我嗎？是的，這是不應該有什麼例外的。只是：……受了自己底刑罰的花驚定，即使砍去了首級，也一定還要來纏擾着姑娘，這倒是可以預言的事了。你看怎樣呢？」……

「如果真是這樣，倒容易辦了。」

那少女看着將軍，脫口而出地說了這樣的話。將軍覺得不甯靜起來。難道真的要我砍了頭纔能夠成就了這個戀愛嗎？早知要有現在的困難，昨天那個騎兵底頭一定不會被砍下來的。而現在是委實兩難了。但是，這個談鋒銳利的少女，現在的心裏究竟怎樣想着呢？她能夠接受我底戀愛嗎？砍頭的話，是真的呢，還是說着玩的？是的，不管她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如果要讓我的初戀成功，似乎非對於昨天的騎兵底頭有一個交代不可了。

將軍正在這樣面有難色地沉思着，站立在身前的少女卻失笑起來了：

「將軍在想些什麼呢？不是真的在想先把頭砍下來嗎？其實也不一定需要將軍把

頭砍下來纔有辦法，如果將軍在軍法上可以講得過去，像將軍這樣的人，想起來哥哥也不會得再替我另外揀選的……」

少女說着，終於不免有些羞澀了，提起了水壺假做灌花的樣子，把臉轉到別個方向去。而將軍呢？聽了這樣的話，滿意地笑了。

將軍剛在跨前一步走進棗木的柵門去，事情卻有這樣的巧，遠處一陣喧鬧的人聲使將軍收回了已經跨出的右腳。將軍回頭一望，看見一簇人正在紛嚷着湧過來。漸漸地看清楚了，在最前的是一個隊長，跟着的都是將軍部下的騎兵。將軍心中一動，恐怕是兵變了吧？便一手扶着腰間的刀把，慌忙地迎上前去。

「亂紛紛的嚷着些什麼？」

當走近的時候，將軍先喝問着。

那個隊長伸開了兩臂，阻攔着後面擁擠着向前的人。也沒有對將軍行一個軍禮，也完全缺少了平時的恭順的態度，直率地說：

「並不是爲了別的事情。就祇爲了剛纔奉了將軍底命令去傳諭伙伴們，點了名，不准走開，外面放了步哨，山上派了一個瞭望。但是伙伴們都不樂意，他們都說是跟了將軍來征討吐蕃的，現在放着我們這樣的精兵，還有這裏鎮上的武士們也很了得，爲什麼將軍不肯傳令出兵去打一個勝仗呢？況且，伙伴們都說將軍昨天答應他們打到吐蕃的京城裏，可以大大的快樂一下，所以他們對這裏是守着將軍底紀律，秋毫無犯。現在既然將軍說不去征伐吐蕃，那麼不是叫伙伴們都陰乾在這裏喝大雪山上吹來的西風嗎？就是爲了這點點小事，小人實在壓制不下伙伴們，所以帶了他們四處尋找將軍請示的……」

將軍是不等他說完，已經衝上了怒氣了。將軍從來沒有受着過自己部下這樣的侮辱。所以，起先倒暫時地有些手足無措，默想着怎樣對付的辦法。但隨後卻又因爲過度地發怒了，容色很嚴厲地喝着：

「我說不去征伐吐蕃便怎麼樣呢？」

在將軍底意思，以爲自己這樣威嚴地一喝，把奕奕有神的眼睛凝看着每一個騎兵，照着平常的經驗，一定可以把他們壓制下去的。但是，出於將軍意外的，將軍底部下這一回卻真的不奉命了。將軍底話說完了之後，短時的寂靜了一下，他們便轟響着一個洪大的聲音：

『搶這個鎮上！』

將軍正在看了這些無紀律的漢族騎兵底貪鄙，下賤的臉而感覺到一陣切心的悲哀的時候，忽然耳朵邊聽得了一聲鋼鐵般的冷笑。將軍一回頭，就看見了一個威嚴的武士：右手握着長矛，左手卻持着一個號角，直立在將軍底背後，帶着挑戰性的，輕蔑的臉色，看着將軍底部下。這個武士即是將軍所戀愛着的少女底哥哥。

將軍又感受到一陣羞恥。漢族的武士中原來也有着這樣的人，而何以自己底部下卻偏生這樣地卑微呢？這不是自己應該負責的嗎？自己不能負這個責任，而要想脫逃到祖國去，這不是羞恥的事嗎？況且，當時這樣英雄氣的武士面前，暴露了自己部下底弱點，

不又是羞恥的嗎？

但這樣困難的境况，卻不用將軍費心來解決了。正在這時候，隨着秋風吹揚過來是的一聲聲的報警的號角。將軍和他底部下都立刻側着耳朵聽了一下。將軍拔出了腰間的刀，揮動着，露着輕視的笑容道：

「去罷，你們快樂的時光到了。」

街上一陣大紛亂，馬蹄踏起了漫天的灰塵，將軍部下的騎兵，和鎮上人民所組織的武士隊全都搶先衝出去了。婦人們都去躲在家裏。冷靜的街上，祇躑躅着幾個留守着的邊戍兵。

將軍控着大宛馬，追風似的奔馳着。馬背上的將軍卻又在沉思了。現在是到了行爲的分水嶺了。究竟還是反叛了大唐歸還到祖國去呢，還是爲了戀愛的緣故，真的去打祖國底鄉人呢？這是不能不立刻決定的。

將軍雖想餘裕地打定了最後的主意，但時間卻不允許他了。衝在前頭的騎兵隊已經與迎面而來的吐蕃和黨項羌混合的兵隊在一個小山崗底下的平原上接觸了。吐蕃兵有着百發百中的箭作爲唯一的利器，將軍聽得空中嗤響着，便一手舉起他底銅盾來抵擋，一手便舉動着他底大刀吶喊着撲奔過去。將軍激動了他底好戰的習性，剛纔心中紛亂着的思想全都暫時丟開了。在這時候，將軍所意識着的，就祇是怎樣去避免敵人的殺戮，和怎樣去殺戮敵人。將軍已完全忘記了種族的觀念，凡是趕上前來要想殺害他的，都是敵人。爲了防禦自己，便都得殺死他。

在步兵與騎兵混亂着的戰爭中，將軍興奮着。忽然，就在將軍底身旁，一個武士倒下馬來了。將軍在匆忙之中，分一點閒暇去看了一眼。那個武士底前胸很深地被射中了一箭，所以倒下了馬。而這個武士，當將軍底眼睛轉向着他底痛楚的臉的時候，將軍不禁心中吃了一驚，也就是將軍所戀着的少女底哥哥，那個鎮上有名的英勇的武士。將軍底馬向斜裏跑去了，那武士底重創了的身上，隨即給別的馬匹亂踏着了。

將軍兜上了心事，不想戀戰了，將軍儘讓他底駿馬駝着他向山崗上奔去。將軍想起了那個少女，現在哥哥死了，她不是孤獨了嗎？誰要來保護她呢？她不是除了哥哥之外，家中並沒有別的人了嗎？將軍這樣想着，便好像已經看見了這個孤苦無依的少女，在他底懷抱之中受着保護。將軍心中倒對於這個武士底戰死，引爲幸運了。這時的花驚定將軍完全是自私的，他忘記了從前的武勇的名譽，忘記了自己底紀律，甚至忘記了現在是在戰爭。

將軍正在滿心得意地想回轉馬頭，歸向村中去，但沒有覺得背後有一個認得他的吐蕃將領正在追蹤着他。將軍底馬剛纔回頭，將軍底眼睛剛纔一瞥地看見背後有人，而那凶惡的吐蕃將領底大刀已經從馬上猛力地砍上了將軍底項頸了。

於是，稱爲成都猛將的花驚定將軍底頭便這樣地被抓在一個吐蕃將領底手中了。但，將軍倒下馬來沒有呢？沒有！將軍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底頭已經給敵人砍去了。一瞥眼看見了正在將利刀劈過來的吐蕃將領，將軍頓時也動了殺機。將軍也把大刀從馬

上擡過去，而吐蕃將領的頭也落在地上了。

所以，事情是正像在傳奇小說中所佈置的那樣巧，說是將軍殺吐蕃底將領和吐蕃將領之殺將軍是在同時的，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其間，所不同者，是那個吐蕃將領抓着將軍底頭立刻就倒下馬來了，而將軍卻雖然失去了頭，還不就死掉。將軍底意志這樣地堅強，將軍正在想回到村裏去，何曾想到要被砍掉了頭呢？所以將軍殺掉了那個吐蕃將領之後，從地上摸着了勝利的首級，仍舊夾着他底神駿的大宛馬，向鎮上跑去。

劇烈的戰爭已持續了兩個多時辰，卻還沒有什麼勝敗。鎮上的人都還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沒有了頭的花將軍由着他底馬背着他沿了溪岸走去，因為是在森密的樹林間，躑躅着在溪的彼方的街上的邊戍兵也沒有看見他。將軍覺得不知怎的忽然悶熱起來，爲什麼眼前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呢？從前也曾打過仗，卻沒有這樣的經驗呀。將軍覺得滿身都是血了，這樣，怎麼可以去見那個美麗而又溫雅的少女呢？如此想着，將軍就以爲有找一處淺岸去在溪水裏洗濯一下的必要了。

將軍在一個灘岸邊下了馬，走近到溪水邊。將軍奇怪着，水何以這樣渾濁呢，一點也照不見自己底影子？而這時候，在對岸的水階上洗滌着碗碟的，卻正是將軍所系念着的少女。她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個手裏提着人頭的沒有頭的武士植立在對岸，起先倒嚇了一跳。但她依舊看着，停止了洗滌。她看將軍蹲下身來摸索着溪水，像要洗手的樣子。她不覺失笑了：

「喂！打了敗仗了嗎？頭也給人家砍掉了，還要洗什麼呢？還不快快的死了，想幹什麼呢？無頭鬼還想做人麼？」

將軍底心，分明聽得出這是誰的口音。一時間，將軍想起了關於頭的讖語，對照着她的現在的這樣漠然的調侃態度，將軍突然感到一陣空虛了。將軍底手向空間抓着，隨即就倒了下來。

這時候，將軍手裏的吐蕃人底頭露出了笑容。

同時，在遠處，倒在地下的吐蕃人手裏提着的將軍底頭，卻流着眼淚了。

石
秀

卻說石秀這一晚在楊雄家裏歇宿了，兀自的翻來復去睡不着。隔着青花布帳眼睜睜的望着牀面前小桌子上的一盞燃着獨股燈芯的矮燈檠，微小的火燄在距離不到五尺的靠房門的板壁上直是亂晃。石秀的心情，也正如這個微小的火燄一般的在搖搖不定了。其實與其說石秀的心情是和這樣的一個新朋友家裏的燈檠上的火燄一樣地晃動，倒不如說牠是被這樣的火燄所誘惑着，率領着的，更爲愜當。因爲上牀之後的石秀起先是感覺到了一陣白晝的動武，交際，談話，所構合成的疲倦，如果那時就閉上眼納頭管自己睡覺，他是無疑地立即會得呼呼的睡個大穩的。巨耐石秀是個從來就沒有在陌生人家歇過夜的人，況且自己在小客店裏每夜躺的是土坑，硬而且冷，那有楊雄家這樣的軟綿綿的鋪陳，所以石秀在這轉換環境的第一夜，就覺得一時不容易入睡了。

躺在牀上留心看着這個好像很神秘的晃動着的火燄，石秀心裏便不禁給勾引起一大片不盡的思潮了。當時的石秀，一點不誇張地說，雖則沒有睡熟，也昏昏然的好像自己是已經入了夢境一般了。他回想起每天挑了柴擔在蘄州城裏做買賣的生涯，更回想起七年前隨同了叔父路遠迢迢的從金陵建康府家鄉來此販買牛羊牲口的情形，叔父怎樣死在客店裏，自己又怎樣的給牛販子串同了小潑皮做下了圈套，哄騙得自己折蝕完了本錢，回去不得。自己想想自己的生世，真是困厄險巇之至。便是今天的事情，當初是只爲了路見不平，按捺不下一股義俠之氣。遂爾幫袒了楊節級，把張保這厮教訓了一頓拳脚，卻不想和楊節級結成了異姓兄弟，從此住到他家裏來；更不想中間又認識了梁山泊裏天下聞名的人物，算算這一日裏的遭際，又簡直有些疑真疑幻起來。

猛可地，石秀又想起了神行太保遞給他的十兩紋銀。伸手向橫在腳邊的錢袋裏一摸，兀不是冷冰冰的一錠雪白花銀嗎？借着隔了一重青花布帳的微弱的燈光，石秀把玩着這個寒光逼眼，寶氣射人的銀錠，不覺得心中一動，我石秀手頭竟有三五年沒拿到這

樣沉重的整塊銀子了。當那神行太保遞給我銀錠的時候，一氣的誇說着梁山泊裏怎樣的人才衆多，怎樣的講義氣，怎樣的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自己想想正在無路投奔的當兒，正可託他們去說項說項，投奔入夥，要不是楊節級哥哥撞入店中來，這時候恐怕早已和他們一路兒向梁山泊去了，這樣想着的石秀，頗有些後悔和楊雄結識這回事了。想想現在雖則住在楊雄家裏，聽潘公的口氣，很想要我幫他開設一片肉舖子，這雖然比在蘄州城中挑柴擔要強的多，可終究也不是大丈夫出頭之所。於是，這個年青的武士石秀不由的幻想着那些在梁山水泊裏等待着他的一切名譽，富有，和英雄的事業。「哎！今番是錯走了道兒了也。」石秀瞪視着帳頂，輕聲地對自己說着這樣後悔的話。

可是，正如他的脾氣的急躁一樣，他的思想真也變換得忒快。好似學習了某種新的學問似的，石秀忽然又悟到了一個主意：啐那戴宗楊林這兩個東西，簡直的說得天花亂墜，想騙我石秀入夥，幫同他們去幹打家劫舍的不義的勾當。須知我石秀雖則貧賤，也有着清清白白的祖宗家世，難道一時竟然不住這一點點的苦楚，自願上山入夥，給祖宗丟

臉不成。他們所說朝廷招安等話，全是胡說，誰個不知道現今各處各城張掛着榜文圖像，捉拿那個山東及時雨宋江，難道朝廷還會得招安他們給他們官兒做麼？石秀怎地一時糊塗，險些兒鑽進了圈套，將來犯了殺頭開腔之苦還沒什麼打緊，倒是還蒙了一個強盜的名聲，可不是什麼香的。哎！哎！看來我石秀大概是窮昏了，免不得要見財起意，這可是真丟臉了。罷了，別希罕這個撈什子了。倒還不如先開起肉舖子來，積蓄幾個盤纏，回家鄉去謀個出頭的日子罷。這樣想着的石秀，隨手禿的一聲，將那個銀錠拋在床角邊去了。

思緒暫時沉靜了下去之後，漸漸地又集中到楊雄身上。這時，在坦白的、純粹的石秀的心上，追摹着他得到了楊雄的印象了。那個黃面孔，細長眉毛，兩隻胳膊上刺滿了青龍花紋的楊雄的形貌，是他在沒有和楊雄相識的前就早已認熟了，他這時所追想的，是日間的楊雄的談吐和對待他的儀態，「到底是一個爽直慷慨的英雄啊！」思索了一番之後，用着英雄惜英雄的情意，石秀得到了這樣的結案。但是，忽地又靈光一閃，年青的石秀眼前又浮上一個靚艷的人形來，這是楊雄的妻小潘巧雲了。不知怎地，石秀腦筋裏

分明記得剛纔被楊雄叫出堂前來見禮的時候的她的一副嫵嫵婷婷的姿態，一襲回文卍字縷空細花的杏黃漢網袷衫，輕輕地束着一副繡花如意翠綠抹地絲縷，斜領不掩，香肩微露，隱隱的窺得見當胸一片乳白的肌膚，映照著對面楊雄穿着的一件又寬又大的玄色直裰，越發嬌滴滴地顯出紅白。先前，當她未曾打起布簾兒出來的時候，石秀就聽見了一聲永遠也忘不了牠的嬌脆的『大哥，你有甚叔叔？』石秀正在詫異這聲音恁地輕，又恁地婉轉，她卻已經點動着花簇簇的鞋兒走了出來。直害得石秀慌了手脚，迎上前去，正眼兒不敢瞧一下，行禮不迭。卻又吃她伸出五指尖尖的左手來對他眼前一擺，如像一匹獻媚的百靈鳥似的說着：『奴家年輕，那敢受此大禮。』石秀分明記得，那個時候，真是窘亂得不知如何是好，自己是從來沒有和這樣的美婦人覲面交話過，要不是楊雄接下話去，救了急，真個不知要顯出怎樣的村蠢相來呢。想着這樣的情形，雖然是在幽闌的帳子裏，石秀也自覺得臉上一陣的臊熱起來，心頭也不知怎的像有小鹿兒在內亂撞了。想想自己年紀又輕，又練就得一副好身手，臉蛋兒又生得不算不俊俏，却是這樣披風帶雪

的流落在這個舉目無親的薊州城裏幹那低微的買柴勾當，生活上的苦難已是今日不保明日，那裏還能夠容許他有如戀愛之類的妄想；而楊雄呢，雖說他是個仗爽的英雄，可是也未必有什麼了不得的處所，卻是在這個薊州城裏，便要算到數一數二的人物，而且尤其要叫人短氣的，卻是他這樣的一尊黃皮胖大漢，卻攬着恁地一個國色天香的賽西施在家裏，正是天下最不平的事情。那石秀愈想愈悶，不覺的莽莽蒼蒼地嘆了一口浩氣。

這時，石秀眼前忽覺倏的一暗，不禁吃了一嚇，手扶着頭，疑心自己想偏了心，故而昏暈了。但自己委實好端端地沒有病，意識仍然很清楚，回頭向帳外一望，不期嘆赫一笑，原來燈盞裏的燈芯短了，光燄遂往下一沉。石秀便撩起帳子，探身出來剔着燈芯。忽聽得房門外悉悉率率的起着一陣輕微的聲音，好像有人在外面行動。石秀不覺停住了剔燈芯的那隻手，扶在牀邊的小桌子上，側耳傾聽，卻再也聽不出什麼來。石秀心下思忖，想是楊雄他們夫婦還未睡覺，正在外面拿什麼東西進房去呢。當下那年少熱情的石秀，正如一

個擅長着透視術的魔法師，穿過了門閉着的房門，看出了外面乘着鳳脛燈檠的穿着晚粧的潘巧雲，正在跛着紫絹的拖鞋翻身閃進裏面去，而且連她當跨過門的時候，因為拖鞋卸落在地上，回身將那隻沒有穿襪子的光緞的脚去勾取拖鞋的那個特殊的嬌艷的動作，也給他看見了。是的，這樣素潔的輪廓很圓渾的，肥而不胖的向後伸着的美脚，這樣的一種身子向着前方，左手乘着燈檠，右手平伸着，以保重她底體重的平衡的教人代為擔憂的特殊姿勢，正是最近在挑着柴擔打一條小巷裏經過的時候，一個美麗的小家女子所曾使石秀吃驚過的。但是，現在，石秀却彷彿這樣的姿態和美脚是第一度纔看見，而且是屬於義兄楊雄的妻子，那個美麗的潘巧雲的。

對於石秀，這顯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蹟。但石秀卻並不就對於這樣的奇蹟之顯現有一些闡明的欲求。非特如此，石秀甚至已完全忘記了當他看見那個美艷的婦人的短促的一時間，她究竟是否跣露着脚。這是，因為在他目前的記憶中，不知怎地，却再也不想不起她底鞋襪是怎樣的形式來。非特如此，使年青的石秀陷於重壓的苦悶之中的，是他

底記憶，已經更進一步，連得當時所見的那個美艷的婦人底衣帶裙褲的顏色和式樣都遺失了。他所追想得到的潘巧雲，祇是一個使他眼睛覺着刺痛的活的美體底本身，是這樣地充滿着熱力和慾望的一個可親的精靈，是明知其含着劇毒而又自甘於被牠底色澤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盞鴆酒。非特如此，時間與空間底隔絕對於這時候的石秀，又已不起什麼作用，所以在板壁上晃動着的龐大的黑影是楊雄底玄布直裰，而在這黑影前面閃着光亮的，便是從虛幻的記憶中召來的美婦人潘巧雲了。

也沒有把燈芯剔亮，石秀底戰抖的手旋即退縮入帳中，帳門便掩下了。石秀靠在牀上，一瞑目，深自痛悔起來。爲什麼有了這樣的對於楊雄是十分不義的思想呢？自己是絕不會和一個婦人有過關涉，也絕不會有過這樣的企求；——是的，從來也沒有意識地生過這種戀望。然則何以會得在第一天結義的哥哥家裏，初見了嫂子一面，就生着這樣不經的妄念呢？這又豈不是很可卑的嗎？對於自己的譴責，就是要先鞠問這是不是很可卑的呢？

覺醒了之後又自悔自艾着的石秀，這樣地一層一層的思索着。終於在這樣的自己檢討之下發生了疑問。看見了一個美婦人而生了癡戀，這是不是可卑的呢？當然不算得什麼可卑的。但看見了義兄底美婦人而生了癡戀，這卻是可卑的事了。這是因為這個婦人是已經屬於了義兄的，而凡是義兄底東西，做義弟的是不能有據爲己有的希望的。這樣說來，當初索性沒有和楊雄結義，則如果偶然見着了這樣的美婦人，倒不妨設法結一重因緣的。於是石秀又後悔着早該跟戴宗楊林兩人上梁山去的。但是，一上梁山恐怕又未必會看見這樣美艷的婦人了。從這方面說來，事情倒好像也是安排就了的。這裏，是一點也不容許石秀有措手之餘裕的。然則，現在既知道了這是楊雄所有的美婦人之後，不存什麼別的奢望，而徒然像回憶一彎彩虹似的生着些放誕的妄想，或者也是可以被允許的吧，或者未必便是什麼大不了的可卑的事件吧。

這樣地寬慰着自己的石秀，終於把新生的苦悶的糾紛暫時解決了。但是，在這樣的解決之中，他覺到犧牲得太大了。允許自己儘量的耽於對潘巧雲的妄想，而禁抑着這個

熱情底奔洩，石秀自己也未嘗不覺到，這是一重危險。但爲了自己底小心，守禮，和謹飭，便不得不用最強的自制力執行了這樣的決斷。

二

次日，石秀一覺醒來，聽聽窗外已是鳥聲瑣碎，日影扶蘇，雖然還不免有些疲倦，只因爲是在別人家裏，客客氣氣的不好放肆，便趕緊起身，穿着停當，把房門開了。外面早已有個丫鬢伺候着，見石秀起來，她就走進房來，把桌上的燈檠收過。石秀覺得沒有話說，只眼看着那個丫鬢的行動。那丫鬢起先是嘿嘿地低着頭進房來，待到一手掌着燈檠，不覺自願自的微笑着，石秀看在眼裏，心中納罕。便問：

「喂，敢是有什麼好笑的事看見了麼？」

那丫鬢擡起頭來對石秀瞅了一眼，當下石秀不覺又吃一驚。心想楊節級哥哥倒有這們福氣，有了個豔妻不算，還養着這樣一個美婢。你看她微紅的俏臉兒，左脣邊安着不

大不小，不濃不淡的一點美人痣，鬢髮蓬鬆，而不覺得亂，眼睛直瞅着你，好像要從她底柔薄的嘴唇裏說出什麼密戀的或狠毒的話來似的，又何嘗有一絲一毫地方像一個嫵娘呢。眩惑着的石秀正在這樣沉思着，忽然看見她說：

『爺好像昨晚晚上害怕了，沒有熄得火睡。』

神志不屬的石秀隨嘴回答道：

『唔，沒有害怕，睡覺得早，忘掉了吹火。』

直到那嫵娘拿了燈檠走出去了好一會兒，石秀還呆呆的站在衣桁邊。剛纔不是形容過這時的石秀是神志不屬似的嗎？石秀究竟怎樣想着呢，難道看見了這樣美豔的嫵娘，石秀又抑制不住自己底熱情之挑誘了嗎？還是因為這個嫵娘而又被喚起了昨夜的態度是已經過了一番鄭重的考慮而決定了，則當然對於潘巧雲底嫵娘同樣的不便有什麼妄念，因為這也對於楊雄是很不義的事。然則，倘若要問，這時候的石秀受了怎樣的感

想而神志不屬着的呢？這個，是可以很簡單地闡明了的：原來石秀底感情，在與這個美豔的姬嬭照面的一刹那頃，是與其說是迷眩，不如說是恐怖，更爲愜當些。雖然，明知潘巧雲是潘巧雲，而姬嬭是姬嬭，顯然地她們兩個人，在容貌和身分兩方面，都有着判別，但石秀卻恍惚覺得這個姬嬭就是潘巧雲自己了。潘巧雲就是這個姬嬭，這個姬嬭就是潘巧雲；而不管她是姬嬭，潘巧雲，又同時地在石秀底異常的視覺中被決斷爲劇毒和恐怖底原素了。通常說着「最毒婦人心」這等成語的，大都是曾經受到過婦人底災禍的衰朽的男子，而石秀是從來連得與婦人的交際都不曾有過，決沒有把婦人認爲惡毒的可能。然則說是因爲石秀看出來的潘巧雲和姬嬭底容貌，都是很好刁，很凶惡的緣故麼？這也不是。石秀所看見的潘巧雲和那姬嬭，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一樣，是在薊州城裏不容易找得到的兩個年齡相差十一歲的美女子。這樣講起來，說石秀所感到的感情是恐怖的話，是應當怎樣解釋的呢？這仍是仍舊應當從石秀所看見的她們倆的美豔中去求解答的。原來石秀好像在一剎那間覺得所有的美豔都就是恐怖雪亮的鋼刀，寒光射眼，是美豔的，

殺一個人，血花四濺，是美豔的，但同時也就得被稱爲恐怖；在黑夜中焚燒着宮室或大樹林的火燄，是美豔的，但同時也就是恐怖，醜酒泛着嫣紅的顏色，飲了之後，醉眼醜然，使人歌舞彈唱，何嘗不是很美豔的，但其結果也得說是一個恐怖。懷着這樣的概念，石秀所以先迷眩於潘巧雲和那姪娘，而同時又呆呆地預感着未見的恐怖，而頗覺得有「住在這樣的門戶裏，恐怕不是什麼福氣罷」的感想。

獸氣地立在衣桁邊的石秀，剛想移步，忽聽得外面楊雄底聲音：

「大嫂，石秀叔叔快要起來，你也得替他安排好一套衣服巾幘，讓他好換。停會兒再着人到街上石叔叔住過的客店裏，把石叔叔的行李包裏拿了來。千萬不要忘了。」

接着院子裏一陣脚步響，石秀曉得是楊雄出去到官府裏畫卯去了。稍停了一會，石秀一個人在房裏直覺得悶的慌，心想如果天天這樣的住在楊雄家裏沒事做，楊雄又每天要去承應官府，不悶死，也得要悶死，這卻應當想個計較纔是，這樣思索着，不覺的踱了出來。剛走到院子裏，恰巧楊雄底妻子潘巧雲，身後跟着那姪娘，捧着一堆衣服，打上房裏

出來。那婦人眼快，一看見石秀，便陪着笑臉迎上來：

『叔叔起來得恁地早，昨夜安歇得晏了，何不多睡一？剛纔大哥吩咐了替叔叔安排衣服，正要拿來給叔叔更換哩。』

石秀擡頭一看，只見她又換了一身衣服。是一襲滿地竹枝紋的水紅夾衫，束着一副亮藍絲織，腰邊佩着一雙古玉，走路時叮叮噹噹的直響，好像閃動着萬個琅玕。鬢腳邊斜插着一枝珠鳳。衣服好像比昨天的緊小一些，所以胸前浮起着的曲線似乎格外勾畫得清楚了。當着這樣的巧笑倩兮的豔色，雖說胸中早已有定見，石秀也不禁臉上微紅，一時有些不知怎樣回答纔是的失措了。

而潘巧雲是早已看出了石秀是怎樣地窘困着了。不等他想出回答的話，便半迴身地對着那姬嬈說：

『迎兒，你自去把這些衣裳放在石爺房裏。』

石秀正待謙讓，迎兒早已捧着衣裳走向他房裏去了，只剩了石秀和潘巧雲兩個對

立在屋簷下。石秀左思右想，委實想不出什麼話來應付潘巧雲，只指望潘巧雲快些進去，讓自己好脫身出去。無奈這美婦人卻好像識得他底心理似的，偏不肯放鬆他。好婦人，看着這樣吃嫩的石秀，越發賣弄起風騷來。石秀眼看她把眉頭一軒，秋波一轉，櫻脣裏又迸出夏玉的聲音：

「叔叔好像怪氣悶的，可不是其實叔叔住在這裏，也就和住在自己家裏一樣，休要客氣。倘氣悶時，不妨到後園裏去，那邊小屋裏放着傢伙，可以隨便練練把式。倘有什麼使喚，就叫迎兒，大哥每天價出外時多，在家時少，還要仰仗叔叔幫幫門戶，叔叔千萬不要把我們當作外人看待，拘束起來，倒叫我們大哥得知了，說我們服侍的不至誠。」

石秀看着這露出了兩排貝玉般的牙齒倩笑着，旋又將手中的香羅帕抵着嘴脣的潘巧雲，如中了酒似地昏眩着答道：

「嫂嫂說那裏話來，俺石秀多承節級哥哥好意，收容在這裏居住，那裏還會氣悶。俺石秀是個粗狂的人，不懂禮教，倘有什麼不到之處，還得嫂嫂照拂。倘有用到俺的地方，也

請嫂嫂差遣……」

石秀話未說完，早見潘巧雲伸出了右手的纖纖食指，指着石秀，快要接觸着石秀底面頰，眼兒也斜着，朗朗地笑着，說道：

「卻又來了叔叔嘴說不會客氣，却偏是恁地客氣。以後休要這樣，叫奴家擔受不起……」

被她這樣說着，石秀益發窘急，一時却答不上話。這時，迎兒已走了回來，站在潘巧雲身旁。趁着潘巧雲詢問迎兒怎樣將衣服放在石爺房裏的間隙，石秀纔得有一定精神，把迎兒的儀態整頓一下的餘裕。對於這樣殷勤的女主人，石秀底私心是甚為滿意了。石秀所得到的印像，潘巧雲簡直不僅是一個很美豔的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善於交際，很灑落，細密地說起來，又是對於自己很有好感的女人了。對於女人，石秀雖然並不會有過交際的經驗，但自知是決不至於禁受不住女人底談笑而感覺到窘難的。所以，對於當前的潘巧雲，繼續地顯現了稚氣的困惱者，這是爲了什麼呢？在石秀自己又何嘗不明白，是爲

了一種祕密的羞慚。這種羞慚，就是對於昨天晚上所會費了許多抑制力而想定了的決斷而發生的。自從與潘巧雲很接近地對立在屋簷下，爲時雖然不過幾分鐘，而石秀却好像經過了幾小時似的，繼續地感覺到自己底卑賤。但愈是感得自己卑賤，卻愈清晰地接受了潘巧雲底明艷和爽朗。是的，這在石秀自己，當時也不可思議地詭異着潘巧雲底聲音容貌何以竟會得這樣清晰地深印在官感中。還是他底官感已變成爲異常的敏銳了呢？還是潘巧雲底聲音容貌已經像一個妖婦所有的那樣遠過於真實了？這是誰也不能解釋的。

這種不由自主的喜悅克服了石秀，雖然感到自己之卑賤，雖然又因此感到些羞慚，但在這時候，却並不急於想離開潘巧雲了。並且，甚至已經可以說是，下意識地，懷着一種希望和她再多廝近一會兒的慾念了。石秀假意欸了一聲，調了個噪子，向堂屋裏看望了一眼。

「叔叔裏面去坐罷，停會兒爺爺起來之後，就要和叔叔商量開設屠宰作坊的事情

哩。」潘巧雲閃了閃身子，微笑地說。

石秀就移步走進堂屋中，潘巧雲和迎兒隨後便跟着進來。彼此略略地謙遜了一會，各自坐定了。迎兒依舊侍立在潘巧雲背後。石秀坐在靠窗的一隻方椅上，心中暗自煩躁。很想和潘巧雲多交談幾句，無奈自己又一則好像無話可說，再則即使有話，也不敢說。明知和潘巧雲說幾句平常的話是不算得什麼的，但却不知怎的，總好像這是很足以使自已引起快感而同時是有罪愆的事。石秀將正在對着院子裏的剪秋羅凝視着的眼光懼怯地移向潘巧雲看去，却剛與她底一晌就凝着他的眼光相接。石秀不覺得心中一震，略俯下頭去，又微微地咳嗽了一聲。

「嫂嫂有事，請便，待我在這裏等候丈人。」

「奴家有什麼事，還不是整天地閒着。街坊上又不好意思去逛，爺爺又是每天價上酒店去，叔叔沒有來的時候，這裏真是怪冷靜的呢。」

這樣說着的潘巧雲，輕婉地立了起來。

「哎，真是糊塗，叔叔還沒有用早點呢。迎兒，你去到巷口替石爺做兩張炊餅來，帶些蒜醬。」

迎兒答應着便走了出去。屋子裏又只剩了潘巧雲和石秀兩個。石秀本待謙辭，巨耐迎兒走得快，早已喚不住了，況且自己肚子裏也真有些餓得慌，便也隨她。這時，潘巧雲笑吟吟地走近來：

「叔叔今年幾歲了？」

「俺今年二十八歲。」

「奴家今年二十六歲，叔叔長奴家兩歲了。不知叔叔來到蘄州城裏幾年了？」

「唔，差不多要七年了。」

「這樣說來，叔叔是二十一歲上出門的。不知叔叔在家鄉可娶了媳婦沒有？」

受了這樣冒昧和大膽的問話底襲擊，石秀不禁耳根上覺得一陣熱。用了一個英爽多情的少年人底羞澀的眼光，停矚着潘巧雲，輕聲地說：

「沒有」

而出乎石秀意料之外的，是在這樣答話之後，這個美艷的婦人却並不接話下去。俯視着的石秀擡起頭來，分明地看出了浮顯在她美艷的臉上的是一痕淫褻的，狎昵的靦笑。從她底眼睛裏透露了石秀所從來未曾接觸過的一種女性的溫存，而在這種溫存底背後，卻又顯然隱伏着一種欲得之而甘心的渴望。同時，在她底容貌上，又盡情地洩露了最明潤，最映麗，最幻想的顏色。而在這一瞬間的美質底呈裸之時，爲所有的美質之焦點者，是石秀所永遠沒有忘記了的她底將舌尖頻頻點着上脣的這種精緻的表情。

這是一個神祕的暴露，一變幻想的彩虹之實現。在第一剎那間，未嘗不使石秀神魂震盪，目定口呆；而繼續着的，對於這個不會被熱情遮蔽了理智的石秀，卻反而是一重沉哀的失望。石秀顫震着，把眼光竭力從她臉上移開，矇矓地注視着院子裏飄颻在秋風中的剪秋羅。

「嫂嫂煩勞你給一盞茶罷，俺口渴呢。」

而這時，蹣跚着厚底的鞋子，闐闐地走下扶梯出來的，是剛纔起身的潘公。

三

是屠宰作坊開張後約莫一個多月的一個瑟爽的午後，坐在小屋的簷下，出神地凝視着牆角邊的有十數頭肥豬蠢動着的豬圈，石秀又開始耽於他底自以為可以得到的些快感的幻想了。

因為每天要趕黎明時候起身，幫着潘公宰豬，應接買賣，砍肥剝瘦，直到傍午纔得休停，這樣的疲勞，使石秀對於潘巧雲的記憶，淺淡了好久，雖然有時間或從鄰舍家聽到些關於她的話。

這一天，因為收市得早了些，況且又聽見了些新鮮的關於潘巧雲的話，獨自個用過了午飯，楊雄又沒有回來，潘公是照例地拖了他底厚底靴子到茶坊酒肆中和他相與着的幾個閒漢廝混去了。石秀只纔悠然地重新整理起忘却了許久的對於潘巧雲的憧憬。

是剛纔來買了半斤五花肉的那個住在巷口的賣餛飩的底妻子，告訴他的，說潘巧雲嫁給楊雄是二婚了，在先她是嫁給的一個本府的王押司，兩年前王押司患病死了，纔改嫁給楊雄的，便是迎兒也是從王押司家裏帶來的。

想着新近聽到的這樣的話，又想起曾經有過一天，偶然地聽得人說潘巧雲是勾欄裏出身的，石秀不覺對於潘巧雲的出身有些懷疑起來了。莫不是真的她家裏開過勾欄，然後嫁給了王押司的嗎？不知節級哥哥知道不知道這底細？如果知道的，想必不會就把她娶來吧。

如果所聽到的話都不是撒謊的，然則……這樣的推料着的石秀，不禁又想起了那來到楊雄家裏的第二天早晨的她底神情了。不僅是這一次，以後，在肉店開張的頭幾天，她也時常很親密地來相幫在肉案子裏面照料一切，每次都有着一種特別的神情使石秀底神經顫震過，而這些異常清晰的印像一時間又浮在眼前了。這無異於將她底完全的儀態展示在石秀面前。幻想着的石秀，開始微喟着：「即使不是勾欄裏出身的，看着這

種舉止，也免不了得要給人家說閒話了」的話。

然則石秀是在輕蔑她？……並非這是因為石秀雖然爲人英武正直，究竟還是個熱情的少年漢子，所以此時的石秀，其心境卻是兩歧的，而這兩歧的心境，都與輕蔑的感情相去極遠。爲楊雄底義弟的石秀，以客觀的立場來看潘巧雲，祇感覺到她未免稍微不莊肅一點。而因為對於她底以前的歷史有了一些似乎確實的智識，便覺得這種不莊肅的所以然，也不是什麼不可恕的了。總之，無論她怎樣，現在總是楊雄底妻子了，就這一點，石秀已經有了足夠的理由應當看重她了。但是，同時，在另一方面，爲一個熱情的石秀自己，却是正因為曉得了潘巧雲曾經是勾欄裏的人物而有所喜悅着。這是在石秀底意識之深淵內，緬想着潘巧雲歷次的對於自己的好感之表示，不禁有着一種認爲很容易做到的自私的奢望。倘若真是勾欄裏的人呢，萬一她這種親眼的表情又是故意的，那麼，在我這方面，祇要以爲對於楊雄哥哥沒有什麼過不去，倒是不能辜負她底好意的，如像她這樣的纖弱和美貌，對於如楊雄哥哥這樣的一個黃胖大漢，照人情講起來，也實在是虧

配不上的。而俺石秀，不娶渾家便罷，要娶渾家，既已看見過世上有這等美貌的女人，卻非娶這等女人不可了。

這樣思索着的石秀，對於潘巧雲的闖秘的情熱，又急突地在他心中蠢動起來了。這一次的情熱，却在第一次看見了潘巧雲而生的情熱更猛烈了。石秀甚至下意識地有了「雖然楊雄是自己底義兄，究竟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關係，便愛上了他底渾家又有甚打緊」的思想。

石秀對於以前的以謹飭，正直，簡單的態度拒絕潘巧雲底賣弄風騷，開始認為是傻氣的而後悔着了。潘巧雲已有好幾天不到作坊裏來了，便是迎兒在點茶遞飯的當兒，平時總有說有笑的，而近來却也不知怎的，似乎收斂了色笑。莫不是那女人見勾搭不上自己，有些不悅意了麼？莫不是她曾經告誡過迎兒休得再來親近麼？石秀底後悔隨着推想底進展而變作一種自愧的歉仄了。是的，是好像自己覺得辜負了潘巧雲底盛情的抱歉。由於很清晰地浮動在眼前的美婦人潘巧雲底種種愛嬌的儀態，和熊熊地熾熱於

胸中的一個壯年男子底饑餓着的慾望，石秀不自主地離去了宰豬的作坊和豬圈，走向楊雄夫婦們住着的正屋中去了。這時候，石秀底心略微有些飄蕩了。從此一走進室內去，倘若又看見了她，那實在是戀慕着的美艷的女人，將裝着怎麼樣的態度呢？石秀也很瞭解自己，所以會得心中忐忑不寧而生着這樣的難於自決的疑問者，質直地說起來，也就是早有了不甘再做傻子的傾向了。但是，事實又是逼迫着他在兩條路中間選擇一條的，既不甘再做傻子，對於潘巧雲底風流的情意有所抱歉，則這一腳踏進室內去，其結果自然是不必多說的了。而石秀是單爲了對於這樣的結果，終究還有些疑慮，所以臨時又不免有『看見了她，將裝着怎樣的態度呢？』這種不很適當的躊躇。

但是他終於懷着這樣飄蕩忐忑的心而走進了潘巧雲正在那兒坐着叫迎兒搥腿的那間耳房了。一眼看見石秀倏然走進來，潘巧雲底神色倒好像有些出於不意似地稍微吃驚了一下。但這是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甚至連攔在矮橙上的兩條腿也沒有移動一下，潘巧雲隨即裝着諷刺的笑臉說：

「哎喲！今天甚是甚好風兒把叔叔吹了進來。一晌只道叔叔忙着照料賣買，雖說是同住在一個宅子裏，再也休想叔叔進來看望我們的。」

說了這樣俏皮話的潘巧雲，向石秀瞟了一眼，旋即往下望着那屈膝了蹲在旁邊，兩個拳頭停在她小腿上的迎兒，左腿對着迎兒一聳，說道：

「怎麼啦？爲什麼停着不搥呀，石爺又不是外人，也沒有什麼害臊的。」

迎兒一抿嘴，接着又照前的將兩個拳頭向潘巧雲底裏裹着嬌紅的袴子的大腿上搥上來了。

石秀不覺的脚下趑趄，進又不是，退又不是；沒個安排處。心裏不住地怯蕩，好像已經做下了什麼不端的事情了。對着這樣放肆的，淫佚相的美婦人。如果懷着守禮謹飭的心，倒反而好像是很寒酸相了。展現在自己眼前的，是純粹的一場淫猥的，下流的饗宴，惟有沉醉似地去做一個享用這種佚樂的主人公，纔是最最漂亮而得體的行爲。石秀雖然沒有到過什麼勾欄裏去，但常常從旁人底述說及自己底幻想中推料到勾欄裏姐兒們底

行徑：纖小的脚攔在朱漆的一檯上，斜拖了曳地的衣衫，誘惑似地顯露了裹膝或袴子，或許更露出了細脆的袴帶。瘦小的手指，如像拈着一枝薔薇花似的擎着一個細密的酒盞，而故意地做着斜睨的姿態的眼睛，又老是若即若離的流盼着你，洩露了臨睡前的感情的祕密。這種情形，是常常不期然而然地湧現在石秀底眼前，而旋即被一種英雄底莊嚴所訶叱了的。

豫先就懷了一種不穩重的思想的石秀，看了這故意顯現着搥腿的姿態的潘巧雲，彷彿間好像自己是走進在一家勾欄裏了是的，潘巧雲是個娼婦，這思想又在石秀底心中明顯地擡頭了。從什麼地方再可以判別出這是楊雄底家裏，而不是勾欄裏呢？好了，現在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所等待着的就是石秀底一句話，一個舉動。祇要一句話或一個舉動就儘夠解決一切了。

石秀沈吟地凝看着潘巧雲底裹着豔紅色袴子的上腿部，嘴裏含滿了一口黏膩的唾沫。這唾沫，石秀是曾幾次想咽下去，而終於咽不下；幾次想吐出來，而終於吐不出來的。

而在這樣的當兒，雖然沒有正眼兒地瞧見，石秀卻神經的地感覺到潘巧雲底銳利的眼光正在迎候着他。并且更進一步地，石秀能預感到她這樣的眼光將怎樣地跟着他底一句話或一個舉動而驟然改變了。

「今天有大半天空閒，所以特地來望望嫂嫂，卻不道嫂嫂倒動怒了。」石秀終於囁囁地說。

潘巧雲把肩膀一聳，冷然一笑，却帶着三分喜色：

「叔叔倒也會挖苦人。誰個和叔叔動怒來？既然承叔叔美意，沒有把奴家忘了，倒教奴家過意不去了。」

一陣寒噤直穿透石秀底全身。

接着是一陣煩熱，一陣狎褻的感覺。

「嫂嫂，這一身衣服倒怪齊整的……」

準備着用輕薄的口吻說出了這樣的調笑的話，但猛一轉眼，恰巧在那美婦人底背

後，浮雕着回紋的茶几上，冷靜地安置着那一條的楊雄底皂色頭巾，諷刺地給石秀瞥見了。

「迎兒，你去替石爺點一盞香茶來。」這美麗的淫婦向迎兒丟了個眼色。

但她沒有覺得背後的楊雄底敞頭巾卻已經有着這樣的大力把她底自以為滿意的勝利劫去了。在石秀心裏，愛慾的苦悶和烈焰所織成了的魔網，這全部毀滅了。呆看着這通身發射出淫褻的氣息來的美豔的婦人，石秀把牙齒緊嚙着下脣，突然地感覺到一陣悲哀了。

「迎兒快不要忙，俺還得先出去走一趟，稍停一會兒再來這裏打攪。」

忽忽地說着這樣的話，石秀終於對潘巧雲輕蔑地看了一眼，稍微行了半個禮，決心一回身，大踏步走了出來了。在窗外，他羞慚地分明聽得了潘巧雲底神祕的，如銀鈴一般的朗笑。

次日，早起五更，把賣買託出了潘公一手經管，石秀出發到外縣買豬去了。

四

是在買豬回來的第三天，賣完了，回到自己房中，石秀洗了手，獨自個呆坐着。

尋思着前天夜裏所看見和聽見的種種情形，又深悔着自己那天沒有決心把賬目交代清楚，動身回家鄉去了。那天買豬回來的時候，店門關閉，雖然潘公說是爲了家裏要湊經，怕得沒人照管，但又安知不是這個不純良的婦人因爲對於自己有了反感而故意這樣表示的呢？石秀自以爲是很能夠懂得一個婦人的心理的，當她愛好你的時候，她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給你的，但反之，當她懷恨你的時候，她是什麼都吝嗇的了。推想起來，潘巧雲必然也有着這樣的心，祇爲了那天終於沒有替她實現了綺豔的白日夢，不免取恨於她，所以自己在楊雄家裏，有了不能安身之勢了。

但如果僅僅爲了這樣的緣故，而不能再久住在楊雄家裏，這在石秀，倒也是很情願的。因爲如果再住下去，說不定自己會真的做出什麼對不住楊雄的下流事情來，那時候

倒連得懊悔也太遲了。

然而，使石秀底心奮激着，而終於按捺不下去者，是自己所深自引恨着以爲不該看見的前天夜裏的情形。其實，自己想想，如果早知要看見這種驚心怵目的情形。倒是應該趁未看見之前潔身遠去的。而現在，是既已清清楚楚目擊着了，懷疑着何以無巧不巧地偏要給自己看見這種情形呢？這算是報仇麼？還是一種嚴重的誘引呢？於是，石秀底心奮激着，即使要想走，也不甘心走了。

同時，對於楊雄，却有些悲哀或憐憫了。幻想着那美婦人對於那個報恩寺裏的和尙海闍黎，裴如海的殷勤的情狀，更幻想着楊雄底英雄的氣概，石秀不覺得慨嘆着女人底心理的不可索解了。冒着生命之險，違負了英雄的丈夫，而去對一個粗蠢的禿驢結好，這是什麼理由呢？哎！雖然美麗，但楊雄哥哥卻要給這個美麗誤盡了一世英名了。

這樣想着的石秀，在下意識中，卻依舊保留着一重自己的喜悅。無論如何，楊雄之不爲這個美婦人潘巧雲所歡迎，是無可否認的了。但自己呢，如果不爲了楊雄的關係，而簡

直就與她有了苟且，那麼，像裴如海這種禿驢，恐怕不會得再被潘巧雲所賞識罷。這樣說來，潘巧雲之要有外遇，既已是不可避免之事，則與其使她和裴如海發生關係，恐怕倒還是和自己發生關係爲比較的可惜罷。

石秀從板機上站了起來，結束了一下腰帶，詫異着竟有這樣談諧的思想鑽入他底頭腦裏，真是不可思議的。石秀失笑了。再一想，如果此刻去到潘巧雲那兒，依着自然的步驟，去完成那天的喜劇，則潘巧雲對於自己又將取何等態度呢？……但是，一想到今天潘公因爲要陪伴女兒到報恩寺去還願，故而早晨把當日的店務交託給石秀，則此時是不消說得，潘巧雲早已在報恩寺裏了。雖然無從揣知他們在報恩寺裏的情況，但照大局看來，最後的決勝，似乎已經讓那個和尚佔上風了。

嫉妬戴着正義的面具在石秀底失望了的熱情的心中起着作用，這使石秀感到了異常的紛亂，因此有了懊悔不早些脫離此地的憤激的思想了。而同時，潘巧雲底美豔的，淫褻的姿態，卻在他眼前呈顯得愈加清楚。石秀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眷戀着她的，而現在

是等於失戀了一樣地悲哀着。但願她前天夜裏對於那個海關黎的行徑是一種故意做給自己看見的誘引啊，石秀私心中懷着這樣謬誤的期望。

對於楊雄的憐憫和歉意，對於自己底思想的虛偽的訶責，下意識的嫉妬，熾熱着的愛慾，紛紛地蹂躪着石秀底無主見的心。這樣地到了日色西偏的下午。石秀獨自個走向前院，見樓門，耳房門，統統都下着鎖，寂靜沒一個人，知道他們都尚在寺裏，沒有回來，不覺得通身感到了寂寞。這寂寞，是一個飄泊的孤獨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寂寞。

石秀把大門反鎖了，信步走上街去。打大街小巷裏胡亂逛了一陣，不覺有些乏起來，但兀自不想回去，因為料想起來，潘公他們準還沒有回家，自己就使回家去，連夜飯也不見得能吃着，左右也是在昏暮的小屋裏枯坐，豈不無聊。因此石秀雖則脚力有些乏了，卻仍是望着鬧市口閒步過去。

不一會，走到一處，大門外掛滿了金字帳額，大紅彩繡，一串兒八盞大宮燈，照耀得甚為明亮。石秀仔細看時，原來是本處出名的一家大勾欄。裏面鼓吹彈唱之聲，很是熱鬧。石

秀心想，這等地方，俺從來沒有闖進去過。今日閒悶，何不就去賧一晚呢。當下石秀就慢步踱了進去，揭起大紅呢幕，只見裏面已是擠滿了人山人海。正中戲臺上，有一個粉頭正在說唱着什麼話本，滿座客人不停地喝着采。石秀便去前面幾排上覷個空位兒坐了。

接連的看了幾回戲舞，聽了幾場話本之後，管弦響處，戲臺上慢步輕盈地走出一個姑娘來，未開言先就引惹得四座客人們喝了一聲滿堂大采。石秀借着戲臺口高掛着的四盞玻璃燈光，定睛看時，這個姑娘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只是徧記不清楚。石秀兩眼跟着她底嘴唇翕動，昏昏沉沉竟也不知道她在唱些甚麼。

石秀終於被這個姑娘底美麗，妖嬌，和聲音所迷戀了。在搬到楊雄家去居住以前，石秀是從來也沒有發現過女人底愛嬌過；而在看見了潘巧雲之後，他卻隨處覺得每一個女人都有着她底動人的地方。不過都不能如潘巧雲那樣的爲衆美所蒼萃而已。這戲臺上的姑娘，在石秀記憶中，既好像是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而她底美麗和妖嬌，又被石秀認爲是很與潘巧雲有相似之處。於是，童真的石秀底愛慾，遂深深地被激動了。

二更天氣，石秀已昏昏沉沉地在這個粉頭底粧閣裏了。剛纔所經過的種種事：這粉頭怎樣托着盤子向自己討賞，自己又怎樣的掏出五七兩散碎的紋銀丟了出去，她又怎樣的微笑着道謝，自己又怎樣的招呼勾欄裏的龜奴指定今夜要這個娼婦歇宿，彈唱散棚之後，她又怎樣的送客留髡，這其間的一切，石秀全都在迷惘中過去了。如今是非但這些事情好像做夢一般，便是現在身在這娼婦房間裏這樣實實在在的事，也好像如在夢中一般，真的自己也有些不相信了。

石秀坐在靠紗窗下的春檯上，玻璃燈下，細審着那正在牀前桌子上焚着一盒壽字香的娼女，忽然憶起她好像便是從前在挑着柴擔打一條小巷裏走過的時候所吃驚過的美麗的小家女子……可真的就是她嗎？一向就是個娼女呢還是新近做了這種行業的呢？她底特殊的姿態，使石秀迄未忘記了的美麗的脚蹠，又忽然像初次看見似地浮現在石秀眼前。而同時，彷彿之間，石秀又憶起了第一晚住在楊雄家裏的那夜的夢幻。潘巧雲底脚，小巷裏的少女底脚，這個娼女底脚，現在是都現實地陳列給石秀了。當她熱着了

銀盒中的香末，用了很輕巧的姿態，旋轉脚跟走過來的時候，呆望着出神的石秀真的幾乎要發狂似地迎上前去，抱着她底小腿，俯吻她底圓緻美好底腳踝了。

這個沒有到二十歲的娼女，像一個老資格的賣淫女似的，做着放肆的儀容，終於挨近了石秀。石秀心中震顫着，耳朵裏好似有一匹蜜蜂在鳴響個不住，而他底感覺卻並不是一個初次走進勾欄裏來的少年男子底膽怯和靦腆，而是驟然間激動着的一種意義極爲神祕的報復的快感。

那有着西域胡人底迷魂藥末底魅力的，從這個美艷的娼女身上傳導過來的熱氣和香味，使石秀朦朧地有了超於官感以上震盪。而這種震盪，是因爲對於潘巧雲的報復心，太滿意過度了，而方纔如此的。不錯，石秀在這時候，是最希望潘巧雲會得突然闖入到這房間裏，並且一眼就看見了這個美艷的娼女正被擁抱在他底懷裏。這樣，她一定會得交併着忿怒，失望，和羞恥，而深感到被遺棄的悲哀，掩着面遁逃出去放聲大哭的吧？如果真的做到了這個地步，無論她前天對於那個報恩寺裏的和尙調情的態度是真的，抑或

是一種作用，這一場看在眼裏的氣憤總可以洩盡了吧？

稍微擡起頭來，石秀看那抱在手臂裏的娼女，正在從旁邊茶几上漆盤子裏揀起一顆梨子，又從盤裏拿起了預備着的小刀，扞削着梨子皮。雖然是一個有經驗的賣淫女，但眉宇之間，卻還剩留着一種天真的姿態。看了她安心削梨皮的樣子，好像坐在石秀懷裏，是已經感覺到了十分的安慰和閑適，正如一個溫柔的妻子在一個信任的丈夫懷中一樣，石秀底對於女性的純淨的愛戀心，不覺初次地大大的感動了。

石秀輕輕地嘆了口氣。

那娼女回過臉來，用着親熱的眼色問：

「爺怎麼不樂哪？」

石秀癡呆了似的對她定着眼看了好半天。突然地一重強烈的慾望升了上來，雙手一緊，把她更密接地橫抱了轉來。但是，在這瞬息之間，使石秀驚嚇得放手不迭的，是她忽然哀痛地銳聲高叫起來，並且立刻灑脫了石秀，手中的刀和半削的梨都善的墮下在地。

板上。她急忘地跑向床前桌上的燈檠旁去俯着頭不知做什麼去了。

石秀便跟蹤上去，看她究竟做些什麼，纔知道是因爲他手臂一緊，不留神害她將手裏的小刀割破了一個指頭。在那白皙，細膩，而又光潔的皮膚上，這樣嬌艷而美麗地流出了一縷朱紅的血。創口是在左手的食指上，這嫣紅的血縷沿着食指徐徐地淌下來，流成了一條半寸餘長的紅線，然後越過了指甲，如像一粒透明的紅寶石，又像疾飛而逝的夏夜之流星，在不很明亮的燈光中閃過，直沉下去，滴到給桌面底影子所陰蔽着的地板上去了。

詫異着這樣的女人底血之奇麗，又目擊着她，皺着眉頭的痛苦相，石秀覺得對於女性的愛慾，尤其在胸中高潮着了。這是從來所沒有看見過的艷跡啊！在任何男子身上，怕決不會有這樣美麗的血，及其所構成的使人憐愛和滿足的表象罷。石秀——這熱情過度地沸騰着的青年武士，猛然的將她底正在拂拭着創口的右手指挪開了，讓一縷血的紅絲繼續地從這小小的創口裏吐出來。

五

自從石秀在勾欄裏厮混了一宵之後，轉瞬又不覺一月有餘。石秀漸漸覺得潘巧雲的態度愈加冷酷了，每遭見面，總沒有好臉色。就是迎兒這姪媳每次送茶送飯也分明顯出了不耐煩的神情。潘公向來是怕女兒的，現今看見女兒如此冷淡石秀，也就不敢同石秀親熱。況且這老兒一到下午，整天價要出去上茶寮，坐酒店，因此上只除了上午同在店裏照應賣買的一兩個時辰之外，石秀簡直連影兒都找不到他。當着這種情景，石秀如何禁受得下！因此便不時地納悶着了。

難道我在勾欄裏荒唐的事情給發覺了，所以便瞧我不起嗎？還是因為我和勾欄裏的姑娘有了來往，所以這淫婦吃醋了呢？石秀懷着這樣的疑慮，很想從潘巧雲底言語和行動中得知一個究竟，巨耐潘巧雲竟接連的有好幾天沒開口，甚至老是躲在房裏，不下樓來。石秀卻沒做手脚處。實在，石秀對於潘巧雲是一個沒有忘情的膽怯的密戀者，所

以這時候的石秀，是一半抱着羞怍，而一半卻懷着喜悅。在夢裏，石秀會得對潘巧雲說着：『要不是有着楊雄哥哥，我是早已娶了你了！』這樣的話。但是，一到白天，下午收了市，一重不敢確信的殷憂，或者毋寧說是恥辱，總不期然而然的會得兜上心來。那就是在石秀的幻像中，想起了潘巧雲，總同時又彷彿看見了那報恩寺裏的和尙裴如海底一派淫狎輕褻的姿態。難道女人所歡喜的是這種男人麼？如果真是這樣的，則自己和楊雄之終於不能受這個婦人底青眼，也是活該的事。自己雖則沒有什麼關係，但楊雄哥哥卻生生地吃虧在她手裏了。哎！一個武士，一個英雄，在一個婦人底眼裏，卻此不上一個和尙，這不是可羞的事麼？但願我這種逆料是不準確的呀！

耽於這樣的幻想與憂慮的石秀，每夜總翻來復去地睡不熟。一天，五更時分，石秀又斗的從夢裏跳醒轉裏，看看窗楞外殘月猶明，很有些淒清之感。猛聽得巷外的報曉頭陀敲着木魚直走進巷裏來，嘴裏高喊着：

『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

石秀心下思忖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這樣的疑心一動，便愈想愈蹊蹺了。石秀就從牀上跳將起來，也顧不得寒冷，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

看着了這樣的行動，石秀竟呆住了。竟有這等事情做出來，看在我石秀底眼裏嗎？一時間，對於那個淫蕩的潘巧雲的輕蔑，對於這個奸夫裴如海的痛恨，對於楊雄的悲哀，還有對於自己的好像失戀而又受侮辱似的羞忤與懊喪，紛紛地在石秀底心中擾亂了。當初是爲了顧全楊雄哥哥一世的英名，沒有敢毀壞了那婦人，但她終於自己毀了楊雄哥哥底名譽，這個婦人是不可恕的。那個和尚，明知她是楊雄底妻子，竟敢凌侮這等苟且之事，也是不可恕的。石秀不覺嘆口氣，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卻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如今竟做出了這等勾當來，如何是好？」

巴到天明，把豬挑出門去，買個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賬，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

楊雄，心中直是委決不下，見了楊雄，該當如何說法。卻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石秀問道：

「兄弟那裏去？」

石秀道：

「因討賒賬，就來尋哥哥。」

楊雄道：

「我常爲官事忙，並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

楊雄把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靜閣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不言不語，只低了頭，好像尋思什麼要緊事情。楊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

「兄弟心中有些不樂，莫不是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

石秀看楊雄這樣地至誠，這樣地直爽，不覺得心中一陣悲哀：

「家中也無有說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

楊雄道：

「兄弟今日何故見外？有的話，儘說不妨。」

石秀對楊雄凝看了半晌，遲疑了一會兒，說道：

「哥哥每日出來承當官府，卻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我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

聽着這樣的話，眼見得楊雄蒼黃的臉上泛上了一陣紅色。呆想了一刻，纔忸怩地說：

「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喝乾了一杯酒，說：

「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闍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什麼血盆盃願心。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看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所以不得

不將來告訴哥哥。

把這事情訴說了出來，石秀覺得心中鬆動得多，好像所有的煩悶都發洩盡了。而楊雄黃裏泛紅的臉色，卻氣得鐵青了。他大嚷道：

「這賤人怎敢如此！」

石秀道：

「哥哥且請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卻再來敲門，那厮必定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拿來，着哥哥發落。」

楊雄思忖了一會道：

「兄弟見得是。」

石秀又吩咐道：

「哥哥今晚且不要胡發說話。」

楊雄點了點頭道：

「我明日約你便是。」

兩個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撞見四五個虞候來把楊雄找了去，當下石秀便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去作坊裏歇息。

晚上，睡在牀上，沉思着日間的事，心中不勝滿意。算來禿驢的性命是已經在自家手裏的了。誰教你喫了豹子心，惚律肝，色膽包天，敢來奸宿楊雄底妻子？如今好教你見個利害呢。這樣躊躇滿志着的石秀忽然轉念，假使自己那天一糊塗竟同潘巧雲這美麗的淫婦勾搭上了手脚，到如今又是怎樣一個局面呢。楊雄哥哥不曉得便怎樣，要是曉得了又當怎樣？……這是不必多想的，如果自己真的幹下了這樣的錯事，便一錯錯到底，一定會得索性把楊雄哥哥暗殺了，省得兩不方便的。這樣設想着，石秀不禁打了個寒噤！

明夜萬一捉到了那個賊禿，楊雄哥哥將他一刀殺死了，以後又怎樣呢？對於那個潘巧雲，又應當怎樣去措置的呢？雖然說這是該當讓楊雄哥哥自己去定奪，但是看來哥哥一定沒有那麼樣的心腸把這樣美麗的妻子殺却的。是的，祇要把那個和尚殺死了，她總

也不敢再放肆了。況且，也許她這一回的放蕩，是因為自己之不能接受她底寵愛，所以去而和這樣的蠢和尚通奸的。石秀近來也很明白婦人底心理，當一個婦人好奇地有了想找尋外遇的慾望之後，如果第一個目的物從手裏漏過，她一定要繼續着去尋求第二個目的物來抵補的。這樣說來，潘巧雲之所以忽然不貞於楊雄，也許簡接的是被自己所害的呢。石秀倒有些歉仄似地後悔着，日間在酒樓上對楊雄把潘巧雲的壞話說得太過火了。其實，一則我也夠不上勸哥哥殺死她，因為自己畢竟也是有些愛戀着她的。再則就是替哥哥設想，這樣美麗的妻子，殺死了也可惜，祇要先殺掉了這賊禿，讓她心下明白，以後不敢再做這種醜事就夠了。

懷着寬恕潘巧雲的心的石秀，次日晨起，宰了豬，滿想先到店面中去趕了早市，再找楊雄哥哥說話。卻不道到了店中，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屠刀收得一柄也不見。石秀始而一怔，繼而恍然大悟，不覺冷笑道：「是了。這一定是哥哥醉後失言，透漏了消息，倒喫這淫婦使個見識，定是她反說我對了有什麼無禮。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她分辯，

倒教哥哥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卻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衣服包裹，也不告辭，一逕走出了楊雄家。

石秀在近巷的客店內賃一間房住下了，心中直是忿悶。這婦人好生無禮，竟敢使用毒計，離間我和哥哥的感情。這樣看來，說不定她會得唆使那賊秃，害了哥哥性命，須不是要。現在哥哥既然聽信了她底話，冷淡於我，我卻再也說不明白，除非結果了那賊秃給他看。於是殺海闊黎斐如海的意志在石秀底心裏活躍着了。

第三日傍晚，石秀到楊雄家門口巡看，只見小牢子取了楊雄底舖蓋出去。石秀想今夜哥哥必然當牢上宿，決不在家，那賊秃必然要來幽會。當下便不聲不響地回了客店，就房中把一口防身解腕尖刀拂拭了一回，早早的睡了。挨到四更天氣，石秀悄悄的起身，開了店門，逕趕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暗中張時，卻好交五更時候，西天上還露出一鉤殘月，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攔着。低聲喝道：

「你不要掙扎，若高則聲，便殺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樣？」

那頭陀不防地被人抓住了，頸子上冷森森地曉得是利器，直唬得格格地說道：

「好漢，你饒我便說。」

石秀道：

「快說！我不殺你。」

頭陀便說道：

「海閣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便去寺裏報信，喚他入鉢；到五更頭卻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報曉，喚他出鉢。」

石秀聽了，鼻子裏哼了一聲，又問：

「他如今在那裏？」

頭陀道：

「他還在潘公女兒牀上睡覺。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

石秀喝道：

「你且借衣服木魚與我。」

只一手把頭陀推翻在地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正待爬起溜走，石秀趕上前一步，將刀就頸上一勒，只聽得疙搭一聲，那頭陀已經倒在地上，不做聲息，石秀稍微呆了一陣，想不到初次殺人，倒這樣的容易，這樣的爽快。再將手中的刀就月亮中一照，卻見刀鋒上一點點的斑點，一股腥味，直攢進鼻子裏來，石秀底精神好像受了什麼刺激似地，不覺的望上一壯。

石秀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進巷裏來。工夫不大，只見楊雄家後門半啓，海閣黎戴着頭巾閃了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喝道：

「只顧敲什麼！」

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個箭步躡將上去，拋了木魚，一手將那和尚放翻了。

按住喝道：

『不要高則聲！高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

海閣黎聽聲音知道是石秀，眼睛一閉，便也不敢則聲。石秀就迅速地把他底衣服頭巾都剝了，赤條條不著一絲。殘月的光，掠過了一堵短牆，斜射在這裸露着的和尙底肉體上，分明地顯出了強壯的肌肉，石秀忽然感覺到一陣慾念。這是不久之前，和那美麗的潘巧雲在一處的肉體啊，彷彿這是自己底肉體一般，石秀卻不忍將屈膝邊插着的刀來殺下去了。但旋即想着那潘巧雲底狠毒，離開自己和楊雄底感情，教楊雄逼出了自己；又想着她那種對自己冷淡的態度，咄豈不都是因為有了你這個禿驢之故嗎？同時，又恍惚這樣海閣黎實在是自己底情敵一般，沒有他，自己是或許終於會得和潘巧雲成就了這場戀愛的，而潘巧雲或許會繼續對自己表示好感，但自從這禿驢引誘上了潘巧雲之後，這一切全都給毀了。只此一點，已經是不可饒恕的了。嗯，反正已經殺了一個人了……石秀牙齒一咬，打屈膝邊摸出剛纔殺過那頭陀的尖刀來，覷準了海閣黎的頸子，只一刀直擄進去。這和尙哼了一聲，早就橫倒下去了。石秀再擄了三四刀，看看不再動彈，便站了起來，

吐了一口熱氣。在石秀底意料中，恍惚殺人是很不費力的事，不知怎的，這樣地接連殺了兩個人，卻這樣地省事。石秀昏昏沉沉地聞着從寒風中吹入鼻子的血腥氣，看着手中緊握着的青光射眼的尖刀，有了「天下一切事情，殺人是最最愉快的」這樣的感覺。這時候，如果有人打這條巷裏走過，無疑地，石秀一定會得很麼足地將他殺卻了的。而且，在這一剎那間，石秀好像覺得對於潘巧雲，也是以殺了她爲唯一的好辦法。因爲即使到了現在，石秀終於嚥認着自己，是愛戀着這個美艷的女人潘巧雲的。不過以前是抱着「因爲愛她，所以想睡她」的思想，而現在的石秀卻猛烈地升起了一「因爲愛她，所以要殺她」這種奇妙的思想了。這就是因爲石秀覺得最愉快的是殺人，所以睡一個女人，在石秀是以爲決不及殺一個女人那樣的愉快了。這是在石秀那天睡了勾欄裏的娼女之後，覺得沒有甚麼意味，而現在殺了一個頭陀，一個和尚，覺得異常爽利這件事實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石秀回頭一望楊雄家底後門，靜沉沉的已關閉，好像這個死了的和尙並不是從這門戶裏走出來的。石秀好像失望似的，將尖刀上的血跡在和尙底屍身上括了括乾淨。

這時，遠處樹林裏已經有一陣雀噪的聲音，石秀打了個寒噤，只纔醒悟過來，忽忽地將手裏的刀丟在頭陀身邊，將剝下來的兩套衣服，捆做個包裹，逕回客店裏來。幸喜得客人都未起身，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房裏睡覺。

一連五七日，石秀沒有出去，一半是因為幹下了這樣的命案，雖說做得手脚乾淨，別人尋不出什麼破綻，但也總寧可避避鋒頭。一半是每天價沉思着這事情的後文究竟應當怎樣辦，徒然替楊雄着想，石秀以為這時候最好是自己索性走開了這蘄州城，讓楊雄他們依舊可以照常過日子，以前的事情，好比過眼雲煙，略無跡象。但是，如果要替自己想呢，既然做了這等命案，總要澈底地有個結局，不然豈不白白地便宜了楊雄？況且自己總得要對楊雄當面說個明白，免得楊雄再心中有什麼芥蒂。此外，那要想殺潘巧雲的心，在這蟄伏在客店裏的數日中，因為不時地又想起了那天晚上在勾欄裏看見娼女指上流着鮮豔的血這回事，卻越發飢渴着要想試一試了。如果把這柄尖刀，刺進了裸露着的潘巧雲底肉體裏去，那細潔而白淨的肌膚上，流出着鮮紅的血，她底妖嬌的頭部痛苦

地側轉着，黑潤的頭髮懸掛下來，一直披散在乳尖上，整齊的牙齒緊嚙着朱紅的舌尖或
是下脣，四肢起着輕微而均勻的波顫，但想像着這樣的情景，又豈不是很出奇地美麗的
嗎？況且，如果實行起這事來，同時還可以再殺一個迎兒，那一定也是照樣地驚人的奇蹟。
終於這樣的好奇和自私的心克服了石秀，這一天，石秀整了整衣衫走出到街上，好
像長久沒有看見天日一般的眼目暈眩着。獨自個呆呆的走到州橋邊，眼前一亮，瞥見楊
雄正打從橋上走下來，石秀便高叫道：

「哥哥，那裏去？」

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不覺一驚，便道：

「兄弟，我正沒尋你處。」

石秀道：

「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

於是石秀引了楊雄，走回客店來。一路上，石秀打量着對楊雄說怎的話，聽楊雄說正

在找尋我，難道自己悔悟了，要再把我找回去幫他，泰山開肉鋪子麼？除非是沒志氣的人纔這麼做。倘若他正要找我幫同去殺他底妻子呢？不行，我可不能動手，這非得本夫自己下手不可。但我可是應該勸他殺了那個女人呢，還是勸他罷休了？不啊……決不這個女人是非殺不可的了，哥哥若使這回不殺她，總有一天她會把哥哥謀殺了的……

到了客店裏的小房內，石秀便說道：

「哥哥，兄弟不說謊麼？」

楊雄臉一紅道：

「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

「石秀心中暗想，原來你是來請罪的，這倒說得輕容易。難道你簡直這樣的不用麼？」

待我來激他一激，看他怎生，當下便又道：

「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卻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

說着，石秀從坑下將過了和尚頭陀的衣裳，放在楊雄面前，一面留心看楊雄臉色。果然楊雄眼睛一睜，怒火上衝，大聲的說道：

「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

石秀自肚裏好笑，天下有這等鹵莽的人，益發待我來擺佈了罷。使自己沉吟了一回，打定主意，纔說道：

「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個好男子。」

楊雄很相信地說：

「兄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

楊雄道：

「此地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燒香，我今

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當頭對面，把是非都對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卻不是上着？」

楊雄聽了這話，沉思了好半歇，只是不答上來。石秀便把那和尚頭陀的衣裳包裹好了，重又丟進坑下去。只聽楊雄說道：

「兄弟，這個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說謊。」

石秀道：

「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和海閣黎往來真實的事。」

楊雄道：

「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同上翠屏山來，只是你卻休要誤了。」

石秀冷笑道：

「小弟若是明日不來，所言俱是虛謬。」

當下楊雄便分別而去。石秀滿心高興，眼前直是浮盪着潘巧雲和迎兒底赤露着的軀體，在荒涼的翠屏山上，橫倒在叢草中。黑的頭髮，白的飢肉，鮮紅的血，這樣強烈的色彩的對照，看見了之後，精神和肉體上，將感受到怎樣的輕快啊！石秀完全像飢渴極了似地眼睜睜挨到了次日，早上起身，楊雄又來相約，到了午牌時分，便忽忽的吃了午飯，結算了客店錢，背了包裹，腰刀，桿棒，一個人走出東門，來到翠屏山頂上，找一個古墓邊等候着。工夫不多，便看見楊雄引着潘巧雲和迎兒走上山坡來。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下在樹根前，只一閃閃在這三人面前，向着潘巧雲道：

「嫂嫂拜揖。」

那婦人不覺一怔，連忙答道：

「叔叔怎地也在這裏？」

石秀道：

「在此專等多時了。」

楊雄這時便把臉色一沉道：

「你前日對我說：『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裏無人，你兩個對的明白。」

潘巧雲笑着道：

「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

石秀不覺大怒，睜着眼道：

「嫂嫂，你怎麼說這須不是閑話，正要在哥哥面前對的明白。」

那婦人見神氣不妙，向石秀丟了個媚眼道：

「叔叔，你沒事自把髻兒提做甚麼？」

石秀看見潘巧雲對自己丟着眼色，明知她是在哀求自己寬容些了。但是一則有楊雄在旁邊，事實上也無可轉圓，二則愈是她裝着媚眼，愈勾引起石秀底奇誕的慾望。石秀便道：

「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證見。」

說了，便去包裹裏取出海圍黎和那頭陀底衣服來，撒放在地下道：

「嫂嫂，你認得麼？」

潘巧雲看了這兩堆衣服，緋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看着她這樣的恐怖的美豔相，不覺得殺心大動，趁着這樣紅嫩的面皮，把尖刀直刺進去，不是很舒服的嗎？當下便颯地掣出了腰刀，一頭頂對楊雄說道：

「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

楊雄使去揪過那媳婦跪在面前，喝道：

「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和尚房裏入姦，怎生約會把香桌兒爲號，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

迎兒是早已唬做了一團，只聽楊雄如此說，便一五一十的把潘巧雲怎生好通海和尚的情節統統告訴了出來。只是對於潘巧雲說石秀曾經調戲她一層，卻說沒有親眼看

見，不敢說有沒有這回事。

聽了迎兒底口供，石秀思忖着；好利嘴的姪娘，臨死還要誣陷我一下嗎？今天卻非要
把這事情弄個明白不可。便對楊雄道：

「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不是兄弟教她如此說的。請哥哥再問嫂嫂詳細緣由。」
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

「賊賤人，迎兒已都招了，你一些兒也休抵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命。」
這時，美豔的潘巧雲已經唬得手足失措，聽着楊雄的話，只顯露了一種悲苦相，含着
求恕的眼淚道：

「我的不是了。大哥，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我這一遍罷。」

聽了這樣的求情話，楊雄的手不覺往下一沉，面色立刻更變了。好像徵求石秀底意
見似的，楊雄一回頭，對石秀一望。石秀都看在眼裏，想楊雄哥哥定是心中軟下來了。可
是楊雄哥哥這回肯干休，俺石秀卻不肯干休呢。於是，石秀便又道：

「哥哥，這個須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緣由。」

「楊雄便喝道：

「賤人，你快說！」

潘巧雲只得把偷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夜裏說起，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

「你卻怎地對哥哥說我來調戲你？」

潘巧雲被他逼問着，只得說道：

「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蹊蹺，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到五更裏，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卻把這段話來支吾，其實叔叔並不會怎地。」

石秀只纔暗道，好了，嫂嫂你這樣說明白了，俺石秀纔不再恨你了。現在，你瞧罷，俺倒要真的來當着哥哥的面來調戲你了。石秀一回頭，看見楊雄正對自已呆望着，不覺暗笑。

「今日三面都說明白了，任從哥哥如何處置罷。」石秀故意這樣說。

楊雄沉默了一會兒，終於咬了咬牙齒，說道：

「兄弟，你與我拔了個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服侍她。」

石秀正盼候着這樣的吩咐，便上前一步，先把潘巧雲髮髻上的簪兒釵兒卸了下來，再把裏裏外外的衣裳全給剝了下來。但並不是用着什麼狂暴的手勢，在石秀這是取着與那一夜在勾欄裏臨睡的時候給那個娼女解衣裳時一樣的手勢。石秀屢次故意地碰着了潘巧雲底肌膚，看她底悲苦而洩露着怨毒的神情的眼色，又覺得異常地舒暢了。把潘巧雲底衣服頭面剝好，便交給楊雄去綁起來。一回頭，看見了迎兒不錯，這個女人也有點意思，便跨前一步把迎兒底首飾衣服也都扯去了。看着那纖小的女體，石秀不禁又像殺卻了頭陀和尚之後那樣的煩躁和瘋狂起來，便一手將刀遞給楊雄道：

「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什麼，一發斬草除根。」

楊雄聽說，應道：

「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

迎兒正待要喊，楊雄用着他底本行熟諳着的劊子手的手法，很靈快地只一刀，便把

迎兒砍死了。正如石秀所預料着的一樣，皓白的肌膚上，淌滿了鮮紅的血，手足兀自動彈着。石秀稍稍震懾了一下，隨後就覺得反而異常的安逸和平。所有的紛亂煩惱，暴躁似乎都隨着迎兒頸子裏的血流完了。

那在樹上被綁着的潘巧雲發着悲哀的嬌聲叫道：

『叔叔勸一勸。』

石秀定睛對她望着。唔，真不愧是個美人。但不知道從你肌膚底裂縫裏，冒射出鮮血來，究竟奇麗到如何程度呢。你說我調戲你，其實還不止是調戲你，我簡直是超於海和尙以上的愛戀着你呢。對於這樣熱愛着你的人，你難道還吝嗇着性命，不顯呈你底最最豔麗的色相給我看看麼？

石秀對潘巧雲多情地看着。楊雄一步向前，把尖刀只一旋，先挖出了一個舌頭。鮮血從兩片薄薄的嘴唇間直灑出來，接着楊雄一邊罵，一邊將那婦人又一刀從心窩裏直割下去到小肚子。伸手進去取出了心肝五臟。石秀一一的看着，每剗一刀，只覺得一陣爽快。

只是看到楊雄破着潘巧雲底肚子倒反而覺得有些厭惡起來，到底是劊子手出身，會做出這種事來。隨後看楊雄把潘巧雲底四肢和兩個乳房都割了下來，看着這些泛着最後的桃紅色的肢體，石秀重又覺得一陣滿足的愉快了。真是個奇觀啊，分析下來，每一個肢體都是極美麗的。如果這些肢體合併攏來，能夠再成爲一個活着的女人，我是會得不顧着楊雄而抱着她的呢。

看過了這樣的悲劇，或者在石秀是可以說是喜劇的，石秀好像做了什麼過分疲勞的事，四肢都非凡地酸痛了。一回頭，看見楊雄正在將手中的刀丟在草叢中，對着這分殘了的妻子底肢體呆立着。石秀好像曾經欺騙楊雄做了什麼上當的事情似的，心裏轉覺得很歉仄了。好久好久，在這荒涼的山頂上，石秀茫然地和楊雄對立着。而同時，看見了那邊古樹上已經有許多飢餓了的烏鴉在啄食潘巧雲底心臟，心中又不禁想道：

『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

阿
檻
公
主

一日，黃昏時候，絢爛的彩霞從巔峭的亂峯頂上映照着東方的那座雄偉的善闌大城，使那一片高險的城牆都閃爍着金黃的光芒。城上的兵士已經舉起了銅角，祇等候着夕陽從最低的山岡後面消隱下去，便吹起關閉城門的信號來。白日已經可以說是終盡了，一切都很寂靜，風也沒有，最高的喬木都頂着一抹斜陽蕭森地靜立着。總之，在這一隅的宇宙間，此刻是除了幽谷中有濃霧與毒瘴在迷漫起來之外，絕沒有其他的在動的東西。就是城上的那幾個兵士，也失神地木立着，好像是雉堞上彫刻着的裝飾物。

但不久，在那最低的山岡背後，像天神一般地突然昇上了一個騎士。他騎着一匹蹩蹩，披着犀革，挽着銅盾，佩着劍，負着暝弓，而手中直挺着長矛。在他背後，接着又一個一個地上來了許多騎士，但在氣度與服裝上，顯然都沒有他那樣地威武。他們靜默地停駐在山岡上，把那個小小的山岡全都擠滿了。落日替他們勾繪了可怕的深黑色的剪影，使

那遠遠地在善闡大城上瞭望見的兵士，疑駭得預備發敵軍來襲的警報了。

那騎士勒住了馬頭，看着腳底下莽莽蒼蒼的一片直伸展到那大城前面的平原，又回頭去看着夕陽所要沉下去的遼遠的天涯，再向四周看了一看煙靄濛濛的重巒疊嶂，然後凝視着那座屹立在當前的善闡大城，好像神往了似地；隔了半晌，才聽見他深沉地長嘆了一聲。

原來這騎士就是後理國天定賢王一脈傳下來的九代大理總管段功。自從關瀾江和回磴關兩次大敗紅巾的戰役之後，人都感覺到天定賢王底精靈還活在點蒼山下，而五城八府三十七郡中間，已經誕生了一個新的主公，對於蒙古人的亡國之仇，也快有了報復的日子。但是這種希望和快樂，在南詔舊城的百姓們中間，延留得並不長久。當這不幸的後理國王底裔孫帶了他底精銳的部下，在敗退了明玉珍之後，接受了梁王把匪刺瓦爾密底招請，駐紮在善闡城中，並且祕密地和梁王底女兒阿檻公主結了婚，甚至又受了元朝底封授，做了雲南平章，這消息傳出去之後，人們就對於他完全失望了。人們都知

道他所留戀的是善闡城中的美人和歌舞，而那日夜嗚咽着亡國的哀濤的西洱河邊的故都，已經不在他記憶中了。

這樣過了三年，故都的那些失去了總管的人民就騷動起來，要求另外立一個新的總管做他們底首領了。革命的空氣激盪着段功底那個被遺棄在故國的妻子高夫人，爲了國家，爲了天定賢王底世系，同時也爲了自己，她於是製了一首寓意的樂府，派遣了一個親信的使者，潛入善闡城中，教給段總管底那些兵士隨時演奏起來。

一夜，月色甚明，段總管偶然興起，便騎着他底愛馬，獨自來到教場上，想習練一回馳驟。但當他行過自己底部下所駐紮着的營房的時候，他不禁對於自己底溺於聲色，而好久沒有檢閱軍隊這事實覺得愧怍起來。於是他便勒住馬頭，轉進營門去了。

他將馬交給了營門口的小卒，獨自悄悄地走進營房去。兵士們都還沒有睡，有的在賭錢，有的在擦拭軍器，有的在忍着痛楚叫同伴替他文身，鼻子裏哼響着。在一間營房的門外，因爲聽見了有人在用家鄉的樂器彈奏着一支不熟悉的曲調，段總管站住了。這是

一個大頭目底聲音，他在唱着一個小曲。但段總管聽不明白牠底曲詞。後來，樂器聲停止了，那大頭目笑着道：「唔，學不會，學不會，這個很難唱。」接着就聽見另外一個人說：「我來唱一個，試試看來。」於是聽見那人將樂器接了過去，擱彈了幾下，調一調聲音，從頭唱起那個新鮮的小曲來：

風卷殘雲，九霄冉冉相爭逐，

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

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

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

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從頭至尾分明地聽着這小曲的段總管，不覺得驚異起來了。誰做了這支小曲呢？難道營裏有這樣的人才嗎？哦！也許是那個從官員外楊淵海做了教給他們唱的。他不是時常勸我回去的嗎？這樣想着，他就一腳踏進營房去。剛才唱着小曲的兩個兵士都嚇得將

樂器拋棄不迭站立了起來。

「你們唱的什麼歌兒？段總管問。」

「隨便學來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什麼地方學來的？」

「先前從大理來了個朋友，他唱這個歌。說是夫人做了自己常常在唱着的。大家因為這個歌兒中聽，就學會了。現今大理滿城都通行着這個歌。」那個較矮一些的兵士這樣說了。

久已忘記了的高夫人底婉孌的姿態又湧現在段總管眼前了。他幻想着這遠在大理城中的被遺棄了的妻子，這時一定也在檀花桃竹叢中，吹着瓢笙，哀唱着這淒切地揭示着戀情的小曲了。他彷彿已經看見了她底承滿了晶澈的淚珠的雙頰，正在仰對着這同時又臨照着善闡城的明月，想從明月的映射中，偶然地略一窺見丈夫底容顏。於是一陣憐憫心強烈地奔湧上來，覺醒了段總管底思鄉病，高入雲端的崔巍的點蒼山，激流如

箭的西洱河以及大理城中的沙金海貝，草閣廂房，一切都在顯露了特殊的誘引呼召着這離鄉已久的段總管底回憶。

惘然木立着的段總管，沉思了一會兒，便問面前站着的兩個兵士道：

「那麼你們懂不懂這歌兒底意思呢？」

「懂得一些，這是夫人要將軍回去的意思。聽說家鄉的百姓們都在等將軍回去。就是我們，現在也因為出門得太長久了，又不在打仗的時候，所以都想將軍許我們回到家鄉去看着……」

就僅僅爲了這兩句簡單而有力的，一個服從的兵士底答語，種族的自覺，和英雄的果決，又驟然回到了段總管底心靈裏。這是使他後來無論如何不能自己相信的，他竟在當夜召集了自己底部下，不再回到阿檻公主那兒，以夜獵的名義，賺開了城門，逕自回到了大理城。

由於一陣急劇的思鄉病底衝動，段總管一鼓作氣地回到了故國。但是當人民對於

他的歡迎的熱度衰退了下去的時候，當熟知了回國以後所要過的生活還就是三四年前離國時所過的蠻荒生活的時候，當他從各方面看出他底前妻高夫人畢竟及不上阿權公主的時候，這鹵莽的，頭腦簡單的段總管對於他自己回國的舉動深深地悔恨起來了。

如果沒有這舉國上下都無時不在誓圖報復的亡國之仇，那是段總管早已爲了阿權公主和在善闡大城中所過的富麗的生活而獨自個偷偷地溜回善闡城去了。或者說，當時也未必就會得決心回到大理來，這都是在意中的事。而現在，終日盤梗於段總管底胸中的，就是這個所謂「亡國之仇」。自從回國之後，當初以爲可以因高夫人而忘記了阿權公主的，現在却證實其不然了。他常常在一看見高夫人的時候，立刻就想起了阿權公主。而尤其是在這樣的幻想中的阿權公主，格外顯得美麗。一方面，手下的官佐却每天來聒噪着要他以斷然的手段出兵去襲擊善闡，殺了梁王，重興起後理國來。於是，段總管就深深地暴躁起來。這戀愛與亡國之仇如何會得迸合在一塊兒的呢？爲了戀愛的緣故，

再度去到善闡嗎？那是不是表示他已經完全忽視了亡國之仇，他會得被所有的人民所共棄的。爲了要報這亡國之仇，而統率大軍去襲擊善闡，並且殺掉了岳父把匪刺瓦爾密嗎？那是他永遠不能再獲得阿檻公主了。接連着有好幾日，段總管完全沉吟着這個難於處決的問題。

終於因爲在這過分迷戀於美色的段總管思想中，報仇雖然要緊，而戀愛卻更甚。所以，他畢竟燃燒起回到善闡城去的熱心，堅執着要作二次的出巡了。但爲了礙於高夫人和國中上下臣民底正義的責難，他勉強答應他們帶一大隊精銳的兵士去，在善闡城中覷機會發難，滅亡了梁王，使蒙古人底勢力完全退出舊大理國國境以外，也算報了宿仇。而對於他底功勳，則以准許他帶回敵人底女兒阿檻公主來爲酬報條件。

所以，段總管底二次到善闡城，來復就雲南平章之職，却是在本國以這樣的條件妥協了之後，方才能得出發的。在路途上，段總管暫時放棄了一切的事實上是很困難的問題，而專心地沉思着與阿檻公主再聚時的歡樂。一想到戀愛，他完全是個平凡的俗人了。

他甚至有時會得以為對於國人底允諾是可以反悔的，對於跟隨着他到善闡城來預備建立不世的功勳的兵卒是可以欺騙的，祇要自己重新有阿蓋公主底溫馨的肉體在懷抱之中，重新過着那奢華逸樂的生活，就什麼都不妨犧牲一下了。

可是當他在混茫的夕照中，走上了那個小山岡，瞭望見那祖先底敵人所盤據着的雄偉的善闡大城的時候，這種頹廢的思想，雖然曾經很有力地在他心中滋生着，却條然都逃避了。為神武的英雄的段功，看着脚下一大片綠沉沉的平原，恍惚間看見了昔年蒙古兵在這裏殘殺自己底祖先的魅影，不覺顫慄起來，再回看西方漫天的霞彩，這底下有着自己底舊都；在蒙古人底鐵蹄下踟躕着，呈顯出一種可羞的奴相。這樣想着，數十年來的數十萬人所蒙着的恥辱，好像全都推疊到他底臉上，他覺得煩熱，暴怒，和不安定了。

爲了這緣故，再回過頭來看那善闡城，已不似前幾日在途中所想像的那樣地可愛了。這裏面蘊藏着蒙古人底驕傲，沉澱着段氏祖先底血和恥辱，而醞釀着一次凶惡的殺戮。這殺戮，就是要段功來燃點火線的。總之，這個崔巍的大城已經是一個危險的挑戰的

信號了。在這時候，如果他向四周的峯巒瀏覽一下，因而引起了從前曾經與阿檻公主在那裏舉行大獵的記憶，他恐怕真的要高舉着長矛，指揮着帶來的健兒，吶喊着殺奔善闌城去了。

所以，在無可奈何的心境中，他祇有付之一嘆。接着便款段地率引着部下，逶迤地向善闌城去，好像從前行獵歸來的時候一樣。

但臉上，當然是還透露着一絲殺氣的。

二

在善闌城中，因為聽說段平章又來了，而第一個感覺到大大的不樂意的人，那就是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底右丞驢兒了。

在梁王御下的蒙古人中，驢兒是負着武勇和才智兼備的好名聲的。爲了他底武勇，梁王把全部的兵權交託給他，爲了他底才智，梁王使他與左丞達的分贊謨謀，做了右丞。

所以事實上，這古梁州底最高統治者是驢兒，而並不是梁王。至於梁王把匣刺瓦爾密，只因為是宗室的關係，得以世襲地鎮守在雲南，而他個人實在是除了優柔寡斷之外，一點也沒有什麼能幹的。

驢兒一向就密戀着梁王唯一的女兒阿檻公主，但不幸與他做着情敵的是與他同職位而負有較高的才智的左丞達的，所以他即使用盡了種種手腕，非但不能博得阿檻公主底歡心，甚至還不能使那容易要挾的梁王把匣刺瓦爾密對於他底企圖表示同意。左丞達的是個美貌而又足智多謀的年青人，驢兒雖然能夠在武勇這方面勝過他，但自己的醜陋的臉嘴却無論如何沒有方法能克服了達的。

美麗的阿檻公主被父親底左右丞追逐着，簡直沒有辦法了。在阿檻公主底幻想中，她希望着一個兼有驢兒底武勇和達的底智謀和美貌的丈夫，但不幸這些優點却分佔在兩個人身上。對於達的，她祇可惜他太沒有武勇了。做一個蒙古族的人，而不能武事，那是大大的羞恥。但對於驢兒，她却又以爲就是他那副驢子般的臉嘴，已經足夠替他別的

各種長處擋一個女子底愛情的駕了所以爲了阿檻公主對於他們兩個人全都無意，達的常常以這樣的口吻嘲笑着驢兒：

「喂，老大哥，你爲什麼不叫爹娘生得俊俏些？」

聽了這樣的話的驢兒，會得冷笑着回答道：

「但是你不中用呀。你要是娶到了公主，我祇要一枝箭就可以把她奪過來了。」

當他們倆爲阿檻公主而角逐得很熱烈的時候，明玉珍底兵隊逼到城下了。即使以驢兒的饒勇，也敵不過，於是梁王遂率衆越金馬山，逃避到威楚。幸有大理總管段功出兵來救援，把明玉珍敗退了，他們才得重回善闡。於是，在梁王的宮裏，當父王款宴着段總管的時候，阿檻公主從屏後窺見了理想中的丈夫，這個蒙古女子底愛情便立刻傾注在這後理國 天定賢王 底 裔孫了。同時左丞達的因爲發現了一個可以利用來在政治和戀愛上都制服驢兒的人，便利用了梁王正在想依賴段總管底兵力的機會，密獻了以段功尙阿檻公主的錦囊妙計。當驢兒得到了這消息的時候，大理總管段功已經就了雲南 平章

之職而酣眠於阿蓋公主底錦帳中了。

右丞驢兒之對於段功懷着憎恨，就是爲了這個緣由。但當段功駐守在善闡城中的時候，驢兒却並不會有過顯然的敵對行爲，這是因爲他很曉得如明玉珍那樣慍悍的勁敵，也給段功敗得全軍覆沒，這個覺是不能輕易挑撥起來的。況且阿蓋公主既已屬於他，也就成爲無可奈何的事情了。但心裏却無時無刻不在對於段功切齒痛恨着的。

當段功突然率領部下遁歸大理的事實發生之後，右丞驢兒就有了發洩怒氣和對於達的及梁王加以嚴厲的非難的理由了。他曾屢次地當面譏笑梁王，犧牲了自己底公主，去羈縻一個終於會反叛的敵人。他並且把這種過失，全歸之於左丞達的。阿蓋公主底不幸的運命是達的所鑄成的；使王族蒙着這樣的羞恥，也是達的所闖出來的。沒有定見的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在煩惱之中聽了這樣的話，也不禁憤怒起來，要嚴厲地處置達的了。但幸而阿蓋公主對於段功有着「他一定會再回來」的堅信，才使梁王漸漸地忍耐下去。

所以，當段平章真的又回善闡來的消息一傳給驢兒，他底暴怒的神情實在是很難於描摹的。他絕不延遲地從私宅裏趕到宮裏，求見梁王奏事，一點也不像個臣下。當梁王在偏殿裏接見他的時候，他暴亂地說道：

『那個大理總管又來了。』

梁王微笑着，點點頭道：

『唔，知道了，公主底話沒有錯。』

一聽說又提起了公主，卑劣的驢兒實在胸中漲滿了按捺不住的怒意。他險惡地對梁王微笑着，冷酷又堅定地問道：

『主公，你說什麼？』

這態度完全使逼近着在他前面的梁王驚詫了。顯然是勉強地抑制着他對於這樣跋扈的手下的憎厭，在幾秒鐘的凝視之後，梁王問了：

『怎麼，你問我說什麼，不是？』

「是！」

「我說公主底見解沒有錯，段平章終究又回來了。」

「哼！」

好狡猾的驢兒，他冲着梁王冷笑了一聲。接着又癡狂地，大膽地哈哈大笑：

「這樣說來，段平章此番再來到主公這裏，在主公是一定以為很滿意的事吧？」

「自然，你總知道，我們這裏，即使你也抵抗不了明玉珍，哪你難道沒有覺得段平章走了之後，我和百姓們的擔憂，常常在恐怕明玉珍底兵再來嗎？」

梁王這幾句話，分明是揭發了他底弱點了。在驢兒是一向以武勇無雙自負的，自從有了自己被明玉珍底兵敗退，而段平章來戰敗明玉珍這事實之後，他就一向懷着憤恨，以為這是太丟自己底臉了。所以，他底嫉忌段功，在爲了阿鑑公主的關係之外，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理由。當下他聽了梁王這樣說，不覺漲紅了臉，說道：

「主公，你以為段平章這一次來了之後，還能夠替主公鎮守善闡，抵抗紅巾嗎？」

「這話怎麼講？」

頭腦簡單的梁王開始覺得他底話太奇怪了。不覺側着頭這樣地追問着。於是，那狡獪的驢兒，好像從一場難分勝負的決鬥中，佔了優勢似地微笑着，屈着姆指說道：

「這話怎麼講？……很容易。我就是說段平章這一次來未必肯再替主公出力了。」

「未必肯替我出力？沒有的話！你難道忘記了他是我的女婿嗎？他不替我出力，難道反叛我不成笑話，女婿反叛岳父，沒有的事！」梁王這樣說着，全不顧到驢兒臉上所呈現得意的，但是莊肅的神色，放聲大笑起來了。

當他笑完了之後，忽然，好像觸念到什麼特別的思緒似地，對驢兒望着，正色地問題：「但是，你爲什麼這樣說？你說段平章這次是來做什麼的呢？你底話說得太奇怪了哪！」

「並不奇怪。我很曉得段平章這一次到這裏來是對於主公有大大的不利益的。我底探子剛才來報說段平章這一次帶來的全是大理最驍勇的兵士，他是有了併吞金馬

碧雞的心了。難道主公以爲他做了主公底駙馬就肯拋棄了他家歷代與我朝的仇恨嗎？
……」

梁王心中不覺也狐疑起來。他原是個絕沒有意志的人，祇要別人肯定地發表一個意見，即使他對於自己底反對的意見認爲不錯的，也會得放棄了而服從人家底意見的。現在，就因爲驢兒這樣認真地說段平章含有反意，心中就立刻感覺到段平章的確有叛變的可能了。他手撫着下頷，沉思了一會兒，好像在思索什麼而結果一點也思索不出來似地，惘然地問題：

「那麼，你看怎麼辦呢？」

看出了梁王底心已經被說動了，驢兒便答說：

「怎麼辦……當然我們用不到上陣打仗。他既然在這個城裏，我們是更容易結果他了……」

「你說什麼結果他？難道你底意思是要我殺他嗎？」

『當然。難道你願意等他來殺你嗎？』

『你真的以爲他會得殺我嗎？』

『說是報亡國之仇，他爲什麼不可以殺你呢？』

梁王把匪刺瓦爾密突然感覺到一陣戰慄，沉下着眼皮，輕聲地接着說：

『說下去，你說，怎樣……』

『隨便怎麼樣都可以……』

驢兒其實還沒有想到怎樣處置段平章的方法。在他底心中，祇覺得憎恨和嫉妬。而這種憎恨和嫉妬，却因爲段平章又回到善闡城來而昇華爲一種殘忍的殺機。他祇是簡單地覺得非殺了段功不可。但現在，當梁王徵詢他怎樣處置段平章的時候，他心中忽然又浮上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意欲。他要段平章死在阿檻公主底手下，而且這個死要是最悲慘的。當他一想着這個景色，他就有了這是最美麗的奇觀的感覺。於是他接着說：

『但是，最妥善的法子，是要讓公主去下手的。主公可以吩咐公主去探察他這次回

來的緣故。要是他真有反叛的意思，就請公主下一點毒藥，便完事了。至於他底部下，全交給我辦……」

『不行，不行，公主不肯做這毒害丈夫的事。』梁王搖着頭說。

『如果他要反叛，難道他還是公主底丈夫嗎？公主是我們蒙古人底血統，她難道會褊袒一個異族的男子來讓他殘殺自己底父親嗎？』

梁王緘默着。但不久，他又狐疑起來。

『也許他並不想反叛。我們不能錯怪了人。』

精神極度地興奮着的驢兒忽然又感到了失望。他呆看着這個素向以無決斷著名的忽必烈的裔孫。心中暗罵着：『蠢才！蒙古人如果個個都像你這樣，怕再過三百年也莫想奪得到大宋江山。』但畢竟礙於名位，他祇得暫時寂靜着。來來回回地在殿上走了幾遍，又裝着審慎周詳的態度說道：

『但事情是應當早些決定的，主公難道沒有聽見過「先下手爲強」這句話嗎？趁

今天段平章初到的時候，他停會兒一定會來見主公的，主公可以預備酒宴款待他，那時再留心他底神色和話語，如果他心中有反叛的意思，他對待主公一定不會和從前一樣的親熱的。同時，還可以把阿藍公主召來，倘若發覺了段平章有二心的時候，當時就好給一點毒藥給公主，讓他帶回去當晚便結果了他……」

梁王仍是緘默着，凝視着驢兒底醜陋的臉，呈現了委決不下的神氣。費了很久的躊躇，他纔說：

「好，那麼一切都由你去辦罷。」

三

夕暮的霧籠罩在善闌大城上，重來的段平章部置好了他底軍隊，已經接受了梁王把匣刺瓦爾密底邀請，帶了他最親信的從官楊淵海和幾個侍衛兵來到宮裏。

他被帶到一間別殿裏，左丞達的和右丞驢兒已經先在了。這是一間完全依照着蒙

古式建築和裝飾着的廣殿。坐位上都墊着各種獸皮，在梁王底寶座上，披着忽必烈可汗征雲南時親自射得的獅皮。四壁底上層都掛着把匝刺瓦爾密歷代祖先底武器和甲冑。而下層却陳列着許多俘獲品。殿角上，琉璃廚中，用蜀錦封裹着的，全是各種印信圖符。總之，在這別殿裏，人可以感覺到蒙古人所特有的一種對於自己種族的傲氣。

段平章正在感覺得不愉快的時候，那個一向所瞧不起的驢兒却走上前來，現着一副狡猾的神氣，問道：

「將軍這一次的回來，真是我們所想不到。從前聽說將軍仍舊回到大理去，沒有再來幫助我們的心，可是真的嗎？」

「哦，那全是爲了要回去看看家鄉，一到家鄉就給他們留住了。實在那邊也有許多事情得管理哪。但我可並沒有不肯幫助這邊的心，不過現在這邊沒有什麼明玉珍的亂子，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段平章這樣地回答着。但當他一說到明玉珍的時候，不禁微微地笑了。

「那麼將軍這一次怎麼又來了呢？」

「因為阿檻公主的緣故，所以我又來了。」

「但是阿檻公主却以為將軍要永遠也不回來了。」

「哈哈，你們蒙古人大都是這樣的。但阿檻公主卻不會有這種思想。當我在大理的時候，我常常能感覺到她總是在呼召我回來的……」

段平章這樣說着，兩眼喜悅地望着空中，好像他自身還在大理，而從幻影中看見了他底愛戀着的阿檻公主。他旋即站起來，拍着驢兒底肩膀：

「啊，丞相，你說阿檻公主不是很可愛的嗎？如果我不娶了她，我不曉得她會得嫁給什麼人也許，如果丞相打敗了明玉珍，我看主公一定會把她嫁給丞相的。哈哈，聽說丞相從前也曾經戀愛過公主，這可是真的嗎？」

受了這樣的冷嘲的驢兒，不覺得整個長長的臉都漲紅了。心裏蓬勃着怒氣，咄聲小子，我就快要給你看點利害了。但是，好狡猾的傢伙，他神色不變地微笑着說道：

「這樣說來，我是將軍底敵人了。」

段平章原是一時得意忘形了，所以在耽於阿禮公主的默想的時候，把數年前聽着的話說了出來。但旋即覺得這是太譏嘲了人家。無奈話已經說了出口，也沒有方法能再縮回，他不禁紅着臉好似很歉仄了。可是當他一聽見驢兒底那種挑戰似的口吻，却覺得過失雖則在自己底失言，但無論如何受不下去。於是他也注視着驢兒微笑道：

「是的，如果現正將軍還沒有放棄了那種思想，我一定會把將軍當作敵人的。」

雖然右丞驢兒底心裏真的至今還戀愛着阿禮公主，但容儀止却被段平章底銳利而勇猛的眼光所鎮懾了。他陪着諂媚的笑臉道：

「將軍，你放心罷，我現在還不願意和將軍做敵人呢。」

這樣說着，他就站起來，踱向牆邊去，撫弄着那些掛着的武器。他底手停留在一柄寶劍上，摩娑了一下，回過頭來對段平章說道：

「將軍，我很喜歡將這裏的我們底先英雄輩底遺物指點給你。這就是我們底仁慈

而勇敢的忽必烈可汗底寶劍，他曾經憑着這惟一的武器給我們這裏定下了永久的和平，我想將軍也必然願意來見識見識這樣神物的。」

「啊，你說這就是那殘酷的忽必烈底兵器嗎？他曾經用了牠，在五華樓下刺穿了一位忠貞的武士底身子。以致上天都惱怒了，白日當午的時候，忽然震響着霹靂，將軍難道沒有知道這個故事嗎？如今我見着了這武器，就想起他底殘酷來……」

「但是，在我們這裏，這柄劍差不多就是他底仁慈和勇敢底符信。當他造成了這宮殿，將他底武器懸掛在這裏做紀念的時候，他曾立下囑咐：後世的子孫都要依照着他的劍所做過的事情做，凡是他底武器所沒有做過的事情，一概不准做。」

「在我們的口碑中，不幸他底劍是專做殘酷的事情的。」段平章激怒着說。
驢兒又走向殿角上，撫摩着一副盔甲，向段平章道：

「將軍對於這一副盔甲想必是很熟識的。」

段平章走近去，仔細看着，護心銅鏡上，分明彫鏤着自己家裏的符號：一頭直立着的

勇猛的波羅。註：虎也雖然不知是那一代祖先底遺物，但總之這是段氏底盔甲的事實，已經是無疑的了。

『哦，認識的。』段平章噙着喉嚨說。

於是驢兒含笑地講着這盔甲主人的故事：

『從前我們的忽必烈可汗行軍到這裏的時候，有一個國王是他最強勁的敵人。這個國王，因為他底仁慈、智慧和勇猛，所以百姓們都擁護他。我們的可汗圍了他底大城，經過五個月，城中箭也完了，糧也絕了，那個國王爲了顧惜他底百姓起見，要投降了。但他底百姓們還阻止着他，寧願一同餓死在城內，不願意看見他們底王降給可汗。後來我們底可汗發怒了，做了最大的攻城杵預備搗毀那大城，於是這賢明的國王帶了他所有的臣子，在夜裏趁着他底百姓們不防備着的時候，出城來投降了我們可汗。爲了我們的可汗底仁慈和寬大，他非但被赦免了死罪，而且還被封做四摩訶羅嗟。這裏保存着的就是那個可敬的國王底盔甲，是我們的可汗親手從他身上解除下來的。』

「啊，這是我們的天定賢王啊；我曾經從父老們嘴裏聽見了他底故事。而現在，我難道能夠容忍一個世代的敵人，在我面前，這樣侮辱似地撫弄着他底盔甲嗎？啊，我不懂你們爲什麼要把我帶進這裏來，難道你們願意我激起這幾乎被我底愛情淘汰了的對於你們的仇恨嗎？想想看，一個天定賢王底後裔，雖然他曾經爲了一時的私心，忘記了種族的敵人，但當他覺醒了的時候，他會得一點不遲疑地回復做一個忠孝的武士的！」

這樣說着的段平章，具着凜然不可侵犯的姿度，拔出腰間佩着的長劍來了。倘若驢兒不退後一步的話，便在那劍鋒出鞘的一揮動之間，劍尖直指着他底臉上了。但這時，那個一向坐在錦墊上旁觀着的左丞達的，因爲感覺到了有讓他來排解的必要，所以走上來，插身在這一雙一觸即發的決鬪手中間了。他首先對段平章說：

「將軍先把劍收入了鞘罷，這是違犯了在主公底殿上應守的規矩的。至於驢兒將軍所說的那些話，固然有使將軍忍受不下去的地方，但是，如果將軍現在不是屬於我們主公這一姓的，那是，非但驢兒將軍不會說出這些話來，就是主公也不會有請將軍到這

個殿裏來的主意了……」

然而達的丞相的話，並沒有勸解了段平章底怒氣，反而增加了他一倍的暴躁。段平章像一頭發了性子的雄獅，把劍尖緊對着達的丞相喝問道：

「怎麼！你說我是屬於你們主公一姓嗎？」

胸有城府的達的丞相微笑着，對段平章灣着腰答道：

「是的，我這樣說。因為將軍娶了阿濫公主，將軍就是我們主公一姓的人了。我們主公既然不再把將軍當作世代的敵人，所以要將軍也自己忘記了上輩的事情。」

「哦，因為我娶了阿濫公主，所以要我也做蒙古人了。要我忘記了祖先底屈辱，要我反叛自己底種族，不甚至要我幫助着你們去屈辱我自己底族人，是不是這很好啊！天哪，我真不明白當初怎麼會娶了阿濫公主的啊，公主呀，難道一個天定賢王底後裔肯終於犧牲在你底美色裏嗎？」

聽着段平章說了這樣露骨的話，達的不覺冷笑起來：

「將軍，這樣的不檢的話是不能被主公聽見的。難道將軍現在真的還要反叛嗎？難道我們所聽到的話竟全不是謠言嗎？」

「反叛！什麼反叛！」段平章也氣憤地說。「當我心裏想起回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倒沒有想反叛。但現在看來，爲了我歷代祖先底光榮，爲了我底百姓們永久的平安，我倒寧可捨棄了美麗的阿檻公主，立刻就回大理去了。」

正在說着這樣的怨憤話的時候，飾幔一起，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嚴肅地顯身出來了。這時，天色已經昏冥，有人把火炬拿了進來。在熊熊然的火燄裏，晃動着那些森羅萬象的兵器底黑影。大家都靜寂着，好像看見了什麼恐怖的不吉的預兆。

好久之後，梁王冷冷地說道：

「段平章你還有什麼辯解呢？」

「辯解嗎？我用不到什麼辯解。主公既然聽見了我剛才的話，想必一定也聽到了驢兒將軍和達的丞相的話。沒有他們兩位那樣的侮辱我，我不會說出那樣氣憤的話來的。」

就是主公自己，想必也不能忍受人家當着面講談自己底祖先底受屈辱的故事罷……」

「這樣說起來，事情是你們錯了。」梁王回看着他底左右丞這樣說。「你們難道沒有知道段平章是我底駙馬嗎？好，讓我來做個調人，給你們和解了罷。你們如果要把剛才來到的段平章又趕了回去，也未免太沒有禮節了。況且，哈哈——哈，驢兒將軍，我又要說了，你難道不願意段平章在這裏替我們防守明玉珍那東西的紅巾賊嗎……」

說着他走到已經陳列好的筵席邊，舉起一個酒盞，向他底兩個丞相瀏矚了一眼：「來喝了這一杯，給段平章謝個罪罷。」

四

散筵之後回到私第中的段平章與阿檻公主，各自沉寂地坐在內室裏，段平章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剛才在宮中的事情全忘記了。他祇在那穿過了彩繪琉璃而射出底的炫目的燭光下，耽享着那靜坐在雲母屏邊的錦墩上的久別重逢的阿檻公主底絕色。她分

明比從前消瘦了，但這使段平章感覺到她比從前更美麗。段平章屢次想走近她身邊去狎抱她，但不知怎的，看了她那種從來沒有過的嚴肅和沉思的姿態，却有些凜然不敢犯了。

阿檻公主在沉思些什麼呢？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她是在躊躇着怎樣處置自己底態度。她是敬愛着她底丈夫的，但父親底命令也是不能違背的。而今天父親却威嚴地授給自己一個孔雀膽，竟下了要自己毒死丈夫的殘酷的命。因此，阿檻公主感覺到事情底爲難了。據父親底意志，說是因爲丈夫有了反叛的心，所以非毒死了他不可。這樣說來，如果不實行父親底命令，則說不定丈夫此番回到善闡城來，真是爲的要報復他底亡國之仇。那是父親底生命，爲了是忽必烈可汗底後裔，免不掉有着很大的危險。而且，甚至自家底種族和權勢，都有全部毀滅的可能。但是，如果竟服從了父親，把丈夫毒死了……啊，這是不可能的。誰看見過有人會親自毒死了自己底戀愛着的丈夫呢？一個女人會有這樣大的犧牲精神嗎？況且，這種犧牲還不一定是有效的……

但是，事實上，阿檻公主繼續着沉思，自己總得有一個決定，倘若自己是必須站在父親這一方面的，那就是說，自己是意識地的要做一個蒙古人，要爲了自己底種族而殲滅這個危險的敵人，那麼她底問題就祇在於要不要由自己底手置他於死地。否則，倘若爲了戀愛的緣故，而站在丈夫這一面，那麼現在最急迫的問題就是怎樣使他脫險了。

在伸展於阿檻公主面前的兩條路中間，她底最後的決定是很勇敢的，在阿檻公主是以爲即使保全了自己底種族，以及在雲南的權勢，對於自己是一點沒有什麼好處的。人雖然會說她是一個忠實於自己底種族的女子，但也一定會有人卑視她底毒死丈夫的這種不義的行爲。所以，既然覺悟到了這方面，對於段平章的熱烈的戀情便趁機會在她心中抬頭起來。當她偷眼看了一下那半醉的昂藏的英雄之後不覺獨自悲嘆着道：「哎！既然做了他底妻子，我是完全屬於他的了。蒙古於我還有什麼關係呢？父親底權勢於我還有什麼關係呢？難道爲了與自己沒干係的人而犧牲了自己底戀愛與幸福嗎？」

這時候，納悶着的段平章已經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走到阿檻公主前面，站着。但

阿檻公主並不抬起頭來，還是那樣的低頭凝視着鋪在地上的用猩猩血染禿了的蜀罽。於是段平章完全降伏了，他坐下在她身旁，陪着小心，附着她底耳朵輕聲地說：

「難道我們的久長的離別已經使你惱恨我了嗎？」

阿檻公主並沒有回答。段平章焦灼似地又站起來，在室中來來往往地繞行了幾次，然後仍又坐下在她身旁，附着她底肩膀，一手伸到她底頷下去強迫似地勾起了她底頭部。燭光映照着她底玉脂的容顏，在她底蒙古人的睫毛邊，呈露着晶瑩的淚點。

「怎麼了，有值得這樣地哭泣的事情嗎？」

於是阿檻公主用着一種爽直的氣度，拭了一下眼淚，凝視着段平章，問道：

「將軍，難道沒有覺得父親對於你有些懷疑麼？」

「父親？你說你父親懷疑我嗎？他懷疑我什麼？」

「他說你這一次是來預備反叛的。」

「哦，那不是你父親。那是驢兒將軍，他也許會得這樣地猜疑我。但是，我現在倒並不

想反叛。」

「不但是驢兒將軍，連我父親也這樣疑心着你了。」

「那一定是驢兒將軍竄掇他的。他自會得明白的。他要依賴着我防禦明玉珍。如果我要反叛的話，當初敗退紅巾的時候，早就可以順便克服了你們蒙古人了。難道還用得到現在來蒙一個反叛主公和岳父的壞名義嗎？我全知道的，這裏祇有一個驢兒將軍在妬忌我，他因為我在這裏挫了他底名譽，所以在主公面前說我的壞話。就是今天在宮裏那樣的故意激怒我，看來也決然是他早已計劃着的。」

「那麼，將軍難道真的不是預備來反叛的嗎？」

正在回想起傍晚時候殿裏的那一幕的段平章，又聽了這樣劈面而來的她底追問，不覺得消失了答話的勇氣。真的不是來預備反叛的嗎？想想當初從大理出發的時候對妻子高夫人和文武官員的誓約，想想剛才在殿上因了驢兒將軍底侮辱而奮激起來的決心，更想想自己對阿藍公主這樣的溫順卑微的允許，自己覺察內心的許多矛盾。阿藍

公主底問話還在耳中鳴響着，但自己却無論是或非都沒有這良心來回答了。

「現在是，不論將軍存不存着反叛的心，我要勸將軍離開這善闡城了。在這裏，將軍已經有了生命的危險了。」阿檻公主說。

「難道我不反叛也會有什麼危險嗎？難道驢兒將軍竟敢於和我決裂嗎？在這個城裏，我也有着足夠的兵士！如果他願意挑釁，那是有生命的危險的，並不是我。」

「但人家有了疑心，會得用詭計來陷害將軍的。」
段平章大笑着道：

「詭計，難道蒙古人也是那樣的卑劣嗎？」

阿檻公主靜默着。從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的銀盒來，遞給了段平章。段平章奇異地接在手中，啓了盒蓋，裏面盛着一枚雞卵般大小的翠綠色的東西，宛然像一個沙灘上的石子，但沒有那樣的堅硬。

「這是什麼？」

「孔雀膽。」

「哦，那是很毒的。但這是什麼意思？」

「父親交給我的。他命令我毒死你。」

幾乎不信任自己底耳朵會聽到了這樣的話，段平章過度地驚愕了。難道自己和驢兒將軍發怒的時候的那些話，梁王完全沒有了解麼？難道他的調解是完全假詐的麼？一向是那麼樣簡單的人，決不會做出這種巧妙的行為來的。這一定是那個驢兒將軍底錦囊計策了。他們全都怕着我，所以不惜利用一個女子來暗算我了。

「好，但是你爲什麼先要給我知道呢？」

「我並不會毒死你的。但非給你看見這個，你不會相信他們已經這樣地猜忌着你了。現在我已經決定跟隨着你回大理去，我是屬於你的……」

「怎麼？你說你願意隨我回大理去嗎？不成，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併吞了雲南，報了仇，你才能到大理去。現在，你既然不會再服從你父親這種命令，我還害怕些什麼呢？我們

住在這裏不好嗎？祇要我不反叛，即使我把驢兒那厮勦滅了，想必你父親也一定不至於會怪我的。今天的事情，一定是他聽信了驢兒底纒言了，過幾天他一定會後悔的。總之，祇有驢兒那個混帳東西，是需要我驚戒他一次的。」

段平章說了這種自信的話，隨手將那孔雀膽丟在錦墩上，驕傲地笑着。他俯身下去，把阿盪公主抱起來，一直高過自己，在室中走了一圈，又把他放下在一隻榻上，像對待一個小孩子似地撫拍着她道：

「難道你們蒙古的女人都是這樣害怕的嗎？在我們的種族裏，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會這樣地耽心事的。」

阿盪公主仍然很嚴肅地說道：

「如果把小心謹慎當作害怕，那也祇好由你嘲笑了。但是施宗施秀的事情，難道將軍已經忘記了嗎？」

「怎麼，拿我去比那不中用的傢伙嗎？」

段平章注視着阿閻公主，雖然微笑着，但顯然是對於她這句話有些不悅了。他是固執而高傲的，心中儘管糾纏解決不了的問題，但絕不願意將他底煩惱呈露給人家看見。何況他那時的心中，真的大部分還想依戀着阿閻公主，苟安在善闡城中，而以梁王及其左右丞相底猜疑爲不足懼的呢。所以，不管阿閻公主怎樣的愁悶，段平章在略一遲疑之後，終於把她抱起來，邁步走向那虛空已久的合歡床去。

五

次日清晨，阿閻公主還沒有醒覺，段平章才起身，外面却傳進梁王底諭旨來了。是因爲這天東大寺舉行着演梵王的大典，務必要段平章一同去參加的。接奉了這樣的諭旨，段平章正在沉吟之際，驢兒將軍也來邀他同去了。一看見驢兒，段平章又回復了昨日的怒氣，心裏實在是想立刻把這站在面前的蠢東西結果了才快意。段平章殺機一動，因爲想到東大寺後面有一個龐大的林藪，藪中有着數百年無人走到的沼澤，如果有機會把

驢兒擠下道沼澤中去，倒是很省事的辦法。因為懷着這樣的思想，段平章便微笑着吩咐備馬，不多時以後，他就帶了幾個侍從與驢兒將軍並轡着向東大寺出發了。

在路上的驢兒將軍是滿懷着得意。他曉得在幾分鐘之後，這同行着的在政治上和戀愛上都曾做了自己底勁敵的段平章，就會得被數十個埋伏着的番人刺死在橋下。從此以後，在這善闡大城裏，可以沒有了忌憚的人，一切的政令都可以憑着自己底意志發施了。至於那美麗的阿檻公主，既然做了寡婦，一定也就可以想法使她順從過來的。這樣，我既然做了主公底駙馬，主公又沒有兒子，我也是蒙古族人，將來主公百年以後，這個雲南王底爵位無疑地是屬於我的了。

同時，那個不知大難將至的段平章，却在他底名貴的越談駭上左右顧盼着久別初逢的善闡街市。看了這樣富饒康樂的景象，覺得自己大理的百姓們底生活實在太窮苦了。如果讓他們遷移到這裏來，真不知要怎樣地快活呢？他想像着大理的人民，在自己底保護之下，佔據了這個大城的紛亂和喜悅，不覺得雄心又起。既然能力上是確乎做得到

的，爲什麼不替祖國建立了這個光榮的勳業呢！況且，從昨晚阿檻公主的那些話裏，已經很可以看得出梁王和驢兒這廝對於自己的恐懼了。雖然曾經爲了公主的緣故，說下了決不反叛的話，但爲了要使自己成爲天定賢王底克肖子孫，爲了要創立自己底霸業，則這裏的梁王便免不了是首先要殲滅的人物。岳父那有什麼關係？既然他有了毒死我的決心，難道我還用得到守着這尊卑的禮義嗎？現在，除了阿檻公主以外，沒有一個蒙古人不是我底仇敵了。我將在那大沼澤中間，先淹死了這個可憎的驢兒，然後立刻命我底兵士在一個時辰之內掃盪了所有的蒙古人。今日的太陽，在昇起來的時候，看見了這大城上的蒙古旂，但當牠沉沒下去的時候，將看見那屈辱了數十年的天定賢王底波羅旂重新又飛揚在金馬碧雞之間了。

段平章耽於這樣的狂想，感覺着了不得的舒服。他用嘲諷似的眼來看了那並馬而行的驢兒將軍一眼。正想找一句尖利的話對他說，一不留神，坐騎忽然顛蹶了一下，幾乎把自己倒栽葱跌下來。驢兒也一勒馬繮，閃過一邊，笑着道：

「怎麼了，將軍底駿馬難道也會滑蹄嗎？」

段平章心中納悶。這坐下的越談駿原是大理產的名馬，自己坐了牠十餘年，經歷過數十百場戰事，從來沒有滑蹄顛蹶之失，今天忽然會有此意外，真是奇怪！莫不是這馬年考不能用了麼？還是今天主有什麼凶事？是的，曾經有人說過，凡是名馬都有先知的本領，主人如果有什麼危險，牠總事前有變異的行動，作爲告警的。如此說來，也許今天的戰事是有些棘手了，也許我不能把這奸刁的驢兒淹死了，甚至，也許我自己會被他們殺死的……

一想到死，雖然以段平章這樣的英雄，也竟不覺感到一陣寒顫。而這時，他和驢兒已經行近善闡城中，最宏偉的通濟橋了。

正當段平章勒起馬頭要走上橋級的時候，驢兒底坐騎已經停止了前進，向橋下的斜路裏去了。段平章祇覺得好像有什麼兵刃刺進了馬股，那越談駿便第二次地蹶了下來。便在這一瞬間，段平章底四周已經圍住了十數個不知從那裏奔過來的黑面的番人。

他們手中都執着鋒利的兵器，一聲也不響地，望段平章身上擊刺過來。另外有些番兵則抵擋了他們侍從。這樣，連得跳下馬來向腰間去拔劍的餘裕也沒有，在激怒與痛楚的各雄獅般的吼聲中，英武一世的大理總管，雲南平章，段功將軍便死在驢兒丞相底陰謀裏了。

得到了段平章底凶信的阿蓋公主底哀慟，是我們所想像得出來的，但驢兒丞相因為關心着她而早已遣派了來人安慰她，勸阻她自尋短見的事實，也同樣的是在我們意料中的。阿蓋公主曾經幾次想自殺，但都因為被監視着而失敗了。人人都說段平章是爲了要想謀反而被梁王殺死的，所有的蒙古人都痛恨着段平章，以爲他底死是一樁幸運的事情，雖然有些還很感謝着他從前替他們敗退明玉珍的恩典。所以對於阿蓋公主底過分哀痛段平章，大家都表示着不滿意。

一個年老的宮女說道：

「公主，想想看，如果段平章謀反成功了，主公和我們這些人就全都要給大理來的蠻兵俘虜去了，那時候公主會怎樣的悲痛呢？現在段平章既然伏法了，公主理應替主公和我們底朝廷慶賀啊！雖說是夫婦的情分，但是如果公主還沒有忘記了自己是個蒙古人的話，那麼一定會覺得這樣地痛哭段平章是不很好的了。」

另外一個受了驢兒丞相底教唆的女侍說道：

「不要爲了段平章而這樣悲傷罷。這是全得怪主上錯了主意的。爲了要依仗他底勢力，不惜把我們蒙古的女兒嫁給這個不知報恩的南蠻子。他在大理見放着妻子，萬一謀反成功的話，說不定他也會得把公主殺掉或拋棄掉了。他難道真的會戀愛一個仇敵底女兒嗎？現在，但祇要想一想我們底種族，想一想我們底大可汗在雲南的事業，恐怕公主也會得笑起來的罷……」

老老小小的宮女，整天地伴着阿檻公主，說着種種勸解的話，並且編造出許多段平章蓄意反叛和拋棄她的消息，企圖平靜了她底悲憤。但是矢志不移的阿檻公主，却深深

地決定了她底主意。雖然丈夫底部下已經被俘獲了，雖然連得丈夫最親信的從官楊淵海都自盡了，但這個不能容忍的深仇，却是非報復了不可的。現在自己底地位已經完全是段平章底妻子了。祇要一想到父親及其丞相絕不顧惜自己地用了那樣卑劣的手腕來害死丈夫，便不覺得怒氣填滿了酥胸。什麼自己的種族！什麼父親！什麼丞相！這些都是仇人了。

六

因為丈夫被暗殺的怨憤使阿檻公主對於自己的種族懷着很深的仇視，所以她拒絕了一切的訪問，孤獨地在衆宮女底監視之下生活着。

一方面，左丞相達的和右丞相驢兒二人之間的敵對的形勢又形成了。在驢兒是以爲段平章死後，阿檻公主如果再醮，一定非嫁給自己不可的。其實，這裏也沒有什麼「如果」的假定，簡直的就是強迫了她答應，就是梁王曉得了也沒有辦法的。按照着蒙古

的風俗，與一個嫠婦私通子，也絕不是犯法的事。難道做了公主就有了例外嗎？因爲有了這樣的思想，所以他就時不時的來到阿檻公主面前獻媚了。但是，那狡黠的達的丞相，雖然也以爲這是妾得阿檻公主的好機會，却另有一個主意。他很看得出阿檻公主這時正在悲哀和寂寞的時候，如果有適宜的安慰和同情去給她，她是一定會得表示歡迎的。而如驢兒那樣的殷勤地去作可憎的噓寒問暖，雖然阿檻公主不敢像對待別個蒙古人那樣的拒絕不見，但一定是她所不願意的。所以，爲了要成熟自己底機會，達的丞相祇是悄悄地旁觀着驢兒丞相底愚蠢的戀愛的謁見，直到他看出那心中狂熱着的驢兒，已經達到了不能再忍耐阿檻公主底冷漠，而預備施行他底暴力了的時候。

於是，在不被一人所見的某日，達的丞相獨自個以「有機密消息奉白」的名義來謁見阿檻公主了。當一看見阿檻公主底娉婷的姿態，在縞素衣裳的襯託之下，從屏風後邊閃出來時，年少的丞相底心中就立刻漲滿了對於他底情敵粗鹵的驢兒的嘲諷的氣分：「好，瞧着罷，讓我來擺佈你！在這裏，未必帶兵的人是一定會勝利的。難道你會得處置

了段平章，就沒有人會處置你嗎？」

因為懷着這樣的使自己感覺到非凡之舒服的狡猾，達的丞相便微笑着對阿檻公主說：

「一個機密的消息，公主，使我覺得不能不來告訴。因為對於段將軍底死，當我曉得了他真的沒有想反叛的時候，我也很痛惜的。現在，我們才知道這裏另外有一個將軍他爲了妬忌段將軍再回到這裏來做平章，並且因爲他對於公主還懷着一種不正當的意念，所以故意激怒了段將軍，讓他自己說出反叛的話來，使主公承認他去謀殺段將軍。因爲發覺了這樣的緣由，又想念着段將軍所受着的冤屈，所以敢於來告訴把公主。聽說這殘忍的將軍，近來還不時的到這裏來，看來公主爲了替丈夫報仇之故，非設法對付他一下不可呢。」

阿檻公主正在惱恨着那面目可憎的驢兒，現今又聽了達的丞相有力的挑撥，一時間，不覺把所有的怨恨全都彙集到驢兒身上去了。她想像着他底陰險的臉，他底可怕

的微笑，又想像着溫柔慷爽的丈夫段平章，這樣的對比，使她咬牙切齒地，不顧達的丞相在旁邊，竟哭泣起來了。

這是自己底政策見了效驗的表示，達的丞相暗自點着頭，悄悄地走了。

一夜，剛是涼秋天氣，阿檻公主在園中的小亭內憑欄坐着，看着那些月下的樹木和花草，冷着銀鱗的微波的池水，不用說，又悠然回憶起亡故了的段將軍來。想着昔年的秋夜，他們曾在這裏夜宴。在同樣的月光下，段將軍曾對她說了多少柔情旖旎的話語。而這次回來，直指望能夠再同度着那溫馨的春花秋月，却不想竟成了永遠的離鸞別鵲！阿檻公主不覺傷心得下淚了，在這樣美麗的背景中，在這樣真摯的情緒中，她慢慢地綴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哀歌：

我家住在雁門深，

一片閒雲到滇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躑躅彩。
吐嚙！吐嚙！阿奴，
施宗施秀同好歹。
雪片波濤不見人，
押不蘆花顏色改。
肉屏獨坐細思量，
西山鐵立霜瀟灑。

正在低吟着這哀歌以略自舒遣愁懷之際，忽然宮女尋來報說：「右丞相請見。」好

個不知趣的驢兒臉，當着人家正在惱怨你的時候，竟敢大膽地趁夜間來找我做甚？阿檻公主嫌厭之心一起，臉色便顯得格外地青白了。她冷峭地對宮女說：

「去回了罷，說我今夜不見客了。」

但是使阿檻公主免不了大吃一驚的。却是在不多時之後，她看見一個人影在披拂着那些垂下的花葉，直走向她所坐着的小亭來。一點沒有容她考慮和喝問的餘裕，那人影已經呈顯着一派拙劣地挑誘的笑容站立在她面前。這就是驢兒丞相了。

「誰！你是誰？」

受驚着的阿檻公主退了一步，倉卒地這樣問，雖然她是早已看出這是誰了。

「我，公主，別要怕，我是來問候問候公主的。」

哆露着他底闔不上來的厚脣的嘴，蠢然地說了這樣的話，驢兒丞相已經逼近了她底身邊了。

阿檻公主又退後了一步，憤恨與恐怖交襲着。想起了左丞相達的所告白的話，又目

擊着當前的露骨她表示，她愈覺得這驢兒將軍底可憎了。她沉默着，在斜進小亭來的月光下，顯現着責問的神情凝看着他。但驢兒還是厚顏着，假意地向四周流盼了一下，用着一種矯作的斯文的儀度說道：

「好月光啊！公主想必是在這裏賞月了？」

這時候，百步之外，從那槎枒的古槐樹上，有一隻輝映着牠的奇麗的翠羽的孔雀斜飛下來，停止在甯靜的仙潭邊的白石欄上。這對於阿蓋公主分明是一種暗示，公主不禁想起了從前父親賜給她，叫她毒死丈夫的那個孔雀膽來了。蒙古女人所特有的一種剛勁又回到她身上，她底幻想遂集中到在這可紀念的皓月光下，親手爲丈夫之死復仇的那個美麗的場面了。

「是賞月哪！將軍來得正好，何不在這裏同飲一盃呢。」阿蓋公主喜悅地這樣說。聽了這樣溫柔的邀請而喜出望外的驢兒將軍，是除了訥訥地說一句：

「如果公主高興，小臣是無不奉命的。」

之外，再也沒個安排處。當公主說是爲了吩咐侍女陳設杯盞而入內去之後，驢兒將軍獨自個在小亭內的那種躑躅不寧的情狀，實在不是著者底筆所能描述的。

小亭中陳列着壺觴，公主與驢兒將軍對坐着。雖然尙未飲了多少酒，但因爲公主底態度之突然和藹可親，將軍底說話和行爲便顯然漸漸地更不檢了。

「自從段平章死了之後，公主不覺得寂寞嗎？」

「嗯，就是覺得寂寞，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

「這樣說來，公主也應該自己尋些快樂才是。」

「不是這樣嗎？所以請將軍在這裏喝一杯酒，賞賞這樣難得看見的月亮囉。」

他們交換着類於這樣的談話。同時，公主却懦怯地幾次三番想向懷裏去掏摸剛才帶出來的孔雀膽，覷便投在驢兒將軍底酒壺裏。但因爲這會費了許多躊躇的時間，在容色上不免顯露了一些窘亂。最後，當公主假托着測看驢兒將軍底酒壺內還有多少剩餘，而投下她掌內所隱藏着的孔雀膽底粉末並且殷勤地替他斟出一杯酒來，顫抖地強邀

他飲盡的時候，不幸被這一向以粗鹵出名的驢兒將軍全都識破了祕密。

頓然驢兒將軍臉色一沉，威嚇地微笑着，將公主給他斟的那盃酒還遞給公主。說道：『這一盃，算是小臣奉敬公主的罷。』

畢竟是個女子，當着這樣的情形，便立刻完全顯露出驚慌失措的神氣來了。公主站起來，推辭着驢兒將軍手中的酒盞，聲音是愈顫抖了：

『不，我不能再喝了……』

勃然大怒了的驢兒丞相，到了這時，已經不再是公主美艷所能約束的了。他以舉銅盾的臂，像攫取一個渺小的昆蟲似地，將阿藍公主挽在懷中，一手便將那盃毒酒傾注在她底朱唇裏。這樣做罷，他把公主放開了，宛如一匹老年的怪鷗，他磔磔地狂笑起來。

公主瘋狂了似的疾奔而出。修長的白練的裙裾，曳在地上，反射着銀光的月色，恰如一個幻異的女仙在神島的茂林中行過。她奔到那寒冷的古潭邊，正如剛才所看見的那隻孔雀一樣，俯伏在白石欄上，使沉默的潭水永遠留住着她底最後的情影。